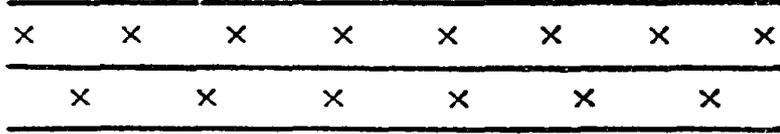


629  
436  
2



新中華叢書  
史地研究彙刊之一

西  
陸  
史  
地  
研  
究

吳景敖編著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3 0662 4004 9

## 姚序

不通邊裔史傳，無以治中國民族史，不通中外交通地理，無以治中國文化史，吾國政教，漢唐稱盛，而其國運興衰，文物流變，秦半皆受邊裔民族之影響，此讀陳寅恪氏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可徵也。顧邊裔荒遠，地理隔絕，語言既不通，文字須重譯，部族興衰迭變，郡望更置相乘，探索會通，殊非易易。自清之中葉，西人倡研吾國西北交通，直至清季，始漸引起國人之注意。九一八事變以後，國難日亟，開發西北呼聲益甚囂塵上，於是私人潛研或團體探檢之風亦日以增盛，然豐於學識者，往往高於實地經驗，而以語文隔膜，學驗俱豐者，亦每不能通其流變，遂致地望誤置，通變爲難，西北雖大，國人對之終覺邈然。

吳君景敖，余之同窗友也，出大學後，卽從政西荒，足迹所至，輒考當地史跡，探研土著語文，用力既勤，所獲斯富，初不願舉以示人。抗戰軍興，政府輾轉西遷，吳君從政中樞，而余以中華書局總處西遷，在渝主持新中華筆政，復得時相過從，遂敦促出其餘緒，就當時最爲人所注意之西北交通隘路，作系統之論著，分期刊載，其精湛處不一而足，略舉數端，以覩大要：

近人考素吐谷渾境之西傾山，輒誤以疊桑巴爲其主峯，殊不知疊桑巴乃疊山之別稱，而西傾山今稱麗嗟布洛岡，卽清一統志之羅插普喇山也。大非川爲薛仁貴敗績之所，唐書地理志置其地於赤嶺河源間，通鑑輯覽注中誤以當青海西之布喀河流域，而馮承鈞氏因之；作者按其方向里程，證明其地卽爲今之切吉曠原。南疆與北印間之行軍通路，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逕置一綫於今拉達克和閩間，今其揣擬已爲十年前馬仲英部馬虎山餘衆

山南疆運入北印生還無幾之事實予以否定。作者就歷史地理多方面考證，認為僅呼噠谷坦駒嶺一途有此可能，其地蓋即唐時吐蕃北上，高仙芝南下之路綫，而慕利延容即開其先路。拉薩大招寺長慶間唐蕃和盟碑所記清水兩界驛路，載明洮、岷以東屬唐，此清水，任乃強氏置之於隴縣，天水間之今清水縣境，作者就盟文及藏史等記載，以實地勘测後，知其地當在今洮、岷、野狐橋之東。

自臨洮下大理之元代平滇路綫，尤為現代中外學者所注意而迄未獲得解答之問題。美國哈佛大學陸克（J. Rock）教授自大理出木里、松潘、洮、泯、拉卜楞、顧頡剛氏道出河湟、洮、岷，均曾涉獵及之，但迄今尙未聞有較為具體之見解提供當世。今此一舉世史家已聞名之行軍路綫，經作者親歷考察結果，已可明其大體，舉要言之：元史世祖本紀載忽必烈自臨洮，軍次塔拉，分三道以進。歷來解元史者輒置塔拉於吐蕃境，今其地已考得即為甘、川邊境松潘以北卓尼所屬下疊部之達拉溝。又元良合台傳載大軍自且當嶺入雲南境，遂至金沙江。此且當嶺解元史者固亦不知其即為康、滇邊境定縣以南中甸所屬北區之灘堆丫口。時至今日，此達拉溝與灘堆丫口，固仍為甘、川、滇間商旅駁幫通行之重要隘路，尤為有力之佐證。

凡此諸端，作者皆就歷史地理交通各方面糾其繆，故刊出後，極得各方之好評。最近復以應社會人士之要求，交由中華書局單行問世，而以國內人士對西北問題注意者多，並將其所著之有關西北史地論文為世人所特別注意者，並彙刊一書，題名西陲史地研究，備各方觀覽焉。

方今西北邊疆正當多事之秋，此書之出，堪供國內人士留心此問題者研究上之參考，爰贅數語以為之介。

# 西陲史地研究目錄

## 西陲重要隘路之研究

- 一 吐谷渾通南朝闕賓之路……………一
  - 二 河湟洮岷吐蕃之通路……………一〇
  - 三 黨項故道與尼波羅故道……………一九
  - 四 元代平滇征緬路線……………三〇
  - 五 西陲重要隘路新評價……………四四
- 清代河湟諸役紀要……………五六
- 川青邊境果洛諸部之探討……………七二
- 讀校河西新疆地圖集……………八〇
- 附圖目錄
- 伏俟城及赤水河南交通線……………二

吐谷渾與南朝于闐間之交通幹線……………三

慕利延自白蘭出于闐罽賓之路線……………六

慕利延出罽賓之隘路線……………九

唐使入蕃河源故道圖……………一一

唐蕃交通要道清水界路圖……………一七

唐蕃茶馬市易幹線圖……………二二

拉薩卡德滿都間尼波羅故道圖……………二六

忽必烈自臨洮分三路進兵大理路線圖……………三一

# 西陲史地研究

## 西陲重要隘路之研究

### 一 吐谷渾通南朝賓賓之路

#### 一 吐谷渾通南朝之路

史載吐谷渾盛時，其主阿豺嘗升「西疆山」觀「墊江源」問於羣僚曰：「此水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其長史曾和對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海。」阿豺因遣使南通劉宋，宋武帝於景平元年封阿豺爲澆河王。按仇池爲今甘肅成縣西南，武都東北之大山，爲氐酋楊氏之根據地。晉壽故址在今四川昭化東南二十五公里。宕渠廢城位於四川南充之北。墊江舊郡爲今之合川。此所謂墊江，蓋卽自重慶匯於長江之嘉陵江也。流經武都南下之所謂墊江源，自係嘉陵江上游之白龍江，白龍江亦稱白水江，源出西傾山東麓，初爲撒路、崇路二溝，匯於郎木地方之賽持、骨堆二寺間，自疊山、岷山峽谷中奔騰東下，過古疊州、西固，而趨武都。疊山藏名疊桑巴，蒙名忽爾幹；岷山東南卽羊膊嶺、摩天嶺，均爲西傾山東南向延伸之支阜。古疊州遺址現稱「巴什旦卡」，在上疊部之江洪灘，爲白龍江南岸適於稻作園藝之一小平原，附近兼饒森林沙金之利，居民自稱曰「疊胡」，屬於卓尼，此在隋唐以前，固吐谷渾之轄境也。西傾山卽西疆山，爲黃河白龍江之分水嶺，其主山東距郎木地方骨堆



伏 俟 城 及 赤 水 河 南 交 通 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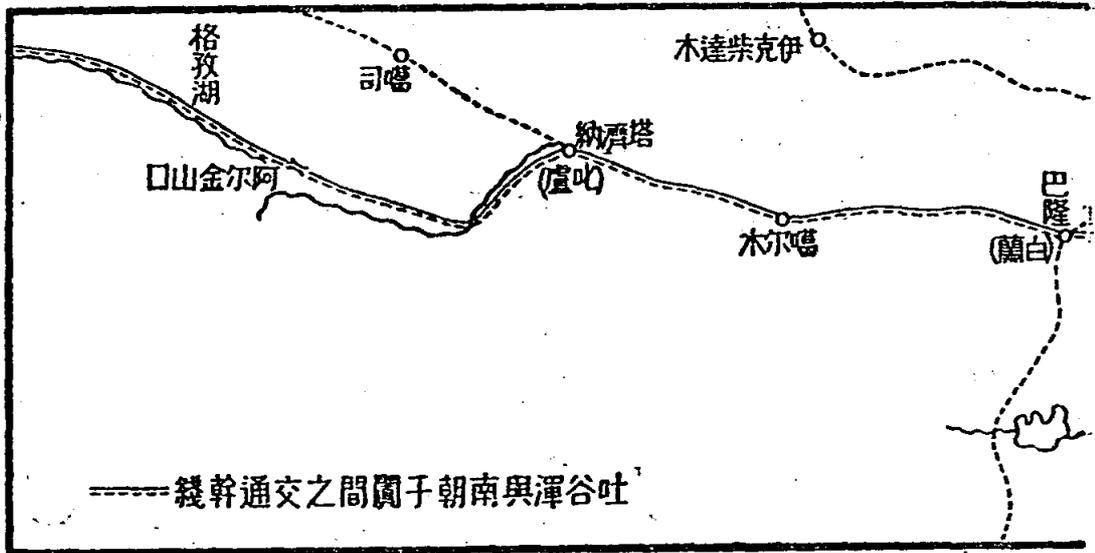
寺，西距黃河沿岸之作格尼馬冬帳所在，各五十公里，拔海四〇〇〇公尺，凝結岩之羣峯峭然羅列，山巔長夏積雪，附近居民現稱之爲「麗嗟布洛岡」，卽清一統志中所謂番名「羅插普喇」山之原音。時人有誤以疊桑巴爲西

傾山者，此不明西傾之外尙有疊山故耳。

南齊書河南傳載：吐谷渾在益州西北，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

成都千餘里。龍涸今卽四川西北之松潘縣，北逾羊膊嶺逕通白龍江上游之古疊州。疊州北出疊山石門（海拔四五七三公尺），順卡車溝渡洮，爲洮州舊城。舊城西五公里爲「古札」川，川係平川，而非河川，古札發音如「郭爾贊」，其北阜尙有吐谷渾之故壘。或傳此卽「賀真城」遺址；亦卽貝爾（G. Bell）英譯布達拉吐蕃東征紀功碑中之“Kartsen”

地方。古札俯瞰洮州舊城，縮澗洮、岷、松、茂、河、湟間諸交通線，吐谷渾在隋唐吐蕃間一再易主，是傳說與史籍頗能印證相符。另考之南齊書魏虜傳，托跋語帶仗人爲「胡洛真」，元史塔察兒傳，蒙古語佩囊韃侍左右者爲「火兒赤」，又安母多藏語，古札義爲權門貴胄，若謂三者均指親貴藩鎮而言，其間自見互爲貫通，是則關於古札吐谷渾故壘之傳說，容可以胡洛真、火兒赤、Kartsen、古札、郭爾贊，同爲賀真之轉音，而得一解釋。自古札川西北出拉卜楞（今甘肅夏河縣）隆務寺（今青海同仁



於托拔，蘇僕延之於速附丸，赫連勃勃之作弗弗，又常與通，（如阿干之於阿吉，祁連之於岷崙，移里董之於伊將格因。）證之女真語之「勃極烈」蒙古語之「伯奇」滿洲語之「貝子」或「貝勒」突厥語之

中縣）即為貴德。拉卜楞處大夏河上游，與洮河上游原均係循化南番地方，亦曾同為吐谷渾之故土；貴德係澆河故址，亦即吐谷渾阿豺建牙之所。可知自貴德經洮，疊東下嘉陵，固為阿豺通南朝之故道；而當時之龍澗，亦不難想見其為吐谷渾自洮，疊南下之另一重要門戶。

### 二 伏俟城及赤水河南故道

北史吐谷渾傳載：「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廓而不居，恆處穹廬，隨水草畜牧。」此可以說明吐谷渾之撤離河、湟、岷、松、茂而西徙，其治所亦由澆河而遷於伏俟城，伏俟城故址在青海西岸，今布喀河下游入海處附近小型沖積扇之上，即漢平帝元始四年王莽諷卑禾羌獻西海地置郡處。所謂雖有城廓而不居，蓋指伏俟城即西海郡治之龍夷城而言。

布喀河流域，初固山卑禾羌居之，（青海原稱卑禾羌海；遠至大通北二十五公里之撥科山，亦可視為往昔卑禾羌放牧所及之地。）吐谷渾既有西海郡故址，始號伏俟城。考漢北金山語系發音，常與通，（如阿干之於阿吉，祁連之於岷崙，移

「伯克」「帕克」概與鮮卑語之「孛董」同一語根，而均含有君長之義，可知伏俟當即爲孛董之轉音。吐谷渾以西海郡故城改稱爲伏俟城，蓋即自此爲其王城或首邑也。隋大業間關西海，仍於伏俟城置郡。迨吐谷渾被迫徙涼州，其地遂淪入吐蕃，其後蒙人移牧西海布喀河流域，東迄青海北岸，又均爲青海和碩特蒙旗放牧之所，始有布喀之稱。布喀爲蒙語「巴格」之訛，巴格於義爲「小」，意謂較之黃河，布喀河固應以「小」河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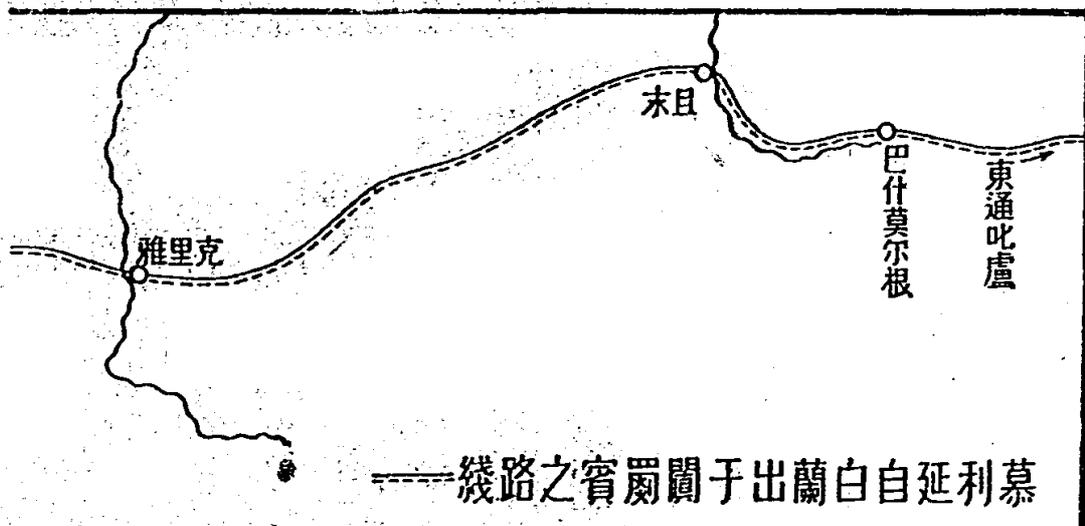
阿豺、夸呂間，尙有吐谷渾君長慕利延，自河湟經白蘭，出于關，征鬪賓之壯舉。英史家巴克(H. Parker)稱此爲奇跡。魏書吐谷渾傳及西域傳載：北魏世祖遣將攻吐谷渾，慕利延走白蘭，復命征西將軍高涼王那等討白蘭，慕利延懼，驅其部渡流沙，西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復南征鬪賓。按慕利延於太延三年(公元四三七年)受魏封爲西平王，西平(今青海西寧)爲先零羌之轉音。漢通西海之幹路，必自今西寧出丹噶爾(即湟源)，環海北之剛咱千戶、尕旦寺和碩特蒙旗牧地以至龍夷城，即伏俟城故址，再西南出希里溝(即都蘭)，而通柴達木盆地。此於三角城(今海晏)附近亭燧舊跡之密，可以見之。惟南史載吐谷渾初由枹罕(今甘肅臨夏)西南至赤水(今興海)是慕利延時代之吐谷渾，應尙以西平西南之澆河至赤水一帶爲其活動中心。慕利延西行故道，亦當自貴德溯河逕西，度郭密、曲溝(今共和)赤水故城，由大河壩(興海西三十公里)西南越海拔四四〇〇公尺六月飛雪之札梭拉大山(積石山西山支阜)沿哈喇淖(黑海子)順巴隆河水系之幹流(亦作柴達木河)西上，以出柴達木盆地。此即隋大業四年裴矩以鐵勒擊吐谷渾，拔赤水，其酋伏允南奔雪山之故道。

赤水故地濱臨黃河，黃河上游水流大致平穩，由拉加寺(今同德)出大峽谷，波濤奔騰澎湃，挾上游黃土赤沙以俱來，悉爲所沖激，水乃成赭色，赤水之名因此。自赤水以下，地多沃壤，隋唐間固曾以此爲經營河源之基地。赤

水東南另有捷徑通拉加寺（路線大致與黃河大峽谷平行），東經和碩特前首旂（亦即所謂青海黃河南蒙古親王之地），度拉力關，東下古札川，以接洮州舊城；或東北出夏河，以通臨夏。凡由柴達木盆地逕走洮河、大夏河及嘉陵江、岷江諸流域者，多直出此道。民國二十八年春，筆者受命率一九一師騎兵部隊及洮岷路藏騎兵，生致隴南著匪李和義於洮西鹿兒岔之役，其供詞：「民國二十三年，曾率洮岷子弟千人，循此道赴新疆援金樹仁，以雪阻於拉加寺附近，致未果，此道因在黃河之南，可稱爲河南道」云。按南史曾以吐谷渾地在河南，因以稱之爲河南王，現下河南蒙古之稱號，亦因之。再考梁書諸夷傳載：西域滑國來貢，並云：「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滑國即嚙噠是南朝之梁，與西域嚙噠、龜茲、于闐等地之交通，亦曾利用此捷徑也。

### 三 白蘭于闐間之交通線

魏書白蘭故地之方位，今人丁驢教授置之於通天河上游，亦有置之於康青邊境及川北者，其中可議之處甚多。考周書載：白蘭羌「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鄒鄂。」通鑑晉紀安帝隆安四年條注云：「乙弗敵亦鮮卑種，居西海。」北史又謂：「乙弗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乙弗敵」爲吐谷渾西北大藩，「乙弗」「利模徒」當均爲乙弗敵之轉音，「鄒鄂」應爲今察拉（巴顏喀喇山）以北，星宿海（河源）以西，菩提嶺（柴達木南山）亦作布爾汗布達山）以南，奈直河東源「舒嘎」河（即舒嘎果勒）流域之轉音。是白蘭羌之舊境，容可確定其爲菩提嶺以北，札梭拉分水嶺以西，柴達木沮洳地東南之巴隆河流域。巴隆河中流，現有常爲蒙古包密集之地，仍曰巴隆；其東南十五公里曰宗卡，爲旂札薩克之治所；巴隆帳落之東北十五公里，另有地曰香日得（今香德）晚近東干、撒拉在此試種稞麥、蔬菜，頗獲其利，今已成爲柴達木盆地東南部邊緣地帶中最有希望之墾區。



凡由西寧經此取道當拉嶺、黑河（藏名納曲卡，怒曲，蒙名喀喇烏蘇）一線入藏，或取道台吉淖、阿爾金山赴南疆之隊商，多視此為糧秣補給之中繼站。巴隆河流域，在青海、南疆間現行交通上之地位，實亦足以印證其為吐谷渾、于闐間之白蘭故地而無庸置疑。反之，姑以置白蘭於通天河上游之說為可信，則通天河以西固無流沙，于闐亦不在通天河之西，而慕利延由白蘭西入于闐之紀載，殊難獲得適切圓通之解釋。

于闐今為和闐，山巴隆河流域通和闐之道有三：其一由巴隆西北出柯力克（柯魯溝，今通新），經巴格柴達木（小柴旦）、伊克柴達木（大柴旦）、當金山口，至甘肅敦煌南湖，合陽關古道而西。此當係鐵勒入侵吐谷渾之間道，內由柯力克至敦煌一段，且曾為西北行營甘青經濟考察團之經行路線；其二由巴隆西渡奈直河，過哈濟、噶司，西北經烏爾騰、格致湖（格致庫勒）入新疆境，橫越阿爾金山出諾羌，與自陽關西來之第一線合而西向，此當為吐谷渾與龜茲及乙弗之交通幹線，內由烏爾騰至諾羌一段，且為近年甘、青、新邊境哈薩克人經常流徙之通路；其三由哈濟西南經布輪台、湖楚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境，西越阿爾金山，順阿雅克庫木湖（亦作阿雅格庫木庫里湖）過巴什莫爾根，順車爾成（卡牆）河源西下，出且末，再與自陽關及格致湖西來之第一線、第二線合而西向，經克里雅（今于闐）至和闐，此第三線自

中

巴隆以迄和闐全程，曾爲英人費理明 (P. Fleming) 所通過，亦即現今西寧和闐間之隊商行道也。

上述三線中之第一線，行程甚爲迂迴，且自柯力克至伊克柴達木一段，接近自西寧經海北西來之另一通路。慕利延既圖西遷，自無須故意北向繞道，以備隨時接受可能來自西平方面之襲擊。考隋書吐谷渾傳載：伏允遁，其故地皆空，且末以東，皆爲隋有。是吐谷渾西界原接且末，固可逕由且末直走于闐，而無須北迂繞行。姑羌自且末西去于闐，路線大致沿塔里木沙漠南部邊緣而行，此與渡流沙西入于闐之紀載毫無參商。又考上述哈濟西南楚拉克阿干河谷，原爲鮮卑語之地名。楚拉克應爲魏書所載西方鮮卑部落「叱盧」之轉音，阿干之義爲兄長，以此河谷之名爲楚拉克阿干，不難想見此係吐谷渾領有其地時爲之，其意蓋指此河谷係叱盧氏上房之所居，是亦堪爲慕利延當循此吐谷渾人常相過往之楚拉克阿干河谷西入于闐之另一有力佐證，殆可信然。此一通路數度易主，沿線原有吐谷渾通用語之地名，都已爲後來各族通用語之地名所替代，如阿爾金山以東，哈濟北隅之台吉淖，爲蒙古語地名，義爲太子湖；阿爾金山以西，巴什莫爾根北隅之祁羅漫塔格，爲突厥語地名，義爲天山。所謂鮮卑語地名楚拉克阿干之殘留，特爲此廣大覆蓋層中之露頭耳。

#### 四 慕利延出罽賓之隘路

于闐之爲吐谷渾西域間交通要口，固不自于闐役屬吐谷渾始，自于闐西向之主要交通線有二：其一由于闐子合（即斫句迦，今葉城），竭叉（即結沙）諸地，逾葱嶺（即帕米爾）出中亞及北印，此即佛國記中法顯經行之路線；其二由于闐諸駒波（即葉城），漢盤陀（今蒲犁），過呼犍谷（即鉢和），出嚙嚙，乾陀羅，此即洛陽伽藍記中惠生、宋雲西行之路，亦即大唐西域記中玄奘東旋之路。考梁書原有天監十五年滑國厭帶夷栗陀遣使經吐

谷渾入貢，後稍強大，征其鄰邦波斯、罽賓、于闐等國之紀載；又隋書亦云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青海，因生驄駒。是則此時之波斯草馬，固可由烏滸河流域（當時曠、曠活動中心地帶）東溯呼嚨谷一線，以出于于闐、吐谷渾，即滑國來使，亦可由此道經吐谷渾逕由巴蜀通南朝。此就當時國際情勢言之，自以不由河西走廊道經北朝較為有利。

當時罽賓之位置，應即為大唐西域記中之迦濕彌羅（今克什米），其國「環地四千里，山回繞之。」東鄰吐蕃，西通波斯，南下天竺，北接勃律，擁有象、馬、步三種兵，輸糧足供二十萬卒食用，有國以來，並臣中土，開元中，金城公主自吐蕃遣漢使二人偷道至箇失密，欲投其王眞陀羅祕利，謝颺以之奉表轉聞於唐，箇失密亦即罽賓也。日本學者羽漢了諦曾就當時于闐與迦濕彌羅之佛教關係，臆測兩地之往還，必於雪山（喀喇崑崙）間另有捷徑可通，其意當指現行和闐、賽圖拉、列城（Lea）間，與和闐、蒲犁、吉爾吉特（Gilgit）、司林諾哥（Srinagar）間一隘路而言，特彼於神話傳說之外，無可引證者。按和闐、賽圖拉、喀喇崑崙山口、莫爾固（Mirgo）、貝那密克（Panamik）、列城一線，自塞圖拉至莫爾固間，沿途人煙絕跡，無行旅設備，其中所經喀喇崑崙山口，海拔五六五六公尺，現僅為少數商旅及和闐赴麥加朝聖之若干回教徒所過往；又和闐、葉城、蒲犁、烏家壩、丕衣克卡、密士格（Miscan）、吉爾吉特、司林諾哥一線，山和闐至密士格間，沿途人煙稀少，鮮行旅設備，其中所經之洪吉刺堡山口，海拔四九〇八公尺，美人賴德懋（O. Latimore）夫婦曾通過之，現僅為中印陸上國際郵路路線所經，民國二十五年麥穆提、馬虎山餘衆千騎，出洪吉刺堡山口赴印，凍餓之餘，生還僅數十人，此可信以上二線之不宜於大隊行軍。凡此二者，度必不為慕利延由于闐出罽賓時所採用，是可斷言。

關於慕利延自于闐南征罽賓之行軍路線，以手頭缺乏資料，未能獲取直接之證據，不無遺憾。惟就當時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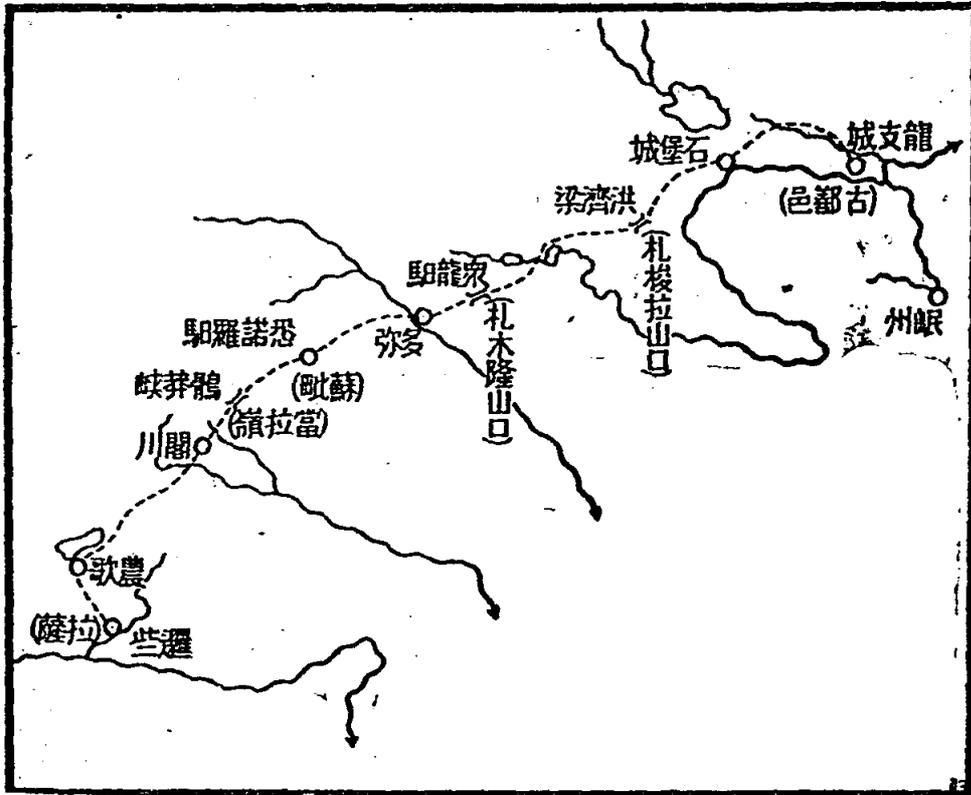
## 二 河湟洮岷吐蕃之通路

### 一 劉元鼎奉使入蕃之河源故道

唐穆宗長慶元年九月，吐蕃使論訥羅邀盟，命大理寺卿劉元鼎爲會盟使，與論訥羅西行，自龍支城過石堡城，出赤嶺，經蒙谷、龍泉，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尋河源，復南三百里，逾紫山，於翌年四月抵閭懼盧川贊普夏牙，與吐蕃大臣鉢擊逋等爲盟。元鼎入蕃行程，可另於西藏圖考附載之唐蕃交通路線中詳之。圖考註記：振武軍西二十里爲赤嶺，其西卽開元中唐蕃界址，自振武經尉遲川、苦拔海、王孝傑米柵、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經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綠驛，吐蕃界也。又暖泉、烈謨海，四百四十里渡黃河，又四百七十里至衆龍驛，又渡西月河，三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犁牛河，渡籐橋，百里至列驛，又經食堂、吐蕃村、截支橋，兩石南北相當，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驛，乃渡大月河，羅橋，經潭池、魚池，五百二十里至悉諾羅驛，又經乞量甯水橋，又經大速水橋，三百二十里至鶻奔驛，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勞於此。又經鶻奔峽，十餘里，兩山相罅，上有小橋，三瀑水注如瀉缶，其下如煙霧，百里至野馬驛，經吐蕃墾田，又經東橋湯，四百里至關川驛，又經恕謨海，一百三十里至蛤不爛驛，旁有三羅骨山，積雪不消，又六十里至突錄濟驛，唐使至，贊普每遣使慰勞於此。又經柳谷莽布支莊，有溫湯，涌高二丈，氣如煙雲，可以熟米，又經湯羅葉遺山及贊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農歌驛，邏些在東南，距農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於此。圖考註記既爲唐使入蕃經常通道，劉元鼎西行之路線，自亦不能例外。

龍支城故址，西甯新志載其地在碾伯縣南百七十里之龍支谷中，碾伯今樂都，原屬碾伯之龍支谷，甘肅陸地

圖道故源河蕃入使唐



測量局二十萬分一實測圖作慧枝溝，所謂龍支城，當即為慧枝溝發源處之古鄯，今為民和縣轄境，河州至西甯之商旅，仍多取道於斯石堡城，一名鐵刃城，開元十七年陷於吐蕃，信安王禕急攻拔之，命曰振武軍。二十九年復陷，哥舒翰又克之，改稱神武軍，故址在西甯西南八十里哈喇庫圖城附近之石城山，其西尉遲川，為鮮卑別部尉遲氏族衆之故居，所謂赤嶺，此固為人所公認之日月山隘路，山係赤砂岩構成，海拔三八〇〇公尺，為青海內陸灌域及河湟流域之分水嶺，附近丘陵起伏，不乏清泉沼澤，所謂龍泉及苦拔海，自可於此中求之；旅客於晴朗之日，自西甯驅車登嶺，固不難西眺煙波浩瀚之青海也，莫離驛廢址，就其距石堡城之里程及方向言之，當在今恰卜恰附近，恰卜恰海拔三三五〇公尺，東至郭密曲溝一帶，均為今共和縣境，地盛產糧，過此西南即為不適農耕之牧區，郭密曲溝或作薄里根，郭密，「薄里根」之於「莫離」及「蒙谷」即或為一音之轉，而王孝傑之軍糧倉儲，殆亦有充分理由，信其必就此一地帶設置之。恰卜恰西南為沙珠玉流沙，唐公主所建寺院故址，早經淹沒。過沙珠玉流沙，即為切吉曠原，海拔三四三〇公尺，極目平川，薛仁貴敗績之大非川古戰場，

當即係切吉曠原之通稱。通鑑輯覽卷五十二註謂大非川在青海西今布喀河，以視圖考註記大非川之方位，不難瞭然於上項註記之誤。那綠驛廢址，就其距離莫離驛廢址之里程及方位言之，當不出今大河壩東北二十公里之石壘灘附近，所謂暖泉，應指今大河壩，蓋其東近興海處，原有著名之溫泉。烈謨海應指今喀喇淖，喀喇淖係蒙語，其改稱當爲晚近之事。由今石壘灘經大河壩、喀喇淖至黃河沿之里程，固與圖考所註那綠驛至河源之里程相符，而劉元鼎所經之洪濟梁，當係此線行程所必經之今扎梭拉大山，即哥舒翰築洪濟城處，其所渡河，亦即河源附近今黃河沿渡口，此段黃河河幅寬不足二〇〇公尺，嚴冬封凍成冰橋，春融水淺僅及馬腹，所謂「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蓋係寫真。特「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抵河源之說，倘非迷途繞行，或迂迴沮洳，其程距實不若圖考所註之精確耳。

紫山一稱悶摩黎山，即所謂中崑崙，蒙人西入河源，始稱之爲巴顏喀喇山，藏人重牧其地，又改稱爲察拉。此爲河源、江源之分水嶺，海拔五二〇〇公尺，夏常飛雪，冬令溫度每降至攝氏零下二十三度，空氣亦甚稀薄，水之沸點爲攝氏七十度，心臟衰弱者易患氣喘、腿乏、腹脹、失眠諸症，甚或發腫而死，即所謂中瘴是也。山爲青砂岩構成，經強烈之風化作用，平夷如丘陵，無復巍峨之狀，兩麓坡度甚小，惟起坡處均遠在八十公里以外，荒煙衰草間，但見狐兔餘鬣相競逐而已。自蒙人撤帳他去，所謂巴顏喀喇山之稱，早已隨之消失。由河源出察拉，有東西二道，東道由黃河沿出察拉山口，西道由扎陵、鄂陵出扎木隆山口（亦作察布帕龍拉山口），晚近河州商人常由東道經察拉山口入藏，又每以河州方言稱此出口爲察拉牙壑，察拉牙壑海拔四九〇〇公尺，其西百五十公里之扎木隆山口，則仍爲藏人所通行，而保留舊稱，扎木隆山口海拔四六〇〇公尺，通過較易，特路線較爲迂迴，故其於青藏交通上之重

要地位，遂為後起之察拉牙壑所替代，衆龍驛廢址雖不可復見於今日，第劉元鼎既道出紫山，而扎木隆山口又原為河源出察拉之主要通路，以圖考所註之行程度之，扎木隆山口固應即為衆龍驛之對音也。又劉元鼎自河源南行三百里至紫山，衆龍驛距河源則為四百七十里，驟較之，似有未合，惟察拉起坡既遠在八十公里之外，苟以今黃河沿渡口為起點，三百里至扎木隆北口起坡處，四百七十里至扎木隆山口分水線，則兩項記載，不僅並無矛盾，抑可互為參證，因而益足闡明之。

新唐書載：「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犂牛河，土多黃金，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賜遣之。」犂牛河又作犂牛河，即金沙江（通天河）上流之穆魯烏蘇，近為玉樹戎模放牧之所，戎模即難磨之轉音也。西月河當係自扎木隆西向注入穆魯烏蘇之支流。新唐書又載：「蘇毗本西羌族，為吐蕃所併，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莽碇，戶三萬，天寶中，王沒陵贊欲舉國內附，為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哥舒翰護送闕下，玄宗厚禮之。」唐書吐蕃傳另載：「蘇毗子悉諾邈來降，封懷義王。」是悉諾羅驛原為蘇毗建牙之所，蘇毗當為色壩之對音，藏語義為產金之地，與多彌同為徙帳無定居之行國，其故土應在穆魯烏蘇上流，近為格吉中壩放牧之所，中壩一作東壩，伯希和（P. Pelliot）譯作“Sampa”，均為孫波之轉音，難磨、孫波之為多彌、蘇毗之別稱，猶河南為吐谷渾之別稱，蓋以地名代部落原稱耳。悉諾羅驛西三百二十里之鶻莽碇，即圖考之鶻奔碇，當為今青藏交界處海拔五一〇公尺之當拉嶺山口，當拉藏語義為平山，蓋即吐蕃鑿石通車迎金城公主之故道也，而今之吉丁西林，或即所謂乞量甯水橋之故址。

自當拉嶺山口南下五十公里為雜曲卡，一作擦竹卡，或稱加桑卡，凡由恰卜恰出扎木隆山口，當拉嶺山口之

行旅，至此始可重見農耕，其地盛產稷麥，所謂野馬驛吐蕃墾田，應即指此。而閣川驛廢址，殆亦可信其當爲今之黑河。閣川以西，不盡可考，惟閣懼盧川爲今之業黨，邏些即今西藏首邑拉薩，農歌驛遺址既置於邏些西北二百里以外，則其地當即今騰格里淖（藏名藍錯）東南岸之別藏城，而唐蕃古通道，似由今黑河西南迂迴騰格里淖以出，別藏城、陽八井一途，此原爲拉薩北出草地主要通路之一，大隊馱載，自較逕山滂都一路上下峻嶺深澗，穿行崎嶇仄徑，反爲便利也。

## 二 大招盟碑所載之清水界路

劉元鼎西使時所賣漢文盟書，原譯自論訥羅攜來之蕃文稿本，唐蕃既會盟，吐蕃即以此漢文盟書並其蕃文原本，合刊於邏些大招外石碑之上，藏人以「卓約勒勒」稱之。其所刊漢文，因久經剝蝕，字多脫落，不盡可句讀，入藏人士攜拓本歸者，審字亦各不同。手頭無原碑拓本，其中關於唐蕃兩界交通之部，西藏圖考轉載如下：「今漢蕃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地土。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牟封境，或有積阻，捉生，問事設（？）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義，苦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遣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須令舅甥親近之體（？）使其兩界煙塵不揚，同聞盛德之名，頻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禮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羨之聲，徧於日月所照矣。」而西甯新志武備志西藏篇所轉載之同段碑文，則爲：「二國所守見管封疆，（闕二字）屬大唐國界，其塞以西，方是大蕃境土，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闕二字）或有猜阻，挺（？）生，問事訖，給以衣糧放歸，今社（闕十一字）舅甥相安之義不朽，每須通傳，彼此相依，一任（闕七字）路蕃漢臣以將軍（闕

三字)其綏氏柵已(?)東大唐祇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舅甥親近之稷(?)使其兩界烟塵不揚(闕四字)之名須無驚恐之患(闕一字)人情(闕一字)鄉(闕二字)俱安如斯樂業之(闕一字)恩萬代或有(闕一字)美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以視西藏記四川通志諸書轉載之同段盟文其間復各有甚多之出入惟列載之地名率與西藏圖考相同茲不俱錄。

此碑所刊蕃文貝爾曾譯載於其所著英版西藏之今昔書中手頭無原書姑就任乃強先生轉譯之同段漢文摘錄如下：「蕃漢各守原管疆界界石以東盡屬大唐界以西者確是大蕃境土自茲以後不得有仇視鬥殺亦不應從事戰爭侵略他邦若有嫌疑之人可以逮捕審問仍遣送回境夫此大盟約之立所以締兩國之好致甥舅二君之福也爲滿足此福祉起見必須遣行人往還傳致情好至於雙方行人往來皆循以前舊道按諸成例應在兩國交界之將軍谷(Chang-hun-yok)換馬自奇松石(Che-Shung-Shek)抵華界此下由中國供應自尊宿灣(Tseu-Shi-hwan)抵蕃界此上由蕃國供應甥舅二人既臻親密即當各依習俗互相尊重不可驟起忿怒即仇敵一語亦不出諸於口乃至守衛邊界人士亦不使有所驚懼有所震恐土是土床是床(貝爾原註云吐蕃古諺土不受侵則能安寢無所備虞也按唐人譯作行人撤備鄉土俱安者是此二語也)則福祉可保也福祉樹立則萬代繁昌行見日月所照頌聲盈耳矣。」任氏並云：「西藏古文已與今文微異碑復多所渙漫茲更由英文轉譯自當與唐時譯本大相逕庭然其層次與要點稱位與風趣大體可合。」蓋此爲其漢譯之初稿固尙須「待他日增訂焉。」

唐清水縣故城在今清水縣西唐初曾置邽州旋廢州以縣屬秦州任氏以爲大招盟碑所訂清水界址應即指此惟盟文既首載各守見管本界復載洮岷以東大唐所管其塞以西方是蕃境又秦渭洮岷諸州地方蕃人統以

「墨儒」稱之，藏史紀清水勘界事會云：「於唐土墨儒地方，甥舅各修一廟，畫日月於石，以爲盟誓。」是雙方均認當時洮岷邊塞以東之地爲唐土甚明。其遠在洮岷以東千里之清水故縣，自不能又爲兩界界址所在。且盟文原有洮岷以東大唐供應之規定，苟以此清水界址確爲清水故縣，則唐何能越界千里以事供應？反之，清水西至洮岷間既明爲唐境，則清水以西大蕃供應之規定，又甯非矛盾？長慶以前，秦、渭、洮、岷間，唐史中固無寬逾千里主權不明之緩衝地帶，（所謂唐蕃「間田」，亦僅南起賀蘭山，北至大磧，此一狹長地帶有之。）長慶以後，吐蕃落門川（今武山東十公里樂善鎮）討擊使尙恐熱曾一度竊據秦、渭、洮、岷間，內向求封請援，吐蕃相尙思羅保洮河以拒之，迨恐熱敗，九州亦悉復，可知長慶間唐蕃兩地之清水界址，原必不在清水故縣。復按洮岷以東屬唐，其塞以西屬蕃之規定，是洮岷以西應僅有「塞」而無「縣」，必不能由唐越界再爲設置清水「縣」。假令清水界址果置之於清水故「縣」，盟文自亦無須另載明界址在洮岷以西之邊「塞」。任氏因曾以英譯「Shek」音不近於「縣」而較近於「西」，因疑 *Che-Shung-Shek* 爲「清水西」之對音，並謂自清水故縣西通洮岷，沿道似有小地名「清水」。顧西北之地以清水名者甚多，如榆中之清水驛，隴西之清水河，夏河之清水莊，循化之清水工，武都之清水鎮，獨無清水西。此說無從證實，僅臆斷耳。竊以盟文既載明以洮岷西「塞」爲界，而洮岷以西又有「塞」無「縣」，是盟文之清水「縣」實應爲清水「塞」之誤，而此清水塞仍應於洮岷近西地區中求之。

民國二十八年春，筆者以主持創設自岷縣經臨潭、卓尼至洮州舊城間長百公里之電話線路，得一再履勘沿線之每一地點而詳其風土沿革。自岷縣沿洮河南岸西上十公里爲駱駝巷，亦稱二十里堡，又五公里爲大溝寨，亦稱三十里堡，其西南爲廣被赤松林之丘陵，又五公里爲廟溝，水北流入洮，其合流點成小型之沖積扇，洮河迂迴此



之理由。清水溝與廟溝一水之隔，當時可能包括將軍谷同稱爲清水塞。又英譯 *Che-Shung-Shek* 與 *Tsen-Shu-hwan* 二地，似可分由清水溝、廟溝以西之甘卜他亦即三族灣，及清水溝、廟溝以東之大沟寨或即西甯新志所載之綏氏柵氏當之，惟如是，則洮岷以東大唐所管，大唐供應清水以西大蕃有之，大蕃供應之盟文，方可獲得合理解釋，即於將軍谷換馬與轉譯盟文中之 *Che-Shung-Shek* 以下，大唐供應；*Tsen-Shu-hwan* 以上大蕃供應之規定，自亦無復自相牴觸矣。

茲應申論及之者：唐差西上，當自今長安，西出隴縣、天水、甘谷、武山、隴西、岷縣，北至大沟寨，再進清水溝、廟溝，驗關，並換乘蕃方差馬，入甘卜他，經卓尼、拉力關，以出河源。蕃使東下，亦必先自洮河上游至甘卜他，再進清水溝、廟溝，必東止於甘卜他。雙方差馬趨集於清水溝、廟溝以候，互爲交換迎送之情形，亦可於現下青、康、藏各處烏拉交換站中窺其梗概。蓋去唐雖遠，而西陲驛傳以至烏拉差徭諸制度，固有其傳統不變之精神也。時至今日，洮岷一帶藏人諸部落間，通常之驛傳以牛，較要者以馬，倘有緊急大事，其公文並附有焚去一角之鷄毛爲識，例必星夜逐站飛騎遞送。是不難想像此原係有唐所通行之遺規。抑又有進者：洮岷清水界路既載諸盟文，然則唐使劉元鼎等又何以不出此道而常由河湟一路？反之，苟如地理志所云，以河湟爲唐差蕃使往還之通道，則盟文又何以不及河湟而專重洮岷一路？是容亦有須加以研討之處。按河湟出青海一路，原爲通吐谷渾幹線之一，沿途大致爲平坦之草原，無崇山峻嶺，惟夏多沮洳，冬雪封道，此爲其缺點。自吐谷渾衰落，吐蕃據有其地，遂由洮岷改道河湟，惟冬令旅行，仍出洮岷耳。劉元鼎奉使入蕃，係在吐蕃侵吞吐谷渾之後，故亦改道河湟，以就吐蕃境內交通設備之便利。惟就當時情

勢言之，唐方決不能公開承認吐谷渾之淪亡，俾重爲復國，以作西部屏藩。故盟文之舍河湟而仍就洮岷舊道，蓋預爲他日地步。此項理由，容可爲盟文專重洮岷一途正確之解釋。其自洮岷出拉力關以通河源之交通線，原爲西陲茶馬市易主要商道之一，當續論之。

### 三 黨項故道與尼波羅故道

#### 一 西陲茶馬市易幹線

茶之流入遊牧社會，爲時甚早。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奔魏，初不食酪漿，常飲茗汁；數年後，值殿會，肅食酪漿甚多，高祖怪謂肅曰：茗飲酪漿如何？肅對曰：唯茗不中，與酪作奴。彭城王康謂曰：明日爲卿設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此可以說明飲茶之風，初僅塞外入主中原諸族之權貴間染有之。惟飲茶既有利於高寒地帶居民肉食之消化，遂漸成爲普遍之習尚。吐蕃經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之倡行唐化，茶風之盛，不難想見。國史補載：魯公使西番，煮茶帳中。贊普曰：我亦有之，遂命出之，指示曰：此壽州者，此舒川者，此顧渚者，此蘇門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可知名貴細品，亦在其羅致之列。隋唐間，吐蕃即以「甲米」稱中原人士，而以「甲拉」稱中朝。「甲」應爲茶經中「檜」字之轉音，藏語所謂甲拉，蓋指中土爲產茶之地也。

唐太僕寺牧馬涇、渭、同、華間，八坊所畜，達七十萬六千匹。收效之宏，要當肇端於茶馬市易。茶經載唐代茶產之地理分佈如下：「劍南彭州上，綿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瀘州下，眉州、漢州又下。」傳「在高宗時，卽由隴西輸入蕃地。」雅州之西亦有道通吐蕃，曰始陽、夏陽、夔陽。又通鑑載：李泌市蕃馬議，請「因黨項以市之。」是唐蕃茶馬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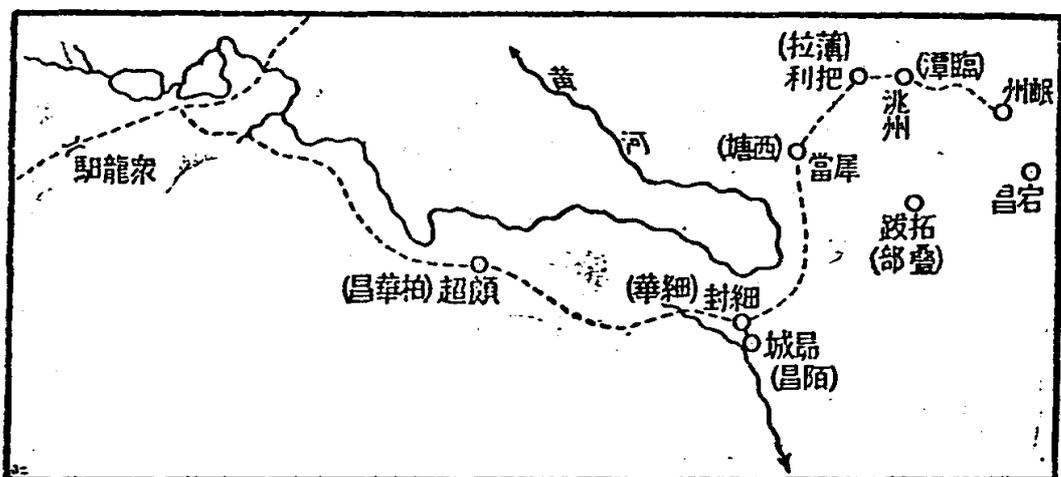
雖多山隴，蜀而黨項固爲互市要地。宋史食貨志載：王荆公遣李杞入蜀，「經割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又載：洮馬一月或兩月一至，疊馬三月或半年一至，蘆、甘蕃馬歲一至，皆良種。熙寧以來，爲額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多且至二萬匹。是宋代茶馬市易，仍重在隴、蜀。明會典及明史食貨志載：洪武初，從戶部言，於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等地，置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六萬株，及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株，每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採，十取其一，並置批驗茶引所於徽州之火鑽峪，後遷白水江，分置茶運所於火鑽峪、高橋、梢子堡、伏羗、寧遠、鞏昌、臨洮、駱駝巷等地，又於洮州、河州、秦州三處，各置茶馬司，後又增置雅州、礪門二司，並於碾伯置苑馬寺，仍以元吐蕃宣慰司轄境爲茶馬市易主要地區。陝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松、茂茶亦如之，惟李景隆用茶五千餘斤，即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而礪門茶馬司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匹，且多瘦損，此均爲顯著之例外。永樂後，以川茶多涸爛，番馬悉由陝西進，於是市易仍趨重於北路。

丁驢教授以「黨」「宕」音近，藏語「黨」謂高寒平曠之地，「昌」一作「項」，意亦爲荒野或二水之交，故謂「黨項」即「宕昌」。惟據隋書所載黨項之地，東接西平（即西寧），臨洮（今洮岷），唐書載黨項東接松州（今松潘），而南史所載宕昌之地，則在河南國（即吐谷渾）之東，鄧至（今西固北鄧橋附近）之北，仇池白馬（今康縣）之西，是河、湟、洮、松以西之黨項，與河、湟、洮、岷東南、成、康、武都、西固西北之宕昌，其方位顯不相侔。此一黨項既爲隴西、吐蕃間市易通道，其位置固應在洮、岷以西，而宕昌今又作「覃昌」，位於岷縣南偏東六十公里，地當東經百零四度十八分，北緯三十四度零七分，北與馬土司之行政中心董家堡連爲一長及一公里之街道，爲川北糖、紙及隴南皮毛、藥材、菸草南北交流之孔道，甘川公路西線之所經，其位置不當唐、蕃間東西向之通路甚

明。此其二。宕昌長街，西沿岷山南麓流向白水江之支流，大略平行，其附近地形概為狹長之峽谷地帶，並無兩水相交之荒野，又以地處嘉陵江流域之北部邊緣，清明樹芽草綠，重陽始見霜雪，其季節一如江南，決不若舊唐書所載黨項「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之為高寒曠土。此其三。宕昌附近山間住民之通用語非為純蒙語，而為屬於安母多語系之方言。安母多語之所謂「昌」或「倉」係指政教系統中某一單位區分而言。如臨潭之西倉，同德之達武麥昌，果洛之貢馬昌，康千昌，康撒昌，松潘之陌昌，拉卜楞之札貢巴倉，納格倉，阿莽倉皆是。今康北漢人之稱德格土司為德格家，甘孜孔撒土司為孔撒家，阿都土司為阿都家，蓋亦即其意譯。故宕昌云者，僅能謂為「低平地帶之部落」而不得即以臆度為黨項之對音。此其四。黨項原為吐谷渾之屬部，其別部拓拔之酋長托拔赤辭，於貞觀初內附，拜為西戎州都督，後為吐蕃所逼，始與野利等部率衆徙慶（今慶陽）夏（今橫山）諸州，遂為後之西夏。按吐谷渾固為鮮卑後裔，而拓拔野利諸部原亦為鮮卑大姓，此具有鮮卑系血統之黨項，自必不同於甘松羌宕昌。此其五。是可知黨項即宕昌之說，殊無成立之理由，而黨項故地，亦應於洮岷以西，唐蕃交通所必經之地帶另求之。

黨項散處吐谷渾以南山谷間，各屬每姓自為部落。野辭、頗超、往利、把利、犀當、米禽、細封、費聽、拓拔諸姓，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其中以拓拔為最強，自吐蕃入侵黨項，諸姓內徙，諸部舊稱尚有留作地名以至於今日者。位於洮岷西南一度設置疊州之「疊部」，以至松州西北甘松故地之「鐵巴」諸部，皆為「拓拔」部之轉音。李靖擊吐谷渾，拓拔赤辭屯狼道坡以抗官軍，狼道坡故址，蓋即今下疊部東界之羅達，其地固仍以盛產砂金著名於洮岷之間。疊部居民之稱為「疊胡」，當可作為鮮卑系拓拔部若干遺裔自稱之旁證。「犀當」故址，即今臨潭縣西拉力關西倉土官轄境之西塘。「細封」故址，當今拉卜楞郭莽寺所屬安堵六族中之細華，藏語之轉稱細華，蓋目此為

唐蕃茶馬市易幹線圖



多雪之地。「米禽」當即宋書中之「昂城」亦即唐書中之誤為「昂城」者其故址為今松潘境西北大金川上

游細華以南陌昌地方，晚近藏人以陌昌附近多雪，故又稱此一地區為阿哇。唐書謂黨項「南雜春桑，迷桑等羌」，「春桑」、「迷桑」蓋即今阿哇以東作格諸部中「昭藏」、「木物藏」之地。據阿哇土衙之通譯言，陌昌西北約十五公里處之山谷間，原有宋碑可考，特自川、甘、勦共之役以後，殊不可復見。「把利」故址當為今夏河西南洮河北岸之薄拉地方。「野辭」故址當為今果洛貢馬昌屬境黃河岸之蛙色爾地方。「頗超」故址當即今果洛西南近色達處柏華昌地方，柏華昌之地名，近又常為藏語地名木把桑所替代，蓋藏人謂此處為多霧或多煙瘴之地故耳。柏華昌土官尙仲宮之頭人索盤曾稱：遠在果洛部來自阿里東徙之前，柏華昌、色達、蛙色爾、陌昌、細華，以至西塘、薄拉、疊部一帶，原均為黨項之地。吾人苟一考驗河首積石，西傾間現有住民之非為純長頭型之藏人，亦可信此一地帶原為黨項諸姓之故居矣。

為產金、產馬之區。柏華昌西溯河源，為果洛康千舊屬之豪爾谷，蓋即明洪熙初會寧伯李英破安定王俘駝馬十萬。薄拉、西塘均為西北人士所謂「南番馬」之著名產地，陌昌則為阿哇、作格、橋柯、下果洛等處馬匹之貿易樞紐，內地人士所謂「西番馬」、「松潘馬」實皆自陌昌出口，蛙色爾與柏華昌均為上果洛著名產馬中心。其西南色達，藏語義

三千之鴉零闊地方。豪爾谷又西逾札木隆山口爲玉樹戎模。格吉中壩，亦爲產馬著名之地。過戎模中壩以西，卽無著名之產馬區，此於衛藏所需乘馬馱馬，反多購自青海，概可見之。蓋衛藏所產馬匹，軀幹甚小，而不堪負重致遠，不僅未能與南番、西番諸馬種相伯仲，卽較之川、康所產之「建昌馬」、「道孚馬」亦間有遜色。河首、西傾一帶，迄今仍爲國內馬匹主要供應地之一，誠無足怪；而當時黨項雖被侵於吐蕃，唐蕃馬市仍以黨項故地爲中心，是亦理固宜然。

雅州卽雅安，礪門，昔之始陽，今之天全，均爲川西南所謂「雅茶」之著名產銷區，其中以蒙山產爲最佳，往年經折多山，西出松林口，雀兒山，渡金沙江，山類烏齊隘路，經三十九族，黑河，入藏之茶馱，數每以二三萬計，近以迭受操縱壟斷之故，其銷路反多爲自麗江，中甸，灘堆丫口，阿屯子，鹽井一路北上之「滇茶」及自阿薩密 (Assam) 內銷之「印茶」所奪，雅茶西運，年僅三數千馱耳。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縣，松潘原不產茶，所謂「松茶」實以安縣、北川間之茶坪山爲主要產地，松、茂特其出口地，松、茂山道崎嶇，轉運極不便，歲外銷，概不過五千馱，陝南產茶區分佈甚廣，要以紫陽爲著，故「陝茶」常以「紫陽茶」爲通稱。石泉、西鄉之交，陝南茶市中之茶鎮在焉。唐、宋、元、明入蕃陝茶，當先溯漢、沔入隴，火鑽峪在今徽縣北偏西榆樹壩之南，白水江在今徽縣南大河店東南近陝西略陽界，高橋在今成縣西拋河鎮之東，伏羌卽今甘谷，寧遠卽今武山，均當茶運幹路。鞏昌卽今隴西，陝茶西出河、湟、河西，山馬鬃山、猩猩峽，古陽關諸隘路，轉輸天山南北者，胥取道於此。駱駝巷卽今岷縣西之二十里堡，入蕃陝茶，常自武山逕山岷縣東鄉西上，而不迂迴隴西一途，岷縣東鄉今尙有茶埠峪，馬埠峪之故址可考。洮岷以西，則自薄拉出拉力關、陌昌、柏華昌、豪爾谷以迄戎模、中壩、黑河一線，當爲陝茶蕃馬市易之幹路。黑河固爲現今納書克三十九族、達木蒙古諸部之經濟中心，糧秣、皮毛、食鹽、礪砂之集散地，然其能於廣大曠原中成爲土房四百餘家聚居之市街，要以

其位置適當衛藏東北茶馬市易之要口，有以致之。晚近自河湟出口輸藏之茶，年不過萬馱，而洮岷一路，則年在二萬馱以上。較之滇茶之年輸萬馱，川茶、康茶之年各五千馱，仍居首位。良以此路水草絕佳，馱隻既衆，食糧補給頗易，固不僅沿線地形甚便，四季氣候較宜已也。

## 二 吐蕃天竺間尼波羅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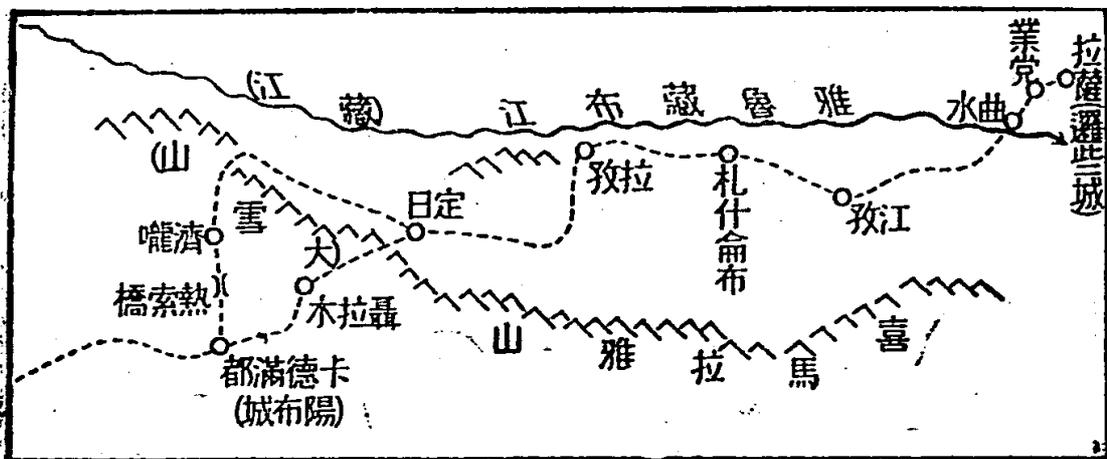
唐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與吐蕃宗弄贊贊普聯姻以後，三四十一年間，河源故道唐蕃交通頻繁，凡自中土西赴天竺之行旅，亦多舍西域故道，而改由吐谷渾、吐蕃一途，逕趨尼波羅捷徑。尼波羅今作尼泊爾，「直吐蕃之西樂陵川，」南鄰中天竺，北屏大雪山，「峻峯疊嶂，綿亙數千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共命鳥。種族雖雜，然皆與吐蕃血裔相連，「風俗險詖，人性剛獷，」少田作，習商賈，「通推步歷術，」無七筋攪而食。初，其「王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所殺，提婆出奔，吐蕃納之，遂臣吐蕃。」來自天竺之佛教，因以轉播於吐蕃。貞觀中，李義使 天竺，道其國，提婆延接之。「廿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葱。永徽時，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入貢。」其國之都城曰「陽布，」一稱「白布，」卽「巴勒布」部落所在。其人之經商藏中，現被稱爲「畢棒子，」或「別蚌，」蓋人以地名，卽白布或巴勒布之轉音。西藏圖考作「加德曼都，」亦卽今之「卡德滿都」是也。

唐王玄策自吐蕃，尼波羅進兵中天竺之經過，通鑑卷一百九十九載稱：「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彊，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爲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徵隣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玄策與其副將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館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

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死者且萬人。」胡三省註云：「茶罽和羅城濱伽毗黎河。」伽毗黎即十二遊經中之「妙德國」，大般涅槃經中之「赤澤國」，大唐西域記作「劫比羅伐峯堵國」，並云「舊曰迦維羅衛國訛也」，實均爲梵音“Kapilavastu”之對譯。華嚴經音義云：「上古有黃頭仙人依此處修道，故因名耳。」其境有淨飯王正殿，及大術夫人寢宮之故址，「是釋伽菩薩降神母胎處」。英史家皮爾(S. Paul)稱：「迦維羅衛國當今“Ghagra”及“Gandaka”兩河間，自“Faigabad”迄兩河合流處一帶。」考古家柯利爾氏(L. Carlier)及史密司氏(A. Smith)等曾經實施發掘探險之“Basti”地區及“Rajpi”河谷，悉均位於此一地帶之內。Kapilavastu故地附近之Ghagra，殆已可信其即爲古之伽毗黎河。茶罽和羅當爲梵音“Subhukara”之對譯，義爲「無畏」。此城或即爲中天竺佛手王王子Subhakarā之故居，因而名之，其遺址自亦當於Faizabad附近之Ghagra流域中求之。按之一九三六年版印度測量局二百五十萬分一印境實測圖，則Faizabad今作Fyzabad，Gandakā今作Gandak，而爲伽毗黎河之Ghagra，亦即今之Gogra。伽毗黎河固可與朱木柰河(Jumnu R.)同視爲恆河(Ganges R.)水系中之重要支流。王玄策進兵茶罽和羅城時，尸羅逸多所部萬數潰卒赴水處，當亦不難想見其必爲伽毗黎河，今Gogra無疑。

唐代西行求經之僧徒共五十餘人，其中取道河源吐蕃，尼波羅進出天竺者，計有玄照、道希、玄太、玄恪、道方、道生、師子慧、慧輪等八人。求法傳及法苑珠林載：玄照，太州人，貞觀中到吐蕃國，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復因唐使王玄策內返表奏，言其實德，追玄照入京，途次尼波羅國，蒙王發遣，送至吐蕃，重見文成公主，資給歸唐，於是巡涉西蕃，而至東夏。求法傳載：玄太，新羅人，永徽間取吐蕃道經尼波羅到中天竺，禮菩提樹，譯檢經論，旋踵東土，行至吐谷渾，路

拉薩卡德滿都間尼波羅故道圖



逢齊州人道希復相引致還向大覺寺後歸唐國求法傳又載道方并州人出尼波羅大覺寺住得爲主人經數年後遂向尼波羅求法傳另載慧輪新羅人自閩越居長安隨玄照西行途充待者既之西國遍禮聖踪玄照歸途所經之

西蕃自與玄太歸途所經之吐谷渾同係河源之地玄照既蒙尼波羅王發遣並蒙文成公主資給歸唐則其自中天竺彌伽(恆河)河北內返可知必先經尼波羅王都陽布城與吐蕃之邏些城是陽布城與邏些城間玄照東旋故道固即清福康安自拉薩出征廓爾喀所經之濟隴熱索橋隘路也。

自拉薩西南行路平坦二十公里過大橋爲登龍岡有房舍順河而下亦平路又二十公里爲業黨有官驛唐劉元鼎西使時吐蕃贊普夏牙之故址在焉自業黨再順河下經崖礪三不甚險二十公里至姜里又從阡陌行河流委折凡二十五公里至曲水亦稱曲暑關極目平川沃野有官驛曲水南七公里爲雅魯藏布渡口藏語「藏布」義爲大江坊圖每連稱藏布江實爲重複不安江勢浩瀚渡以木船皮筏過江十八公里爲岡巴則有房舍又西過巴則嶺危峯巖業即甘壩山下山沿羊卓雍錯西北岸紆折而行羊卓雍錯湖中盛產魚道爾濟拔姆即「電母」宮在焉湖濱沙路平坦柴草稀少四十五公里過白地又十七公里爲亞喜八公里爲達魯俱有房舍又西二十八公里爲浪噶子又西二十六里爲宜椒過噶如山三十二公里爲春堆谷地有房舍又三十五公里爲古洗過日節

洞卡，又平川行三十五公里，抵江孜。房舍密集，商旅輻輳，田疇相望，柴草豐茂。其地原爲吐蕃，尼波羅間交通樞紐，兼有藏中「穀倉」之稱。英人現於此建驛，置戍，並有郵電設備。自拉薩至此，凡六馬站。江孜西北二十八公里過甘壩，又三十公里爲白浪，有房舍，又西北於雅蛟藏布過洋曲橋，凡三十五公里至葱堆，又二十公里至什喀則，現認爲「日喀則」。藏巴汗曾建牙於此。其西一公里，爲都布山，宗喀巴大弟子根毅卓敦創建之札什倫布大寺在焉，樓房三千餘，屬莊十六處，小寺五十一所，本寺喇嘛五千餘，屬寺喇嘛四千餘衆，就衛藏兩地言之，此爲藏地首寺。清代一度被侵於廓爾喀，自江孜至此，凡二馬站。

札什倫布寺西四十五公里爲納爾塘，其地有普恩寺。又轉北經剛堅寺，南折過橋，轉西北過花寨子，越納雅山至札什岡，凡一百公里。又過大山，經八達寨，過峻嶺，臨大河而下，復登彭至嶺，凡四十八公里。嶺崖直壁臨江，藏方於此置戍。下嶺經乍喜，至札塘，凡五十公里。越大山經沙巴都至拉孜，凡五十公里。拉孜上山爲佳紀岡，一路山蹊登涉，過甲錯大山，下至札普，復上下崇山峻嶺，至拉古龍古，凡一百五十三公里。又越羅羅大山，經熱水塘溫泉，過小山至羅羅塘，又經一小山過羅桑橋，越嶺過協曲橋，至協噶爾寺，凡五十三公里。越柴日山，渡蚌曲，經咱爾果，復越眉木山，過定曲橋，上坡至第里浪古，今稱「定日」，凡八十五公里。定日傍通拉大山，濱朋出藏布，扼濟隴，聶拉木，絨轄，薩喀等處入藏要道，實藏西南邊陲之重要內戶。福康安既定廓爾喀之亂，奏置重戍於此。札什倫布寺定日間凡九馬站。自定日渡普曲，越風雪寒冽之通拉大山，又過一峻嶺，至巴都爾寺碉房。由此南越道爾濟嶺，帕甲嶺，噶宜卡，過木薩橋，登山出聶拉木，此爲通卡德滿都之商旅捷徑。山巴都爾越連岡層嶺，經俄拉寺，越甲納大山，下小嶺，過白孜帳房，沿河谷平川，於黑海子之南渡達曲，過撒喜帳房，越貢倘拉大山，繞宗喀山後至宗喀石堡。自定日至此，約三百六十

公里，凡六馬站。山宗喀紆折漫山，渡鹿馬河，越山梁，至貢達礮房，凡一百零五公里。復越嶺過大所寺，鹿馬橋，登察木卡峻嶺，宗喀察木途中，清揚揆詩有句云：「峻嶺石角大如象，巖溜春撞股雷響，道旁山勢高刺天，太古蕭瑟無人煙。」又云：「手捫峭壁勢欹側，」仰攀舉步不盈尺。可知其路極險。察木卡下山爲卓黨，凡四十公里。又南行經招提壁壘，凡九十八公里至濟隴，藏語發音原作「濟仲」。濟隴以外，「高山夾峙，窄徑崎嶇，」危峯削男，密箐陰森，毒霧漲空，炎氛鬱且。南出熱素橋邊界，前記印度實測圖作「Rasna Garhi」，山谷陡降，復過堆補木橋，巴勒布寺，經仲康壩，渡朗卡格密河，前記印度實測圖作「Rawakor」。凡一百公里，抵卡德滿都。此卽所謂古陽布城，北出大雪山之尼波羅大道。

拉攷分路溯雅魯藏布谷地西上，經薩迦教盛行之荒磧地帶，越海拔五一五三公尺之馬鞍山口，過多克城，其東北約一百公里之馬品木池附近，以盛產上等之礮砂著名。其西南自塔拉柯出海拔五一〇二公尺之力扒山口，爲尼泊爾、印度分界處之谷布揚河谷，另有捷徑分通尼泊爾之巴太地，及印度之阿爾瑪拉（Almora），自旁遮普至阿里之商人，多出此道，惟來自印度洋之海風，常爲喜馬拉雅南坡所阻，每年飛雪塞途者凡六閱月。多克西北，繞長夏積雪之「岡底斯」神山，卽「卡拉司」神山，順印度河河源下抵噶爾。噶爾夏帳之所在，藏語爲「噶爾約沙」。其西北約五十公里，有固定之房舍二座，卽噶爾冬帳之所在，藏語爲「噶爾昆沙」。時下通用地圖，均將噶爾夏帳冬帳之所在混爲一處，統稱之爲「噶爾渡」，或「噶大克」，是誠大謬。噶爾原爲頗羅鼎長子朱爾瑪特策登建牙處，噶爾昆沙僅有之二座固定房舍，今仍爲朱爾瑪特後裔現任拉薩所委管理阿里地方「噶爾幫」之官邸。其轄民混有藏人血統。據原有條約，英方尙有權於其地置戍卒二十五人。阿里境內，到處雪山荒磧，僅於印度河河谷海

拔四千公尺以下之若干較低處，稍見豐草與農田。地產砂金、食鹽、犛牛、羶羊，及少量之稞麥、菟豆而已。噶爾西北順印度河下卓錫岡（或稱底穆岡）出茫玉拉山口，通拉達克之列城。此綫當即唐金城公主遣使通箇失密之故道。拉達克原爲達賴五世領地，繼被侵於森巴部落。道光二十一年爲拉薩戴璘比喜所收復，自噶爾至列城之茫玉拉隘路，迄今仍爲阿里、拉達克間僧侶、商人之交通要道。又自噶爾西經陸卡，出海拔四七〇〇公尺之雪布圪（Shipi）山口，順塞特里日（Sutlej）急流西南下，逕通西姆拉（Simla），沿途不乏拱橋架空，峭壁攀登之險。義大利學者杜西氏（G. Trucei）曾通過之。此爲阿里皮、毛西出以換取穀物、日用品之另一重要商道。然自馬鞍山口西出諸道，其貿易究均不若尼波羅故道之盛，其交通之更爲艱阻，概可見之。

一八八八年英方進兵哲孟雄藏邊後，自大吉嶺東北原屬布丹之噶命堡（Kalimpong）另闢一商道，越咱利（Dzelep）山口，溯春丕谷，至帕里而北，與原自拉薩經江孜逕通布丹邑布拉卡之舊有商道相接，近復於春丕谷以西邊界之南陀（Natu）山口，經哲孟雄首邑岡都（Gangtok）至噶命堡間，修成公路。自咱利山口與南陀山口入藏之路，雖仍崎嶇，然遠勝於尼波羅故道。於是印、藏貿易，多改由新路，而尼波羅故道之繁榮，遂大見遜減。英方於此一新路開闢成功後，繼另整治果赫諦（Gangchi）北經布丹東境出藏邊門峪塔灣之馬道，以接塔灣北經南屯（即乃東）渡雅魯藏布，通墨竹工卡及拉薩之舊有商道；又以塞地亞（Sadia）爲中心，北至洛峪之阿米里，東至色朗嶺，及雜峪（即察隅）南二日程之華隆索橋，各修馬道，分通工布江達、拉里，及鹽井、阿屯子、昌都、玉樹間之舊有商道，以利布丹糧食及阿薩密茶貨對藏之進口。阿米里、色朗嶺、華隆索橋等地，並已分別設官置戍，兼有電訊設備，一若春丕谷然。此種情勢之發展，不僅自尼波羅故道入藏之糧食，更受打擊，即自黨項故道入藏之茶貨，亦必將遭受

重大之影響也。

#### 四 元代平滇征緬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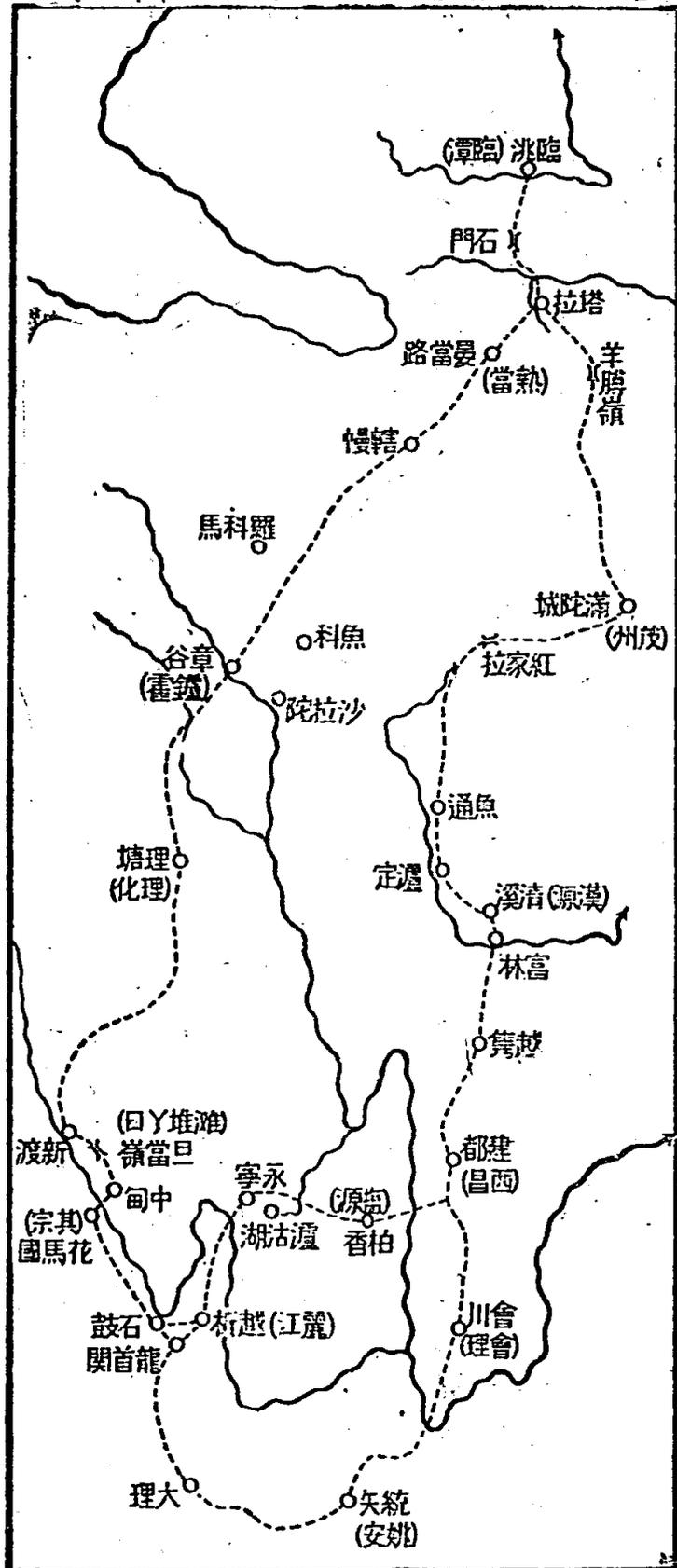
##### 一 塔拉隘路

大理點蒼山中和峯下，建有元大德八年程文海所撰之世祖平雲南碑，碑文首載：「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山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城倚蒼山西洱河爲固，國王段興智及其柄臣高大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山臨視，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大祥於姚州，俘斬以殉。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台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彝、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

鹽州故址在今寧夏鹽池北，夏州故址在今陝西橫山西，蕭關扼隴東環（今環縣）慶（今慶陽）海（今海原）固（今固原）南下涇渭之要衝，夙以關中四塞之一著稱。六盤爲固原東南之大山，宋吳玠吳玠拒金兵於和尚原，其故地在今六盤東麓，此足以說明忽必烈之出師，必先由太原西向軍渡渡河，經三邊（靖邊、安邊、定邊）南下環慶，西逾三關口、瓦亭峽、和尚原、華家嶺、蓮花山，而營於臨洮，即今之臨潭。善闡故址在今昆明城南市區，元兵自大理拔善闡，平烏蠻，攻交趾之進兵故道，時人亦各有詳考。其爲國內史家及西方若干漢學家所悉心研討而迄未判明

者，唯當時臨洮、大理間之行軍路線耳。

忽必烈自臨洮三分進路大地理路線圖



元史世祖本紀載：「癸丑秋八月，伐大理，師次臨洮，九月次塔拉，分三道以進。大將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察罕伊朮爾率東道兵，由白蠻；帝由中道，乙巳至滿陀城，留輜重，十月丙午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濟，摩娑蠻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餘里。」蒙語「塔拉」義為曠野，為一般較形寬闊之谷地平原之通稱。西北各處此類地形以是相稱者，在臨潭北山有卓遜他那，在都蘭西北有完子他拉，在玉樹東南有達拉布慶，「他那」「他拉」「達拉」同為塔拉之轉音，特上列三處之方位，均非當時平滇進兵路線所經

行。元世祖平雲南碑既載「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元史世祖本紀又載「師次臨洮，九月次塔拉，分三道以進，」可知此爲元兵出擊基地之塔拉，必指當時位於洮南吐蕃境內之另一地點，然則元史之塔拉，應卽洮河之陰，疊山之陽，今之達拉溝無疑。達拉溝現分上下達拉兩旂，與上疊之拜扎哇巴、什巴、達麻卡送、亦哇，然麻龍的吾諸旂，及下疊之占牛、泥俄、旺藏、阿破、多力，當多諸旂，同稱爲上下疊部十四旂。其地政教權屬卓尼楊土司及禪定寺，楊氏式微，疊部形同化外，於是松潘彭曲昭藏寺與夏河拉卜楞大寺之政教勢力，遂相繼進出於十四旂。達拉溝位於下疊部白龍江南岸，遍山松柏，獸有虎、豹、熊、狼、麝、鹿、野豬、金絲猴。谷地饒小麥、稞麥、蕎麥、菟豆、馬鈴薯、蘿菔、萵苣、瓜果兼宜稻作，年前煙禁未能貫徹，達拉溝且爲甘川邊境著名鴉片產地之一。自達拉溝北出疊山以通洮岷，南出羊膊嶺以通松茂之古隘路，乃成爲甘川煙土走私幹線，上下達拉行政中心爲下達拉之高日莊，莊臨達拉溝幹流，「高日」當爲蒙語「高爾」之轉音，以莊臨河故也。沿溝居民除少數東干及漢商外，大部爲疊胡土著，俗至獷悍，蒙元文物遺存於當地而尙可攷者，僅此蒙語地名達拉與高日而已。

元兵集結洮濱共趨達拉溝以候分遣之詳情，雖已不復可究詰，然軍行所經，尙有若干殘留之跡象足資印證：官堡（今會川）趙土司原爲元平濱將領塔海帖木兒之後裔，其轄境檜柏山、趙家溝、醋那一帶，現尙住有四百三十戶漢化蒙裔，此其一。洮州舊城西南十公里渡洮爲車巴溝口之毛隆莊，「毛隆」實係源出鮮卑語而爲東蒙喀爾喀方言「木侖」之轉音，釋義爲河，毛隆下流五公里洮濱濕地名「木陀」，初亦義爲濕地之蒙語地名，此其二。木陀下流五公里卡車溝口有地名達子多，現爲洮河上流著名之木材集散地，「達子多」爲西番語「韃子陀」之轉音，西蕃語兩水相交之處爲「陀」，又以此原爲元兵渡洮出疊山南下松茂之要津，故云，此其三。達拉溝之左

近爲下疊部之阿破溝，「阿破」爲蒙語「阿格」之轉音，其義爲長輩，阿破溝下流有莊名「巴克」，亦爲蒙語「伯奇」之轉音。（伯奇義爲王子，前曾於首章述及之。）其上流羊膊嶺北麓之「白骨」寺，實亦伯奇一音之訛，此其四。明清以降，蒙人既無渡洮逾疊山放牧於白龍江流域者，是則洮河達拉溝一線蒙裔及蒙語地名之遺存，自必爲平滇元兵南下時所播植，殆可信然。

自洮河出疊山至達拉溝之通道，有三：其一自洮州舊城西南渡洮，由毛隆南溯寬敞平坦之車巴溝，經拱巴寺，至嘛呢寺，沿途山川秀麗，莊園繁密。自嘛呢寺復南，路線經行疊山北麓，通過無數崎嶇棧道，輾轉嶙峋溪石間，以攀越石灰岩羣峯羅列之疊山石門，而至札札那寺，寺旁村莊六七處，居民百餘戶。馬尾松、栗、柏、野桃、李等散見各地，惟牧場及可耕之地不多，家畜率多就食於疊山北坡草原，食糧亦多仰給於洮岷，洮岷、松、茂間商民過此，必雇土著爲衛導，以免札札那以西毡哇居民之劫掠。自札札那寺順華巴溝南下，至溝口與白龍江合流處，爲巴什旦卡，自此順流東下，江邊仄徑，間不容並騎，經拉洛寺至喀巴寺以東過江，卽爲達拉溝口，其二自洮州舊城西南渡洮，山達子多溯卡車溝，攀登疊山石門，與第一線合，車巴溝路線坡度無高出百分之十五者，卡車溝則過之，車巴溝居民富有而强悍，卡車溝則稍形貧懦，此其大較也。其三自洮州舊城東南出卓尼，過木耳橋、博峪，自多壩南折入大峪溝口，通過若干漢化甚深之藏人村莊，而至阿角寺，復南逾疊山之柴拉乞卡山口、大科馬山口，亦卽所謂另一石門，順泥巴溝西南下，抵溝口與白龍江合流處，以盛產砂金著名之木雅地方，復西南溯江至江口，隔江可見以鐵礦蘊藏甚富著稱之旺藏寺，復西至喀巴寺以東而與第一線合，此線路較迂迴，沿途居民甚貧，供應亦奇缺，特自多壩或色堡溝進出岷州，較一二兩綫爲便捷耳。凡此三途，要以第一線仍爲甘川間最重要通路之一，特達拉溝縮轂諸線，固無怪其

早在平滇元兵南下之時，即已獲得顯著之地位也。

## 二 旦當嶺

元史兀良合台傳載：「憲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繼載：「癸丑秋，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部二部酋長唆火脫因塔裏馬來迎降，遂至金沙江。」旦當嶺之位置，川康現存有關文獻中均無可考，惟兀良合台傳既載：「自旦當嶺入雲南境。」繼又載：「遂至金沙江。」則其地必在金沙江之陽，當時雲南北部鄰接吐蕃之邊界處。而元史世祖本紀亦載：「摩婆蠻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餘里。」摩婆即摩娑，亦即南詔之越析，其二部舊境，在今麗江兼有鶴慶、中甸、維西諸屬，是此邊界自必在「大理北四百餘里」以外，揆之方向與里程，應不出今中甸附近。另考之滇省方志，維西見聞錄等諸記載，兀良合台所率入滇之西道兵，先在維西川北偏東之其宗，及麗江西北之格子、次科、石門關、石鼓等處渡金沙江。此數渡河點環佈中甸西南各處，與中甸之聯系，一若以中甸為中心之弧形放射線，又中甸之北有大山曰喀喇，（喀喇固蒙語，其義為黑）摩娑與蕃人（即今古宗）插花地帶而有此蒙語地名，顯係入滇兀兵道出其地時所命名者。因知兀良合台傳中之旦當嶺，實即今中甸北偏西喀喇山之灘堆丫口，丫口亦作埡口，原為嶺口之別稱，而「灘堆」之於「旦當」亦同音之異譯耳。

灘堆丫口東南距中甸縣城約三十公里，為喀喇山間一較低之嶺口，海拔三七二五公尺，其西坡有古宗村莊。日灘堆嶺之名亦因之。灘堆村東南越嶺下帕拉村，坡度平緩，沿線所經均係石灰礫岩，鬆解之卵石沖積途中，嶺嶺一段，且有多量之赤鐵礦石，明示此處必有鐵礦蘊藏。由灘堆村西北跨一較小之分水嶺曰泥西，所經亦為石灰礫

岩，惟間有頁岩，斑岩之侵入，沿線坡度初亦平緩，迨下子房村，始陡降，以迄山麓金沙江邊之新渡。灘堆丫口一帶盛夏多雨，秋初嚴霜，隆冬積雪，水流不暢，每成沼澤，山中散見松杉，谷地間產少量稞麥，餘皆草原，足供大幫馱隻之放牧，自灘堆丫口西北出新渡，一路由東北經定鄉，稻城通理化，康定，一路由西北渡金沙江經德欽，鹽井通門工，昌都，鹽井一帶之藏化蒙人尙自稱爲入滇元兵之後裔，是則於兀良合台西道兵自康南經灘堆丫口入滇北時，必先分兵渡金沙江，以阻絕吐蕃應援大理之通路，而得一合理之解釋。自灘堆丫口北出之二途，現均仍爲康滇隊商往來之孔道，昔日之雲土，現近之滇茶，多由此出口，以換取康藏之皮毛、藥材、礪砂、沙金之屬，而定鄉、稻城一帶，貢噶林、東阿絨等處著匪，亦當取道此丫口以劫掠中甸、麗江之財富，得以從容返其巢窟。灘堆丫口在晚近康滇邊境交通地理上所佔之地位，實足與且當嶺在元代平滇戰史中所佔之地位同顯其重要。

灘堆丫口東南下拉帕村，附近爲沮洳之草原，土壤富腐殖質。自此越一爲灰岩、細礫岩及頁岩互間層所構成之小嶺，卽入中甸草原，其地如峯頂台地聳立於金沙江大灣曲之間，北接西康高原，高山夾峙，東西南大江深谷環之，其間岡巒起伏，然無礙騁馳。中甸縣城位於海拔三四〇〇公尺之平壩中，其上有南流之碩多岡河，於虎跳澗附近注入金沙江，洩水之情況較佳，故附近地面較乾，盛產稞麥，而其四周廣漠之草原，則爲絕佳之牧場。中甸縣志初稿記載：歲產馬八〇〇〇匹，以產自青海南來之種馬者爲佳，綿羊、山羊各一〇〇〇〇頭，牛以大小中甸等處所產爲著，犛牛五〇〇〇頭，犏牛四〇〇〇頭，黃牛一〇〇〇頭，水牛六〇〇頭，酥油一〇〇〇〇斤，乳餅三〇〇〇斤，其畜產之豐，可見一斑。按其方位，兀良合傳所載摩步二部酋迎降處，應卽指此。自中甸平壩西南出箐口，逾海拔四〇〇〇公尺之空心樹丫口，循狹仄之拉水溝谷道，直下金沙江岸之春讀崖，隔江可見其宗。其宗距中甸僅七十

公里，此處河幅寬僅一百五十公尺，下流爲崖峽所束，水勢平穩，實爲優良之渡河點。自其宗西溯普喇河源，至偏天閣，著稱於古宗之牧場在焉。又自其宗沿江南逾崖峽，即抵巨甸，此爲盛產稻、麥、雜糧之沖積平原，兀良合台西道兵既自且當嶺即灘堆丫口南下，重要畜產中心之中甸，即先佔領優良之其宗渡口，以控偏天閣牧場及巨甸糧源，兼以掩護格子、次科渡、石門關、石鼓諸渡河點，以進規大理，固皆有其戰略上之理由，而非出於偶然。

其宗東南距麗江凡一百四十公里，自此南沿金沙江過巨甸爲橋頭，橋以鋼索排列，緊扣兩岸石墩，索上鋪板，人馬搖蕩而過，實西南峽谷地帶常有之鐵索橋也。方輿紀要載，巨津州在麗江府西北三百里，有花馬山，崖壁有石如馬，而色斑爛，因名，昔麼些詔自名其國爲花馬國。又郡國利病書載，元兵入滇，三賧土酋麥宗、麥良內附，并破鐵橋之花馬國。就方位及程距度之，其宗應即「花馬國」或「巨津州」之故地。橋頭以南爲格子渡，次科渡，復南爲紅石崖，原有石灰岩之仄徑，臨江壁立，長達二公里，夙稱天險，近已夷爲寬約三公之馬道矣。紅石崖之南爲石門關，明初麗江土知府木得詩有句：「鐵橋南下石門關」，即此。復南爲石鼓，海拔一八五〇公尺，位於金沙江銳灣之折點，自巨甸至此八十餘公里間，坡降僅四十公尺，沿途所經且多平疇，宜於農作，石鼓附近農產尤豐。自石鼓南逾一小山曰關上，爲玉龍山西南起首處。兀良合台傳載：「進師龍首關，翊世祖入大理國城」，所謂「龍首關」，當即指此。玉龍山環踞麗江平原西北，兀良合台逕拊其側背，以呼應忽必烈正面主力西向夾擊，無怪腹背受敵之摩娑疊主出而迎降也。關上尙有捷徑直出九河峽谷，爲兀良合台兵自石門關逕下浪穹，即今劍川之間道。今劍川東三十公里有「達子城」，爲元兵逕出此間道時所置之故壘，後人稱爲「韃子城」之訛。自今劍川南下牛街壩，復南過火餓山，八里箐峪谷，爲紫砂岩及頁岩、玄武岩、石灰岩所成，構造錯綜，顯示斷層。過此而南，直出蒼山、洱海間，經施浪

（即今洱源）遷跋（即今鄧川）以迄大理，大致平坦，已無險道，今洱源東北二十公里蓮花山之達子軍三百戶，爲兀良合台西道兵自石門浪穹間道南下時置萬戶戍守之所，此「達子軍」亦「韃子軍」之訛也。

### 三 晏當路及中道東道

「晏當路」之名稱，僅於元史世祖本紀見之，兀良合台傳及地理志均無可考。滇西南諸路名稱之漏列於地理志者固多，然兀良合台傳既載「大軍自且當嶺入雲南境」而世祖本紀亦載「大將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當路」前者爲攻擊前進之時，後者爲分道出兵之初，可知晏當路必不在滇境以內，而應在且當嶺邊界以外。兀良合台既自塔拉分兵由且當嶺入滇，此晏當路之故地，固當於今達拉溝西南，灘堆丫口東北間，甘、川、青、康邊境一帶求之。時人或有僅就此帶藏語安母多方言地名覓致其可能之對音者，以爲松潘北偏東南坪附近之「羊喇」土碧，果洛康于西南澤囊寺附近之「棄爾塘」插花地，（康于康撤貢馬昌共管地）鑑霍近郊之「雅德」鄉，西寧新志所載河源紫山附近之古「羊同」國，及甘、川、青、康邊境之通稱「安母多」地區，皆可列以備選。惟甘、川、青、康邊境一帶，當時爲吐蕃轄地，吐蕃之行政區劃並無以「路」稱者，其後轉隸蒙元，亦未於此分區置「路」，是「晏當路」固爲連結一體之整個地名，而以「晏當」爲「路」，曲解分割強求對音之舉，實爲徒勞。

自達拉溝西越伽那寺以出鐵巴溝，即離疊部界，而入松潘西北十二作格之「然格湯巴勒」松潘及臨潭一帶草地，商人簡稱之爲「熱當」，陸地測量總局二十萬分一圖亦因之。攷藏語安母多方言「然格湯巴」之義爲「十」，「勒」之義爲「草灘」，所謂「然格湯巴勒」固可譯之爲「十個灘」。灘之面積縱橫各五十餘公里，中有小海子，盛產魚，灘南有同名之喇嘛寺，其南三十五公里另有草灘曰「則勒」，灘東北二十六公里另有草灘曰

「木物藏」灘西北復與「唐昆」、「轄慢」、「梭克宗」、「羅科馬」諸大草灘毗鄰，實則灘灘相連，特以所屬不同，互異其名，此卽「然格湯巴勒」或「十個灘」之名所由起也。又灘西北以逕接黃河首山諸支流，故水草絕佳，常見牧帳百數十，各爲聚落，每帳牧馬五百或千匹，牛數相稱，羊不勝計，其盛可知。地多風，冬令嚴寒，不宜農作，糧食多由木物藏東北十五公里之賽持寺轉自臨潭輸入。灘東與鐵巴溝相距僅十公里，溝深三十餘公里，松林繁密，直徑七十公分長二十五公尺之松木隨處皆是，山谷且富石灰石粘土，間產少量稷麥、燕麥、菀豆，故十二作格與疊部之經濟聯系亦甚密切。然格湯巴勒西近唐昆，轄慢處，有地曰「大將台」，土著傳爲往昔蒙兵所經遺址，地近沮洳，土堆之外，已無甚可攷。明清以來，此一地區較大軍事行動如金川之役，其進兵路線無有道出此方位者，是則此所傳往昔蒙兵，應卽爲兀良合台西道兵。證之以唐昆、梭克宗一帶現尙有蒙人遺裔，自屬可信。而所謂晏當路之地名，似亦可視爲然格湯巴勒經蒙漢重譯之對音，而得一合理之解釋。兀良合台自達拉溝分兵取西南向行進之初，擇地插帳於然格湯巴勒，預爲補充乘馬、馱隻，整理部隊以備疾趨康濱，實亦有其必要。

三十年秋，筆者有康清之行，道出康北之松林口，入鮮渠流域，知道孚、魚科、鱸霍、甘孜、朱倭一帶，現尙有霍爾系蒙人後裔萬餘戶散處其間，所謂「霍爾」實「胡兒」之轉音。關於霍爾系蒙裔之戶口分佈現狀，曾另文論及於大公報，茲應申述者，霍爾系蒙裔之風俗雖已習爲康化，然其未盡湮沒之跡象，固不僅語言尙別具一格，卽其原有之蒙語地名，現亦間見沿用。舉例言之，鱸霍現治所，原爲霍爾章谷安撫司故地，卽今鱸霍近郊之斯木鄉，「斯木」爲蒙語「蘇木」（其義亦爲鄉）之訛，此鄉現轄戶二百九十五，其徙屯之初，當卽自爲一蘇木或一行政單位；又鱸霍之東沙拉陀，爲鮮渠流域最大之沖積平原，盛產小麥、稷麥、菀豆之屬，「沙拉陀」蒙語義爲「黃色平川」相

傳其地多「韃子攻」可知初必爲蒙兵徙屯中心之一，而此大量移殖鮮渠流域之蒙裔，自可認爲兀良合台西道兵由黃河首曲東南草灘續進鮮渠流域時之留後所播殖者。鮮渠流域東北緊鄰黃河首曲以東十二作格，西南密邇理塘（今理化）高原，由定鄉稻城遙接中甸麗江，西北之皮毛、種馬、食鹽，以及滇茶、銅、錫器、雲土之屬，每由此交易，而喇嘛教、伊斯蘭教諸宗教徒之往還，亦常用斯道。現世嘉木樣佛之由理化赴拉卜楞，卽其一例。良以鮮渠流域農產之豐，足爲洮河、金沙江間之中樞，而理塘高原毛了等地畜產之盛，亦與十二作格及中甸等區相伯仲，堪供中途補充，此在西陲馱道交通上，固爲條件完備之一線。中言之，卽在同一地帶同一方向之限制中，舍此亦別無更佳之他道可循，因可斷言兀良合台西道兵自晏當路進兵鮮渠流域，當由理塘直下且當嶺，反之，倘由鮮渠西向遠出金沙江巴塘（今巴安）南下，此固難收側翼掩護中路之效，且孤軍絕域，隨時有遭遇吐蕃方面渡江襲擊之可能；再若自鮮渠南下折多山、九龍，與中道會師於永寧，則沿途補給不易，抑且難隔絕吐蕃。大理之後方通路，抑亦無從援引中道渡江，夾擊摩步，以迫其就範，此在戰略地理上觀之，亦不難瞭然於兀良合台西道兵之必自理塘逕趨且當嶺，以完成其軍事上之任務。

世祖本紀既載：「諸王察罕伊朶爾率東道兵，由白蠻，帝由中道，乙巳至滿陀城，留輜重，十月丙午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世祖平雲南碑又載：「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由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十二月薄其都城。」兩文對照，卽可判明東中二道兵於過大渡河前，原在一線進行，而中道於過大渡河之後，渡金沙江薄大理之前，其間且曾渡「瀘」。瀘，鴨隴別稱瀘水，同爲藏語「鴨魯」（釋義爲峽谷）之音譯，今鴨隴流域瀘沽湖、瀘寧營諸地名，均因之。過大渡河入滇西之道有三：其一自瀘定渡河出九龍、木里、永寧、越析（今麗江）其二自

清溪（今漢源）富林渡河出越雋，小相嶺，建都（今西昌）冲河關渡口，香城（今鹽源）永寧，合第一線。其二同第二線渡河，自西昌另出會川（今會理）金江街渡口，統矢（今姚安）雲南驛，前碑既載「過大渡河」，又續載「渡瀘」，則東中二道元兵過大渡河之渡河點，必非瀘定而為富林，因可知中道入滇路線，固應為第二線，即古清溪道，東道入滇路線，應為第三線，即今西祥公路，證以姚安原為白蠻故地，麗江東北之卡頭場為忽必烈渡江處，永寧之日月山為忽必烈駐軍處，永寧土司及其屬民為忽必烈部將阿慶善、阿保善之遺裔，益可信然。元史姚樞傳載，從征大理至「曲先腦兒」（蒙語義為雪海），此「雪海」實亦僅永寧高原雪水匯成之瀘沽湖足以當之。（環湖之石灰岩大山，平均高度在海拔三五〇〇公尺以上。）其大渡河以北，達拉溝以南，此段軍行所經之地名，僅於世祖本紀見一「滿陀城」。又元史鄭鼎傳載，從征經臨洮，下西番諸城，抵雪山，此西番雪山應指川西邛崃大山，亦即西番土著之所謂「紅家拉」。而所謂滿陀城，亦應為西番諸城之一，就其方位言之，「滿陀」應即「茂州」之訛，（馬可波羅 Marco Polo）行紀亦曾以「肅州」作「Suctur」、「ch」、「q」音重譯之訛，此為一例。）忽必烈及察罕伊朮爾所率兩道兵，自今達拉溝逾羊膊嶺，渡黑、白兩河，入虹橋關，經松潘，下茂州後，為避免直出成都、雅安方面可能之阻滯，並便於續下西蕃諸城，其留置輜重，以輕裝部隊迂迴西趨雜谷腦，逾紅家拉，順小金川，下懋功，魚通（今金湯）瀘定，東逾飛越嶺，以出富林渡口，自屬切要。魚通諸司之建置，並以之北隸於以河州、貴德一帶為基礎之吐蕃宣慰司，固在其時，而茂州、金川、富林一帶，糧秣供應無虞，永寧、建都等地，馬匹補充甚便，大渡河、金沙江沿岸，木材、牲皮足為大量渡河器材，此就軍需補給上言之，其預定進兵路線，亦可謂至當。

#### 四 江頭城故道

元史緬國傳載：「入緬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載至元二十年伐緬，「先是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奉詔征緬，是年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又載至元二十三年，雲南行省右丞愛魯征金齒，「繼至永昌府，與征緬省官會，經阿昔甸，差軍五百人，護送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繼載：「二月，怯烈自忙乃甸登舟，留元送軍五百人於彼。」按「天部馬固即今天馬關，「南甸」今屬梁河設治局，在局治戶撒西北，今騰衝西南，（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三先生合編地圖，植梁河於騰衝東北之「大廠溝」誤。）「羅必甸」即南甸西南之羅必四莊，自南甸經羅必四莊逾石竹隘，順南碗河下杉木籠，隴川、章鳳，西出天馬關，此線夙稱滇緬要道，「驃甸」在孟乃甸，即忙乃甸，亦即今孟密（Mong-Bé）西北，自今隴川逕出虎踞關至孟密一線，當即驃甸故道。

馮承鈞先生譯述沙海昂（A. F. H. Charignon）原註之馬可波羅行紀有謂：金齒頭目阿郭應即干額總管阿禾，「大車河，檳榔河匯流處有地名干崖，似是元之干額。」經行阿郭地界之道，應即至元十七年緬人進攻阿郭之道，此道「循龍川江左岸，經龍陵、芒市、回環，在猛卯逾龍川江，出漢龍關。」「阿禾江即龍川江，阿昔江祇能爲此江之上流，應在阿昔甸境內。」阿昔甸殆爲部落名，據地理似在永昌南潞江左岸，由是應爲柔遠路全城或其一部，此路西與鎮西路或阿禾連界，「此中有待重加研討之處甚多。按金齒故地爲銀生甸，在今景東、鎮沅間，干崖今屬盈江設治局轄境，東界南甸，羅必四莊，戶撒、臘撒，南界緬甸，西界蓮山，北界騰衝，居民六千戶，土司原籍江南，姓郊，明永樂間改姓刀，正統間，以功授宣撫使，是可知刀氏干崖，決不能與元之干額相混，此其一。潞江水系逕自揮邦南下

毛淡棉 (Martaban) 入海，與伊洛瓦底江水系之自緬境南下仰光入海，可謂並行而不相涉。苟置阿昔甸於潞江流域，而以龍川江爲阿禾故地，是潞江不能爲龍川江之上流。此其二。潞江江流湍急，不宜於航行，龍川江即瑞麗河，自忙乃甸以下方可通航，苟以元代滇境潞江及龍川江分當阿昔江、阿禾江，是則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之史實，直難令人置信。此其三。惟阿昔江、阿禾江之下流必至江頭城以斷緬人水路，而前說之不足徵，故其方位相關，自應重於伊洛瓦底江流域另求之。

元史地理志載：「鎮西路在柔遠路正西，東隔麓川，其地曰干賴賤，曰渠瀾賤，白夷蠻居之。」元史另載也先不花於元貞二年征奇藍，平之，至元二十六年於其地置雲遠路。明史雲南土司列傳載：「至元中，於孟養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爲雲遠府，其地故屬平緬宣撫司。」繼載：「成祖卽位，改雲遠府爲孟養府，以土司刀木且爲知府。」明史另載：麓川西鄰雲遠北，至于崖。又明史地理志載：通西路在平緬路西，至元二十六年置，距省六十六程。郡國利病書有謂：孟養宣慰司，俗名「迤西」。按「奇藍」卽元雲遠路首府之「渠瀾」，爲「克儂」或「古怒」諸部所居，今稱「格蘭多」，或作「格難度」。明永樂六年析孟養地置里麻長官司，里麻土酋亦建牙於此，現仍爲江心坡之領袖部落，其地在今孫布拉蚌東南約四十公里，適立開江之東岸。（東經九十七度五十分，北緯二十六度十二分。）元史地理志固無雲遠、通西，而僅有鎮西，證之渠瀾原隸鎮西，「干賴賤」之卽爲「干崖」，「迤西」通西」方位之同在孟養本境，應爲一音之訛，是雲遠通西初亦鎮西之領域，特明有麓川之役，因以縮小，故僅以干崖當之耳。

適立開江之主源所謂木里江，沿岸擺夷稱之爲「南侏」，英譯如「Nam-Kin」，擺夷語「南」之義爲「江」。

「佻」爲其部落之稱，故亦有譯之爲「佻江」者。江有支流「南深」「南朗」來匯，附近擁有海拔五六〇公尺之寬曠沖積平原，其幹流河幅寬達二百公尺，水流平緩。此流域因受印度洋季風濕氣之影響，每年六、七、八、九四個月爲雨季，據英人在葡荷（即坎底）測候之紀錄，一九四〇年當地共降雨一百八十七日，全年雨量竟達一五五九時合三九〇〇公厘之多。故河之上流，卽有航行之利，此獨異於龍川江、大盈江，而沿江檳榔、榕、棕櫚、藤、竹之屬，叢林密菁，肥葉大本，舉凡橋樑舟楫之材，隨處可得。元兵既有造舟自水道入緬之史實，此水道實僅木里江卽所謂邁立開江足以當之。證以干賴、干崖「賴」「崖」對言及沿江土人之自稱爲「卡古曼」（英譯作“Kakus”）則「南」之作「阿」，「南佻」之作「阿禾」，實亦甚爲可能。惟此阿禾殊與前述之干賴、干崖均無關。又「邁立開」原爲「南佻」之別稱，卽「木里江」之所自譯，然亦有不知「開」卽爲「江」者，乃復有所謂「邁立開江」之重譯，此於「阿禾」之重譯爲「阿禾江」又可得一解釋。邁立開之東，另有伊洛瓦底江另一上流曰恩梅開。此一河谷爲浪粟、峨昌之故居，（包括茶山故地。）元史地理志載：「南跋在鎮西路之西北，其地有阿賽跋、午眞跋。」「跋」或作「臉」，音「閃」，其原音如“Xien”，爲南詔之行政單位，（如永勝之爲北方跋）此於「甸」之爲平壩之通稱，正復相同，間有譌作「跋」者。「午眞」卽「峨昌」，此部落居峨昌河流域，其地在密芝那對河通昔董大道之中途。一八九四年中英兩國在倫敦簽印之滇緬界圖中作「華昌村」，英譯作“Wanchon”，現爲密芝那騰衝間公路線所必經。「南跋」之方位，應爲今浪粟、峨昌等所居之今恩梅開谷地。是則以「南跋」「浪粟」原均爲「南粟」之對音，其義譯爲「粟江」，以代現稱之恩梅開，復以「南粟」重譯爲「阿賽」或「阿昔」，乃至「阿昔江」，自亦非無充分之理由。

恩梅開之爲阿昔江，邁立開之爲阿禾江，江心坡之爲鎮西故地，既悉予考訂如上述，則自今騰衝北逾班瓦壩口，於石灰卡渡恩梅開，經江心坡，出邁立開之路，固應卽爲也罕的斤自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之故道。另據博華(J. Beauvais)之考釋，江頭城故址在伊洛瓦底江右岸龍川江匯流處下流，卽今喀沙(Kasha)之南；太公(Tigga-png)故址在伊洛瓦底江左岸，與“Tigvains”隔江相對，揆之元代征緬諸役，悉以龍川江流域虎踞關，忙乃甸間爲主要作戰地帶，由忙乃甸至太公間之緬江及伊洛瓦底江航路，自爲緬方主要補給線。是不難想見由邁立開直下喀沙以切斷其後路之舉，洵屬切要。晚近國人每置江頭城故址於八莫或其附近，顧大盈江上流不通舟楫，八莫原爲蠻暮故地，當時尙爲邊陲荒僻之區，其方位既不能以當緬境之江頭，且元兵至此亦無由斷忙乃甸緬人之後路，此可信江頭故址，自宜舍八莫而於喀沙或其附近求之。博華之考釋，固甚允當，此貫通滇緬之中英國際河流，伊洛瓦底江，現下民用汽船之起航點，固在密芝那以北之彌渡（或作襍獨）。然伊洛瓦底江初亦中土由海道通大秦之出口，是所謂江頭城，或亦卽初期中西海道交通之門戶也。

## 五 西陲重要隘路新評價

### 一 泛論西陲隘路

西陲爲中國西部邊境高原地帶之通稱，論者每以瀚海、陰山爲塞北，兩廣八閩爲嶺南，是則居延、金山（阿爾太山）以南，雲嶺、金沙以北，積石、邛崃以西，國境以內，舉凡阿爾太台地、天山南北麓、崑崙、祁連、喜馬拉雅諸山地，及滇康藏邊境諸峽谷，概可稱之爲西陲。此一地區，素爲東西兩方接觸最繁之走廊地帶，此類活動可以稽諸史籍者，

至少已逾三千年之久。

西陲包有歷史上著名之隘路甚多，其由腹地通往邊陲所必經者概列如下：

(一) 由蘭州北出永登、涼州，通往甘州、肅州之古浪峽隘路——此即漢唐經營河西走廊之幹道。

(二) 由甘州東北出阿拉善、旂巴彥圖克穆廟，通往綏西黑沙陀，包頭之人宗口隘路——此即設置「遮虜障」之故址，亦為近代河西綏西間之駝運幹道。

(三) 由肅州西北出黑山湖、弓坡泉、泊子泉、黃龍岡，通往天山北路之馬鬃山隘路——此即左宗棠戡定新疆之行軍幹道。(按泊子泉位於北緯四二度一六分，東經九五度二五分之交，為新綏公路要站，中央大學三二年版五十萬分一河西新疆地圖集第二九頁星峽幅作「鵬子廠」誤。)

(四) 由肅州東北出額濟納河，居延海，通往外蒙壅金河，烏里雅蘇台之沙門子隘路——此即康熙間西安將軍博濟，振武將軍孫克思，擬以輕騎側襲噶爾丹之進兵路線。

(五) 由安西西北出哈密，分通天山南北路之星星峽隘路——此即清代西口外台站驛運及現近甘新交通幹線。

(六) 由敦煌西出大小方盤，通往吐魯番之玉門關隘路——此即著名之「西道」。

(七) 由敦煌西出羅布淖爾，且末，通往于闐之陽關隘路——此即著名之「南道」，亦為玄奘法師東還之故道。(按陽關遺址在北緯三九度五五分，東經九四度一五分之交，中央大學三二年版五十萬分一河西新疆地圖集第三〇頁安西敦煌幅置之於北緯三九度五九分，東經九四度二七分，誤。)

(八) 山哈密東北出阿都魯克(今伊吾)下莫厓烏吉台,通外蒙烏里雅蘇台之大狼頭隘路——此即西蒙額魯特諸部往返蒙新間之主要通道。(按大狼頭山系盤結於阿都魯克東北及布爾根東南蒙新邊境,蘇方一九四〇年版新疆地圖以外蒙西部邊界向西南方新疆境內推進六六至三三〇公里不等,將承化,可可托汗(今富蘊)青格里河(今青河)元湖,三塘湖一線東北,包括布爾根及大狼頭山系在內,大約相當於浙江全省之面積,均劃入外蒙境,實大謬。)

(九) 山吐魯番西北出達坂城,茂茂槽,通往迪化之天山隘路——此即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間之主要通道。

(一〇) 山吐魯番西南出烏沙克他(今和碩),焉耆,輪台,至阿克蘇之鉄門隘路——此即南疆吐魯番盆地與塔里木盆地間必經之要道。

(一一) 山阿克蘇北出鹽山口,特克斯,通往伊犁之冰達坂隘路——此即溝通天山南北兩路之捷徑。

(一二) 由于闐東出阿爾金山,通往西甯之金山(阿爾騰塔格)隘路——此即張騫欲並南山自羌中歸之理想路線,亦即羅卜藏丹津西遁之故道。

(一三) 山敦煌南出大小柴旦,通往西甯之常金山口隘路——此即明代罕東,赤斤諸衛之主要通路。

(一四) 山甘肅東南出炒麵莊子,疊源,通往西甯之扁都口隘路——此即白彥虎西上之路線。(按炒麵莊

子位於北緯三八度一三分東經一〇一度三分之交,西距沮渠蒙遜建牙舊址南古城不遠,中央大學三二年版五十萬分一河西新疆地圖集第三六頁張披幅以之作「草面莊子」誤。)

## 康滇雅片走私要道。

(一五) 由西甯西出香得，通往黑河、拉薩之當拉嶺隘路。——此即現世達賴佛入藏之路線。

(一六) 由西甯西南出河源，通往黑河之察拉（巴顏喀喇山）隘路。——此即金城公主入藏故道。

(一七) 由夏河西南出洮源，及黃河首曲，通往玉樹之瑪沁雪山隘路。——此為前世班禪佛西旋故道。

(一八) 由夏河東南出臨潭、卓尼，通往松潘之疊山石門隘路。——此即當年賀龍率部北上之路線。

(一九) 由漢源南出西昌、鹽源，通往麗江之清溪隘路。——此即著名之「清溪道」，為年前煙禁時著名之

(二〇) 由雅安西出蘆定，通往康定、甘孜之折冬山隘路。——此即川茶西運之幹道。

(二一) 由康定西出雅江、理化，通往巴安、昌都之喇嘛丫隘路。——此即趙爾豐戡定康藏之行軍幹道。

(二二) 由麗江西北出阿屯子，通往鹽井、昌都之白馬雪山隘路。——此即南詔吐蕃舊有之交通幹線，亦為

## 滇商入藏之大道。

(二三) 由昌都西出類伍齊、碩般多、拉里、江達、墨竹工卡，通往拉薩之魯貢拉隘路。——此即明代朵甘司烏

## 思藏之要道。

(二四) 由拉薩西北出陽壩井、藍錯（騰格里淖），通往于闐之克里雅大山隘路。——此即董福祥所封塞

## 之準噶爾入藏幹道。

其由西陲出口之國際要道另為概列如下：

(一) 由承化西出布爾淖，至宰桑之吉木乃隘路。——此即阿爾太及西外蒙西通蘇聯新西比斯克地區之

捷徑。

(二)由迪化西北出塔城，至斜米之老風口隘路，——此即新疆通西伯利亞幹道。

(三)由迪化西出伊犁霍城，至阿拉木圖之果子溝隘路，——此即天山北路通中亞幹道，(按霍城原稱霍爾果斯，地在霍爾果斯河東岸尼堪卡東南，當北緯四四度一四分東經八〇度二〇分之交，中央大學三十二年版五十萬分一河西新疆地圖集第四二頁綏定伊甯幅以霍爾果斯置於霍爾果斯河之西岸，誤。)

(四)由阿克蘇西出烏什，至浩罕之凌山隘路，——此即玄奘西行之著名隘路，亦為南疆與中亞吉爾吉斯間之主要通道。

(五)由疏勒西出烏魯克恰提(今烏恰)及伊爾克斯塘，至安集延之烏孜別里隘路，——此即著名之葱嶺隘路，亦為南疆通中亞捷徑。

(六)由蒲犁西南出不衣克卡，至哈布爾之呼嚨谷隘路，——此即南疆通阿富汗之捷徑。

(七)由蒲犁南經烏家壩，密士格，至吉爾吉特之明鐵蓋卡隘路，——此即南疆克什米間主要通道，亦即我抗戰階段中，海口封鎖期間，中印兩界僅有之陸地直達郵路。

(八)由葉城南出塞圖拉，至拉達克列城之喀喇崑崙隘路，——此即南疆克什米間著名之隊商馱道，(按

塞圖拉位於北緯三六度二六分東經七八度四分之交，原係塞圖拉設治局治所，中央大學三二年版五十萬分

一河西新疆地圖集第八頁喀喇崑崙山口幅作「希都拉」誤。又英印測量總局一九三六年版二百五十萬分

一西藏高原及其鄰境圖，以中印邊界自塔里木河印度河分水線即喀喇崑崙山口向北推進一〇〇公里，移置

於塞圖拉附近，囊括葉爾羌河及喀喇哈什河上游一帶，均劃為印度克什米爾領土，尤為大謬。

(九)由拉薩西北出噶大克，至拉達克列城之馬鞍山隘路——此即五世達賴佛西向發展其宗教勢力於阿里、拉達克之路線，亦為現下阿里及前後藏間之交通幹線。

(一〇)由扎什倫布西南經薩迦，出阿爾瑪拉之力扒拉隘路——此即後藏及阿里東南部，南通印度旁遮普之主要商道。

(一一)由江孜西南出濟隴，至卡德滿都之熱索橋隘路——此即西藏與尼泊爾間之主要貿易路線，亦即福康安進兵廓爾喀之故道。(按陸地測量局三一年版二百五十萬分一西藏圖，以熱索橋作「拉蘇阿噶爾希」，以濟隴作「吉薩」，復以濟隴東南之聶拉木作「尼薩爾」均誤。)

(一二)由江孜南出帕里，至大吉嶺之咱利坡隘路——此即藏印主要貿易路線，亦為當年黃慕松專使入藏故道。

(一三)由拉薩東南出孜塘，提郎宗，至不丹塔什康之塔灣隘路——此即西藏聖城與阿薩密北部間相距最近之捷徑。(按塔灣原隸西藏，雀拉宗，雀拉宗與提郎宗均為藏政府派官設治之所，陸地測量總局三一年版二百五十萬分一西藏圖，以塔灣、提郎宗均劃入西康省境內，誤。)

(一四)由巴安西南經鹽井、門工、雜峪（察隅）至塞地亞之色朗嶺隘路——此即現行西康與印度、阿薩密間之貿易幹線，（按色朗嶺西北洛峪地區，及其東雜峪地區，原均我西康境，英印測量總局一九三六年版二百五十萬分一西藏高原及其鄰境圖，將中印邊界，自色朗嶺向北向東推進五〇至一五〇公里不等，以洛峪、雜

略二地區，均劃入印度阿薩密領土，實大謬。）

(二五)由麗江西北經其宗、崖窪、葡萄，至雷多之野人山隘路——此即滇印貿易幹線，亦為曾擬築之中印公路計劃線之一。

(二六)由保山西經騰衝，至密芝那之高黎貢山隘路——此為著名之中印公路，亦即明代自滇西通孟養土司捷徑之一。

前列諸線之外，非謂西陸即無其他隘路。民國三十年夏，青海柴達木區受撫哈薩克復叛，自香得、塔濟納西南迂迴當拉嶺後藏，逕走阿里、諾和，以出拉達克，輕騎橫行三千公里，通過柴達木砂磧、張塘荒原、印度河上游峽谷地帶，其間如托古茲達坂及茫玉拉山道，均可謂崎嶇之隘路，特以人烟絕跡，地極窮僻，無由聞名於現世；三十四夏阿爾太烏思曼再變，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布爾根，可托汗、青格里河、奇台、承化等處，草原雪嶺間，車騎相逐，轍跡所經，西蒙阿爾太間博克托嶺隘路重開，究以遠處邊荒，而罕見知於中原，遂致傳爾丹與噶爾丹策零爭相馳驟之故，迄尙湮沒無聞於時下，以此二者為例，概可想見羣山糾紛之西陸，固尙多不知名之重要隘路，以待吾人之探討而闡揚之。以上所舉，要僅以對於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具有較顯著之地位，有須吾人續加研究利用者為限耳。

## 二 西陸重要隘路新評價

海上與空中交通事業之發展，固可補助陸地交通之不足，此於西陸，自亦不為例外，津滬商賈繞行海參崴、西伯利亞、斜米塔城，以進入準噶爾盆地；港漢行旅假道新嘉坡、加爾各答、噶倫堡，以跨越喜馬拉雅山口，殆均為毫無

足奇之舉。抗戰軍興，國都西遷，海口悉遭封鎖，空運於以繼起，初自重慶西北經蘭州、哈密、伊犁、阿拉木圖、德黑蘭以出，開羅，繼自重慶西南取道昆明，飛越野人山地帶，經丁江以出，加爾各答，其後緬甸一度自密芝那北進，孫布拉蚌，於是自昆明向西之空中路線，乃迂迴孫布拉蚌，轉而西北向繞行麗江、阿屯子、雜峪之上空，飛越喜馬拉雅東南向延伸之橫斷山系，再折趨丁江，成一弧形之高空航線，亦即所謂駝峯航空線是也。此類海空路線之有裨於西陲交通，無庸贅言，惟此類海空路線給予西陲交通之便利至為有限，亦可於下列數點見之：內地西陲間姑以北平與迪化間或以廣州與拉薩間為例，無論繞行任何海道，較之逕由陸道，其行程均逾二倍以上，此其一；往返國境而假道鄰邦，與其繞道海外，亦不若逕由內地之行動方便，此其二；鄰邦海港設備及其運輸系統，究不能由我作進出口上之任意利用，此其三；西陲崇山、雪嶺、沙漠、冰川間，氣候之變化極大，海拔六千乃至一萬公尺以上之高空飛行，障礙極多，此其四；西陲各地缺少優良之飛行場及其他便利航空之各種地面設備，以保證航空之安全，此其五；國內航空工業與西陲煉油工業之幼稚，不能迅速擴展西陲之航空事業，此其六；是可知現近海運空運對於西陲陸運之影響，固微不足道，換言之，西陲若干隘路，至少於最近期間，可能保持其重要地位，而不慮被淘汰於海運或空運。反之，惟逐一檢討現有西陲諸隘路，進圖充分利用，而期配合國內外海運與空運之發展，以交相織成完善之西陲交通網，方足以適應建立現代中國之迫切需要。吾人觀乎開關駝峯航空線之後，繼復趕築史迪威公路，即不難想見空運尚不能代替陸運，而陸地交通線之價值，猶勝於航空線也。

自新綏公路幹線及其自肅州至居延之支線開闢，馬鬃山及沙門子隘路益見衝要，人宗口及大狼頭隘路，亦成爲公路之主要補給線；自甘新公路開闢，古浪峽及星星峽隘路益見衝要，扁都口隘路亦成爲南接青海之主要

公路聯絡線；自北疆公路開闢，果子溝及老風口隘路益見衝要，吉木乃隘路亦為阿爾太方面之主要聯絡線；自南疆公路開闢，天山、鐵門關及陽關三隘路益見衝要，玉門關、金山、當金山口、冰達坂、凌山、烏孜別里、喀喇崑崙及克里雅大山諸隘路，亦成爲公路之主要補給線；自青藏公路開闢，察拉及當拉嶺隘路益見衝要，馬沁雪山、魯貢拉諸隘路，亦成爲公路之主要補給線；自甘川公路開闢，折多山隘路益見衝要，清溪及喇嘛丫隘路，亦成爲主要之公路聯絡線；自史迪威公路即中印公路開闢，高黎貢山隘路益見衝要，白馬雪山隘路，亦成爲公路之主要聯絡線；自咱利坡、塔灣、色朗嶺諸隘路交通設施之改善與運輸之暢通，馬鞍山、力扒拉諸隘路聯絡線之地位，亦益顯重要。上述諸西陲隘路，姑無論其往昔僅係駝隊、聲羣、馬馱、騾幫各種獸跡所踏成，或爲溜索、皮筏、冰橋、木棧、流沙、沮洳、懸崖、峭壁各種險道所合組之原始交通線，今則或爲西陲國際航空線之地面補給線，或爲西陲貴重物資輸向最近海港之公路幹線，或爲西陲若干重要公路之主要輔助線，其於交通運輸上之價值，固顯見普遍之提高。吾人苟一回憶果子溝隘路遭遇阻塞，明鐵蓋卡及喀喇崑崙隘路未及暢通，高黎貢山隘路受制於敵之際，而印度之五金器皿及棉毛織品仍能大量由咱利坡、白馬雪山、當拉嶺諸隘路分途流入於甘、青、藏、康、川、滇各地，以供應大後方之需要，則於評價此類古老交通線之際，當亦不難基於比較新穎之着眼點，而深長考慮之。

自松潘經柴達木、塔里木，以通阿富汗及克什米之路線；與自河源經黑河、江孜，以出喜馬拉雅、尼泊爾之路線；以及自松潘經西昌、大理，以通緬甸、伊洛瓦底江之路線，國父遺教建國方略實業計劃中，固已有其可貴之啓示，實業計劃中此三大交通動脈，原即前述吐谷渾通南朝、蜀、賓故道與唐蕃、尼波羅、天竺交通故道，以及忽必烈、平、滇、征、緬故道，吐谷渾、蜀、賓故道，以金山隘路及呼嚨谷隘路爲要衝，金山隘路大致與馬鬃山隘路及星星峽隘路平行，

而路線深藏，北屏祁連，最近外蒙地位之改變，與新疆情勢之發展，可能使河西走廊之處境，大受影響；金山隘路之負荷亦必爲之加重，甚至可能即取馬鬃山及星星峽隘路之地位而代之。呼犍谷隘路，以蒲犁之不衣克卡（北緯三七度一一分東經七五度一八分）爲內戶，西出和什別卡通阿富汗境之喀喇邦基，爲我自陸道逕通阿富汗及伊朗、土耳其等西南亞諸回教國之唯一交通線，不衣克卡西北出堆谷門堵達坂，通蘇聯邊境之阿孜熱哇孜卡，西南出明鐵蓋卡通英印克什米邊境之密斯格，又爲蘇聯中亞與英印克什米間之陸上唯一通道，今後局勢之發展，蘇聯中亞與英印克什米間之接觸，必將日趨頻繁，我與西南亞諸回教國之鄰誼，亦亟待增進，然則此溝通中亞、印度、西南亞、中國之十字走廊呼犍谷隘路所處地位之重要，自毋庸贅言。吐蕃尼波羅故道，以當拉嶺隘路及喜馬拉雅隘路爲要衝，西藏在經濟上原不能離中國而自給，在政治上亦不能離中國而獨立，尼泊爾在血緣上、宗教上，與西藏之關係，幾皆密不可分，印度爲擁有三萬萬五千萬人口而具備工業基礎之國家，其今後政治地位勢必改善，是則吾人利用當拉嶺及喜馬拉雅隘路之原有捷徑，以加強中印兩大鄰邦之聯系，其影響所及，必將使此兩大文明古國，於人類進化史上，可能有更見偉大之貢獻。元代平滇征緬故道，以疊山石門、清溪、野人山諸隘路爲要衝，甘川、滇間西陸縱貫交通幹線之亟須建立，其理由自無待闡述，於此須深加注意者，現下我西南與印度東北部乃至印度洋之交通，均必須假道緬境，吾人倘就野人山隘路，開闢自滇西北直出葡萄，逕趨雷多之線，並自葡萄另以支線南接孫布拉蚌附近伊洛瓦底江畔之朋拜蚌，則我西南與印東北間之交通，將無須取道緬北，而我西南乃至廣大之西陸，當均可藉陸路之聯系，以通伊洛瓦底江即自滇西國境之千噸左右船舶起航點朋弄蚌，利用此中緬保有共航權之國際河流，南下逕出孟加拉灣，自由航行於印度洋，如此措施，直無異爲西陸關一地域上最接近之

海港，此於西陸今後經濟上、文化上、勢將發生極大之影響，吾人倘再能次第改進白馬雪山及馬鞍山、克里雅大山諸隘路，以修築實業計劃中拉薩、門工、大理線，及拉薩、噶大克、于闐線，則益形完善之西陸交通環之建立，固亦不難見諸事實。

改善西陸重要隘路，使其現代化，而增進其交通運輸上之價值，必將遭遇有待預為妥善解決之下列各項實際問題：

- (一) 如何選線於雪線之上，定線於流沙之間，並預籌掃雪、防沙之道。
- (二) 如何於沮洳地帶進行洗鹼、排水工作，以防路基之塌陷，與路面之龜裂。
- (三) 如何以大量勞工自人口密集之內地輸送工作地帶，並預籌其食、宿、醫藥設備，及日後即以之留置墾殖之道。

(四) 如何以必需之器材及機件，分別自國內外輸送至工作地帶。

(五) 如何解決通過沙漠地帶各線沿途給水設備之困難。

(六) 如何就近利用莎車、疏勒、阿克蘇、玉門、江油各地之石油，及塔里木河、黃河源、白龍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雅魯藏布江、印度河諸流之水電，以為西陸交通網之動力資源。

(七) 如何克服技術上之困難，務使各交通線能以保持齊一之工程標準，與普遍提高之運輸效率。

(八) 如何於極惡劣之自然環境中，善求養路之道，並如何於人煙稀少之荒涼地帶中，善求護路之道。

(九) 如何組織運用甘、青、新、川、滇、康、藏各地區可能月達萬噸左右運輸量之獸力，配備於各幹線之補給線

或聯絡線。

(一〇)如何渠化雅魯藏布江之拉孜、孜塘間，金沙江之玉樹、麗江間，塔里木河之莎車、塔羌間，黃河之鄂靈、淖藏寺間，各線可能季節通航之水道，使爲各幹線之補給線或聯絡線。

(一一)如何利用交通，發展沿線各地之牧業、農業，及輕重工業，以改善邊民之經濟生活。

(一二)如何重行勘定邊界，並與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尼泊爾、印度、緬甸分別商訂通商互惠協定，以樹立安邊睦鄰之基礎。

以上諸端，爲研討西陲建設大計時所即須觸及之問題，惟不僅限於顯示西陲陸路之重要，且所涉極廣，茲不具論。

# 清代河湟諸役紀要

## 篇首附記

「河湟事變」本末，清史不詳，間或言之，卽所謂「隴右回亂」是也。米喇印初以擁立明裔，致清廷疑及西北伊斯蘭教徒皆黨於明室，而思所以排除之。繼而教爭起，馬明心受戮，株連過甚，遂有排教之謠。卒致形成新舊教教衆與漢戶間合縱連橫互相仇殺之局。隴右鼎沸，用兵連年，僅乃克之。餘波所及，影響至鉅。民十八河湟再變，晚近海固之亂，一係當時「國民軍」之行動容有未安，一係現行兵役制度暨編查保甲登記民鎗諸辦法不盡完善使然，自不能如時下論者，動輒仍以「回亂」目之。惟細故每足以導成巨變，是不能不深加警惕。茲鈎索經過，試爲紀要，或可稍供留心西北問題人士之參考。至民初以後河湟各次糾紛之演變暨西北當局措置之得失，其可議者亦多，第以所涉甚廣，容當另文論之。

### 一 東干回反清運動之開端

伊斯蘭教之流傳於中國西北部，由來甚久，其徒衆之繁衍，要當肇端於元至元二十八年以甘曠土賜昔寶赤哈散等耕種，迄明末清初，西起瓜沙，東至環慶，北抵銀夏，南及洮岷，所謂甘回，卽東干回之足跡，蓋已無地無之。

米喇印，甘回也。順治初，爲甘州副將。其時大局救平，李闖餘衆散處各地，頗不自安，而人心思漢，猶多欲恢復明室者，米喇印乘之，廣事結納，以圖推翻清廷統治。順治五年夏，值奉調出征，遂糾衆發難。

米喇印先誘巡撫張文衡等宴於甘州之北門樓，酒旣行，伏兵突起，執殺之。涼州參將蔣國泰等繼變，響應米喇

印，遂與丁國棟等奉明延長王朱識鏐，引兵東向渡河進蘭州，復南下鞏昌，盡陷洮岷狄河諸城。丁國棟分兵陷循化。總督孟喬芳自鞏昌遣兵夾擊，敗之於內管營，馬家坪等地，擒朱識鏐，復鞏昌、蘭州。米喇印遂率衆奔大通河，直趨湟中。兵備副使馮如京擊敗之，孟喬芳復引兵尾追，誅米喇印於水泉。

米喇印既死，丁國棟即與黑承印等率衆自甘州西退肅州，尋回師攻甘涼，終以被圍受擒遭殺，亂事始平。其後清廷對於甘回頗疑其均與明室有關，心存戒懼，益增歧視，遂多事矣。

## 二 新舊教之爭

乾隆初，河州東干有馬來遲者，自天方麥加朝聖歸，纂冥沙卯路經，傳所謂念禮齋課朝五功，號「捨勒格提」派，建清真寺於河州八方，仿漢廟繪丹青，故名「花寺」。馬來遲則被稱為花寺老太爺，蓋「花寺門宦」之始祖也。乾隆二十六年，又有安定（今定西）伊斯蘭教徒馬明心者，遊西域回疆歸，別纂摩達依哈經，傳所謂內功，號「脫勒格提」派，亦稱新教，蓋以別於「捨勒格提」派之「老教」。二派均大行其道於循化之撒拉。

撒拉系出於撒馬爾罕，散處循化之十二工。循化西十里為街子草灘壩，西南二十里為查佳，西三十里為蘇只別列，西四十里為查汗大寺，合稱上六工；循化東十里為清水，東南二十里為打速果，東南四十里為張丞、崖滿，東南五十里為夕廠，東七十里為孟打，合稱下六工。均於黃河以南，自成村落，其南與中庫果、什藏、瓜什濟諸藏人牧地相接，俗多藏化，惟篤信伊斯蘭教如故。

乾隆二十七年，撒拉老教總掌教韓哈濟斥新教為邪說，稟控逐馬明心。是年三月，清水、白莊、韓二箇、蘇四十三等新教徒衆復延之。二派遂起而仇殺，老教教徒韓哈拉、勿等赴省告變，總督勒爾謹遣兵往討，並由布政使王贊廷

檄安定縣，以馬明心及子塔送省城獄中。蘇四十三等亦糾衆數千，襲破河州，並自唐王川渡洮直趨蘭州，破西關，薄內城，鼓譟索明心。王贊廷使明心登城諭衆使退，並先釋其子塔出城。蘇四十三等見其教主出現城頭，皆跪拜誦經，明心以頭巾擲地下，示願爲教犧牲，於是攻遂轉急。王贊廷亦戮明心以示死守。連城土司魯璠以土兵三百來援，全軍覆歿，僅以身免。尙書和珅率健銳火器營來援，亦無效。海蘭察以老教回兵進擊，亦不果。遂成相持之局。乾隆四十六年夏，大學士阿桂調金川屯練土兵千名，阿拉善旂蒙兵七百來援，蘭州之圍始解。阿桂先築長圍，絕華林山汲道，乘間奇襲蘇四十三等之大本營，蘇四十三及其徒衆均被殲，亂事始告一段落。此次新教徒衆參與戰役者不過三千，而清兵之調集幾逾二萬，歷時近二十年，僅能克之，新教徒衆之戰鬥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 三 隴南之波及

蘭州解圍後，總督李侍堯大索新教餘衆，胥吏四出肆擾。伏羌（今甘谷）新教阿訇田五乃於是年冬修葺通渭之石峯堡，堡踞萬山中，四面陡峭。翌年，徙其家屬居之，並倡言爲馬明心復仇，聚其徒衆於清真寺，協議造兵械旂幟舉事，分其衆駐屯伏羌底盧山靜甯底店山，以爲犄角。李侍堯發兵討之，田五中彈死，教衆婦孺被戮者千餘。田五餘衆張文慶等乃揚言清兵欲根除伊斯蘭教徒衆，於是通渭秦安伏羌一線，亂氛益熾。

乾隆四十九年，清廷以亂勢將成燎原，乃調福康安阿桂海蘭察等，率阿拉善旂蒙兵四川土兵甯夏滿洲兵撤拉老教回兵，分路討之，先自隆德進克底店山，降其衆二千餘，遂進圍石峯堡。張文慶等乘夜突圍被俘，釋其婦孺三千餘口，亂事一時告平。惟餘波所及，鞏素平慶涇固靈各地之糾紛，固方興未艾。同治初，隴南張家川龍山鎮蓮花城鹽關各地先後發難，尤以鹽關之亂爲烈。

鹽關變亂主角爲張滿拉，其人初爲甯遠（今武山）新寺鎮伊斯蘭教徒，得蘇家城武舉蘇東來之助，潛結鹽關東西八堡教衆發難，號召成福二縣教衆附和之，不從者輒加殺害，遂攻據鹽關，分擾秦州、清水、秦安、西和、禮、徽、成各村，各地民團邀擊均無效，隴南大堡被破者三十餘處，復吸收蓮花城穆生輝一股，擁衆逾萬。迄同治三年，河州鎮總兵曹克忠以七營兵力討之，先克甘泉寺，進逼高樓莊鹽關，張滿拉被圍自縊，二子受戮，餘衆數千，道出永平峽，西遁岷州。

繼而鹽關餘衆轉踞新寺鎮，糾合張家川、蓮花城、河州各路教衆二萬餘，由甯遠進圍鞏昌府城，北至通渭、馬營，東至榜羅、洛門，西南至漳縣，均在其控制中。曹克忠又以馬步十六營之衆進援鞏昌，衆乃引還新寺鎮，分向隴縣、馬塢、漳縣三岔、通渭、馬營及狄河一帶散去，其進向通渭、馬營一股，又北出華家嶺，匯於隴東變亂之漩渦。

#### 四 隴東之變

隴東之變，發端於同治元年秋，預旺城把總馬兆元所領導之兵變。固原鹽茶（今海原）平涼三處教衆繼起響應，蓋其時隴南之亂未已，而陝西鳳翔鐵正國所率之教衆正復西入清水，張家川、秦安、隴山鎮、馬兆元等深覺有機可乘，故也。

馬兆元部既變，固原卽有石家溝口楊大娃子之亂，倡言屠固原。城廂回漢紳耆相率入城隍廟，抱經作誓，兩不相害，人心稍定。惟其時巡道萬金鏞昏庸貪污，諸事悉委諸知州馬維岳，維岳固陝變要角，馬百齡之族姪，既任事，城內東干漢戶猜忌又起。同治二年春，蓮花城教衆千餘突自隴南來襲，城陷，萬金鏞被俘，馬維岳及參將景文率衆降，千總朱殿勳巷戰死，城內遭劫殞命者二十萬人。

固原州鎮總兵萬年新軍次鹽茶，聞固原陷，引兵赴援，叛衆迎戰於李旺堡，殺萬年新，遂進撲鹽茶。鹽茶教首王大桂，初與馬兆元相結，既而悔之，殺兆元，集衆自固，至是復爲叛衆所脅，不屈死。鹽茶教衆相率，爲叛衆內應，廳城遂陷。其時平涼東關教衆亦起而圍城，白吉原、鋼城鎮二處教衆相率響應之，城圍歷七月，士民死者十數萬，涇、寧、環、慶間亦均在動亂中。

同治三年，陝稍靖，清廷詔固原提督雷正綰、甘肅提督陶茂林等率部援甘，復平涼。又以靖遠教首張保澗部衆之助，繼復鹽茶固原。惟其時道運不通，軍需不給，兵無鬥志，陶茂林、雷正綰二部相繼譁變，且以擾民。於是隴東之局，幾成拉鋸，人民見清兵不足恃，遂紛起練團自衛，尤以環、固間爲盛。蘇存宏、高二、沙三、董福祥、張俊、李雙梁、杜奶子、姚旺等，各以其衆出奇制勝，號稱勁旅。惟烏合之衆，易起猜疑，乃至各不相謀，時圖兼併。高二初隸蘇存宏，嗣殺宏而統其衆，尋又爲其部屬沙三所殺，張俊惡之，乃復手刃沙三，而進行統一民團運動，推董福祥爲團總，自與李雙梁、杜奶子等副之。陝甘難民歸之者近三十萬，「董團」之名，一時亦卽所謂「董字三營」之前身也。

### 五 動亂中心之金積堡

「髮捻」於同治元年春西入潼關，陝變因以擴大。隴東所受波動益劇。孫義寶於同治三年秋，率衆四五千，因教衆赫明堂內應，進佔固原州城。是年冬，楊文治、馬士彥等率衆自隴東趨紅水堡（今景秦），翌年秋陷之，冬進踞秦王川，斷蘭州省城糧道。五年春，崔偉等進陷隆德。是年冬，崔偉、白彥虎、馬正和、禹得彥、余彥祿、陳林等擁精銳五六萬人，號稱十八營之衆，散據隴東。董志原，東至西華池，西至蕭金鎮，南至甯州邱家寨，北至驛馬關，縱橫三四百里，囊括隴東產糧名區，要皆以金積堡爲其聲援。

同治五年冬，馬正和等以步騎五六萬進圍慶陽府城，雷正綰退保甯州。七年春，慶陽甯州相繼陷落。是年秋，涇州、靈台、秦安、清水、秦州均被擾。八年春，會甯陷，衆復東向，分屯於正甯、南北，雷正綰、劉倬雲等擊收之，衆遂併十八營爲四大營，護其輜重老弱北退，清兵又追擊之於黨家腰，衆散走硝河城、預旺城等地，大股仍北山環縣直奔金積堡，並分衆擾鄂爾多斯、蒙古七旂、烏拉特、蒙古三旂及阿拉善、蒙古之磴口、定遠營、沙金托海等地，阿拉善親王、貢桑珠爾穆特派佐領多爾等引兵禦退之，其時金積堡已成爲陝甘、綏甯各地策動亂事之大本營。

金積堡卽今之金積縣城，位於靈州西南四十五里，地居黃河南岸、秦漢二渠間，極目平川，夙稱沃壤，伊斯蘭教徒之孳殖於斯土者，實至繁盛。自馬明心被殺後，此區教徒首領馬化澂卽自擬爲新教領袖之繼承人，以金積堡附近河渠縱橫，地形奇險，足資攻守，遂踞之以控制甯夏、靈州等地，而時掠其財富。金積堡東北十五里爲吳忠堡，其地東走三邊，延綏以至太原，北出鄂爾多斯草地以至歸化城，殺虎口轉赴平津，又東北數十里爲橫城鎮，則爲甯、綏間黃河水運要港，二者實爲朔方水陸商業中心。馬化澂卽以吳忠堡爲據點，展佈其商業網，遠至平津、滬、漢等地，軍火之購置，情報之傳遞，均利賴之。馬化澂之經營斯土，使成爲東干回反清運動之重要基地之一，蓋亦由來久矣。惟自同治二年，甯夏被攻陷落後，金積堡與馬化澂之名乃大著於西北。

## 六 馬化澂之失敗

同治八年夏，陝甘總督左宗棠移師入甘，定三路進剿之策，提督劉松山由綏德取道安邊、花馬池（今鹽池）直搗金積堡，是爲北路；道員周開錫由秦州趨鞏昌進取狄道、河州，是爲南路；左宗棠自率大軍盡驅陝省叛衆入甘，西指蘭州，是爲中路。是年秋，劉松山進抵花馬池，左宗棠遂令黃鼎、簡敬臨兩部由固原北進，先圖合攻金積堡，另以

涼州總兵傅先宗率敖天印等二十四營分駐徽縣、榆樹壩、李子園一帶，守護南路運道。

劉松山先於是年七月間擊敗西甯馬及三來援之衆。八月，又大破崔偉、白彥虎、李經舉等陝股叛衆於靈州、郭家橋，平二十餘寨，斬二千餘級，餘衆經吳忠堡退入金積堡。九月，黃鼎、簡敬臨等克黑城子、鹽茶、打拉池、同心城、預旺城、韋州等地，並俘元帥楊文治、副元帥楊輝雲等。其時甯夏將軍金順亦南下肅清黃河北岸一綫。遂各向金積堡推進，以圖合圍。馬化澂乃諭陝股餘衆就撫，白彥虎、禹得彥、李經舉等不自安，遂約據守甯安四百戶之馬正和、馬生彥等部由打拉池出會甯、安定（今定西）南趨河州，以圖苟安。

馬化澂邀總兵胡昌會，保其無反復，然劉松山主先繳馬械，馬化澂主先退清兵，撫局無成。劉松山遂令劉錦棠、蕭開章、董福祥等率部由板橋、蔡家橋、何察莊等處進距金積堡七八里，逼築築壘環攻。是年冬，雷正綰率部來援劉松山，同時崔偉、白彥虎亦引河州馬占熬之衆由嶠口來援金積堡，因楊世俊、徐占彪等之阻擊於郭城驛，馬占熬遂迎教衆眷屬山車道嶺奔返河州。

九年春，狄道謝四、靖遠馬驛子等率其徒衆來援金積堡，劉松山率衆攻各寨陣亡，左宗棠遂以劉錦棠接統其衆，錦棠固松山姪，至是圍攻益急。是年冬，陝股陳林率衆出走，掠食於花馬池、甯州等地，馬化澂詣劉錦棠營請撫亦未果，環攻如故，河州教衆馬步四千東援，又被阻於赤沙峴。時金積堡糧盡援絕，陳林、馬化鳳、黑清全等先後就清營繳馬械乞撫，馬化澂亦於十一月十六日親至劉錦棠營乞撫，並願繳馬械許之，金積堡遂平。

## 七 化平川設治

同治十年春，馬化澂父子兄弟暨其幹部統雜參領佐領等官八十餘人被殺，其眷屬配發雲南，清水張家川、沙

溝馬元章以教衆送行，遂承其教而爲馬明心。馬化澹以後之新教領袖，其後雖於河州方面遭遇馬安良之排斥，然教仍大行於隴南、隴東、甯夏間，迄今勿替。

馬化澹既敗，金積堡教衆老弱婦女萬二千餘人徙於固源近郊，安插悉荒，徙馬家灘教衆安插於張家川，徙王洪堡教衆安插於靈州附近，徙甘籍其他脅從教衆三千餘人赴平涼安插，至甯靈一帶，則留蕭開章率湘軍十二營守之。

時陳林、安傑、馬化鳳、馬振江、赫選青、余兆麟等就撫，陝籍教衆男女一萬一千有奇，老弱婦女近九千口，除挑選壯丁四百名交安傑、藍明泰管帶隨征外，餘分三批解赴平涼，撥歸化平川，聽候安插，並奏請設置化平川通判化平營都司，又以總兵喻勝榮率所部平江營鎮懾之。

關於化平川設治之經過，左宗棠奏稿中有云：

「……勘得平涼、華亭交界之化平川，寬六七里，長三十餘里，窰洞三百餘，兼有破屋，土沃水甘，人跡斷絕，可安插萬餘丁口，近挑已撫回民稍壯百名，裹糧前往，稍加修葺，俟各回民解到，卽量地居之，給以賑糧種籽牛驟農器，督其耕墾，所有建置經界規制禁令，容臣就近察辦，隨時陳奏……」

其後化平川直隸廳轄區擴大，割平涼、固原、隆德、華亭四州縣地屬之，面積共七二九、九一平方公里，始具今日化平縣之規模。

## 八 穆扶諦

穆扶諦又名馬榮，陝籍伊斯蘭教徒，以「臨洮門宦」教派行道於狄道及河州者也。卜居於狄道州城東南三

里之北莊，爲堡，樓堞高聳，崇墉屹立，狄道居民稱其堡爲穆扶諦堅堡，其徒衆則稱穆扶諦爲北莊教主。

同治元年，隴南亂事擴大，河州東鄉教衆有爲盜者，相率渡洮，攻掠趙家堡、平寨等地，殺傷甚衆，穆扶諦之弟馬六首應之，掠狄道四鄉。二年秋，知州房廷華赴省請援，歸阻於金縣（今榆中）城，被圍三月，糧盡援絕，臨洮營都司陸陞、團紳張葆齡均戰死，城陷，死居民十餘萬。護督恩齡派兵赴援，軍次新營，聞城陷折返。三年秋，叛衆數千北上，夜襲金縣，陷之。四年，叛衆分擾鞏昌甯遠、蘭州。五年冬，洮州都司丁永安結納狄道叛衆，陷據洮州新舊城，清吏及居民相率徙避卓尼、楊土司轄境。七年春，護督穆圖善督兵討狄道叛衆，檄傅先宗、范銘、梅開泰等部由東峪溝、官堡各路分進合擊，復州城，並攻下北莊，穆扶諦乃以其弟馬六、馬八、馬九等爲質請降，時河州來援之教衆萬餘，亦退洮西。

八年春，狄道軍糧匱乏，兵將變，穆扶諦遂乘間復叛，引河州教衆東向，與陝藉教衆合援秦安，提督黃金山率部向康家崖推進，敗潰而還。九年夏，狄道教衆復東出渭源而南，欲牽制清兵，以援金積堡之圍，傅先宗部迎擊，敗之，遂進規渭源、狄道，並破北莊，穆扶諦二次乞撫，衆分退喇嘛川、秀石關、高廟山及衆麻各地，爲土司楊元等所創。

穆扶諦終於光緒二十一年冬最後失敗於董福祥之手，其教衆仍多散居於狄河間，「以臨洮門宦」而自成派系。

## 九 河州禍亂之擴大

河州亂事始於咸豐九年東鄉阿布都之叛，知州趙桂芳平之。同治元年，其衆復叛，東鄉住民，東干最多，次爲漢戶，復次爲蒙人，蒙人蓋土司何質南之後裔，其先世乃蒙古部落，駐屯於東鄉者，以雜居久，其語言宗教均已習於東干化，漢人亦多習於「隨教」，故三者原已合流而成爲一體。東鄉山嶺重疊，民性剛強，其時陝甘變亂迭起，滿清統

治力至弱，大灣頭之「張門門宦」東鄉之「白莊門宦」及其支派「巴素池門宦」多以衆嘯起，橫行蘭州狄道河州間，沿洮兩岸，焚殺無虛日。

二年春，東鄉亂事蔓延及西南北各鄉及附郭八方之「花寺門宦」太子寺（今甯定）之「紅門門宦」西鄉之「畢伽場門宦」及「臨洮門宦」均捲入漩渦，惟西鄉「大拱拜門宦」素主清修，鮮被波及。花寺始祖馬來遲之後裔馬永瑞、馬永琳兄弟，率衆直撲河州南關，游擊馬世勛與之講和罷兵，尋復叛，掠河州北原。是年秋，老教支派白莊首領馬悟真結引教衆，閔殿臣等圍河州。冬，嘛呢溝老教教衆馬占鰲叛，夜襲西城，道司馮永昌、僧光瑞等率衆巷戰却之，守城待援。迄三年冬，以趙必達部進援既失利，而城內亦糧絕，人相食，河州遂陷，巷戰死者逾萬。

馬占鰲等尋分衆渡洮而東，掠通渭榜羅。四年夏，復南下破洮州卓遜堡，殺土司楊繡春及藏人四百餘，復陷水磨溝。崔永祿何建威率黑頭勇來援，衆始引退。時洮州缺糧，崔永祿搜羅軍食，人民受毒尤甚，乃有「招回逐勇」之舉。於是河州教衆仍得乘機進出於洮岷狄河間。六年秋，遂以二千餘衆進襲蘭州，焚阿干鎮五泉山圍城，護督穆同善檄連城河口駐軍赴援，援至衆退，而安肅道蔣凝學所部安字營遂乘間大掠東南圍。

七年秋，穆圍善引兵山狄道進規河州，教衆於太子寺截其糧運，清兵戰不利，八年春引還。河州教衆除一部與狄道教衆合援泰安外，並分趨通渭，以爲金積堡聲援，乃有曉口之役。迄九年夏，穆扶諦敗，河州教衆遂鮮東渡者。

## 十 左宗棠進規河州之戰略

狄道穆扶諦既敗，河州與金積堡間之聯絡中斷，金積堡繼克，河州之勢益孤，左宗棠遂以全力圖復河州，其進兵方略，可於其奏稿中見之：

「……據各路稟報，浮橋渡船已辦，各營芻糧軍用粗備，道路修治已平，乃檄各將領尅期會師而前，進規河州。記名提督涼州鎮總兵傅先宗率所部馬步隊由狄道進，以其半渡洮而西，修立堅壘，以其半駐洮東岸，爲中路；記名提督楊世俊率所部馬步隊及提督張仲春宗岳馬步隊取道南關坪進破城爲左路；記名提督劉明燈由馬營監進江土窰，進安定縣，掃除零匪以扼康家崖之要，記名提督徐文秀由靜寧州進會寧繼之，爲右路；俟中路渡洮之師修壘畢，左右兩路乃渡洮繼進。其岷州及洮州廳地居河州西南，山徑叢雜，以五營分駐兩城，調土司楊元帶番勇守隘口相機防剿，統歸楊世俊調遣。會寧西北安定東北均接靖遠縣地境，當北竄之衝，檄黃鼎分所部步隊八營，益以副將桂錫楨馬隊三營，歸記名提督徐占彪統領，由中衛靖遠南搜會寧安定遊匪，西顧蘭州。臣俟諸路布置略定，卽率親兵由隆德赴靜甯，安定督剿，俟河州大定，乃圍西甯也。……」

按土司楊元卽卓尼楊土司，此路蓋所以防叛衆之取道洮岷出援隴南，其會靖安三縣邊區之據守，蓋所以備叛衆取道河州北原或東鄉渡河而轉赴隴東或甯夏等地，而其主力則由狄道渡河趨太子寺直撲河州，蓋在有清末葉楊增新知河州時於北原建置蓮花堡（今永靖）之前，北路交通艱阻不減於東鄉唐王川一路，固不若取道三甲集太子寺之爲愈也。

### 十一 馬占鰲之轉變

同治十年秋，清兵自康家崖渡河，傅先宗楊世俊等於西坪三淺河陳家山一線搶築營壘，河州叛衆亦於黑山頭大坪山紅莊一線築壘相抗，傅先宗部先突破紅莊，楊世俊部繼之攻取馬家集，冬十月，王德榜等部與叛衆萬餘爭奪鄧家灣，傅先宗部亦由石鼓屯仰攻黑山頭，均克之，遂進圍三甲集，馬占鰲率衆奔八甲口，退嘛呢溝故里。

繼而馬占鰲聞清兵着着向太子寺進逼，復糾八方之衆集太子寺，掘長壕築壘再圖久抗。楊世俊奪據其壕，馬占鰲即另掘二道以守之，並引循化撒拉教衆來援，於瓦房山至黑山尾一線築七十餘壘以斷狄道方面糧運。傅先宗率部搶護，於十一年春陣亡於新路坡之役。提督徐文秀繼亦陣亡於黨川堡一役。清兵氣大沮，遂相率引退。左宗棠聞報，檄催譚拔萃等營兼程赴安定待命。馬占鰲探知清軍將大舉復進，乃遣馬俊等詣三甲集行營，陳湜並遣馬永瑞等赴安定，左宗棠大營乞撫，許之。馬占鰲乃繳馬四千匹，槍矛一萬四千桿，並遣散各路教衆以降。

左宗棠分遷陝籍教衆於安定、會甯、靜甯、隆德、平涼等州縣絕主荒地，分遷甘籍教衆及從亂漢戶於安定之劉家溝、青嵐山、新套河、夏家營等地，給以口糧種植，令其盡力耕墾，並於河州太子寺、甯河（今和政）三甲集、康家崖、沙楞等地分別駐兵，進而辦理清厘地畝，編查保甲，安設驛站，修葺城垣，於是人心漸定。

馬占鰲轉變後，初即掩捕馬彥濛、閔殿臣等以自效，繼則助平湟中亂事。十二年冬，閔殿臣復叛，聚衆三數千，焚嘛呢溝，攻甯河堡，馬占鰲、崔偉等部邀擊敗之於河州城南二十里堡，殺閔殿臣之子閔福，復敗之於羅家集，繼追至焦家坪，擒閔殿臣磔之。

馬占鰲乘一舉大敗清軍之際，而決然議和，就當時情勢言之，實可謂適當之至。馬占鰲在宗教上初無甚地位，及花寺領袖馬永瑞、白莊領袖馬悟真就撫後，率衆歸其節制，遂創教權，爲軍權奪取之先例，以至於今，是爲一大關鍵。而嘛呢溝方面在老教中佔有優越地位，直至馬占鰲之子馬安良而益形顯著，固非無由也。

## 十二 湟中之亂

乾隆四十二年春，循化撒拉發生新舊教之爭後，湟中鼎沸，首其事者爲馬尅三，一名馬文義，擁衆三五千，咸豐

十年，且一度進出積石關，大掠河州。

同治初，湟中花寺一派以爭教肆擾，西甯辦事大臣玉通責馬尕三調處無效，魯沙爾塔爾寺、阿嘉呼圖克圖所屬藏人部落被害尤甚。玉通無已，乃以教衆馬桂元、權知西甯府事，亂益甚。其時丹噶爾廳（今湟源）花寺一派亦與當地大會一派啓釁，花寺引馬尕三徒衆來丹噶爾，欲以挾制大會，大會賄馬尕三退兵，並結城中漢戶戕花寺首領，逐其衆出境。馬尕三因以仇視大會，屢糾衆攻城，大會與漢戶合力堅守經年，尋以西北亂氛日熾，大會漸漸動搖，擬與花寺妥協，而漢戶亦疑之日深，終乃突自北城縱火焚清真寺，盡逐教衆，並邀合鄉團，敗馬尕三部於魯沙爾。四年春，花寺大會合攻丹噶爾，並分擾四鄉，攻碾伯（今樂都）東之老鴉峽。五年春，甘肅布政使林之望以馬尕三、馬桂元已合流，公然與清廷抗，乃遣遊擊馬永泰之妾馬七氏赴湟中招諭，蓋以馬尕三、馬桂元輩多係馬永泰子姪也。馬七氏於途次即被刺。是年冬，叛衆出扁都口擾高台等地。六年春，馬尕三復引陝籍教衆七八千陷貴德廳。

七年春，馬尕三率衆三萬攻丹噶爾，分兵據中灘、羣科灘一帶，掠札藏寺等地，中灘團勇擊敗之，擒頭目哈五爾。八年春，叛衆復陷哈拉庫圖城。九年夏，攻擾白水莊。時以清兵趨重金積河州二處，馬尕三、馬桂元得以割據湟中，而隱爲河州、肅州間之中心，以支持其亂事。及馬尕三死，亂事始稍稍戢。迨十一年，左宗棠既復河州，乃圖山康家崖、碾伯一線進規西甯，時崔偉、白彥虎、畢大才等縱橫河西、肅甘間，與徐占彪部相周旋，惟眷屬均尙在湟中，大小南川，宗棠之意，蓋欲攻其所必救，俟其回師而痛擊之。

十一年秋，劉錦棠部各軍抵碾伯，進小峽，馬桂元、陽爲求撫，陰集陝甘、撒拉教衆馬步數千，分二路突撲清兵，失利，董福祥、鄧增等連破彥才、溝平、戎驛等處百餘寨，進攻西甯城、東關，陝籍教衆崔偉、畢大才等部遂乞降，馬桂元之

弟馬本元率衆走巴燕戎格（今化隆）。十二年春，崔偉部衆俘馬桂元屬下馬壽、馬文祿、韓起壽等，克大通。白彥虎率其衆出永安、扁都口，再走肅州。其時馬桂元、馬本元兄弟擬自巴燕戎格襲劉錦棠後路，敖天印等部據險扼守，值沈玉遂等自河州率援，搗巴燕戎格城，擊走馬本元部。馬桂元知大勢已去，乃與馬本元等盡繳馬械降。

### 十三 肅州解圍

隴右之變初起，河西教衆與漢戶即互相猜疑，久而益甚。同治二年春，古浪、大靖堡民團夜屠教衆且盡。古浪、永昌、山丹、甘州相繼波及，教衆東走金積堡，南走西甯大道。四年春，涼州東關及城內教衆馬忠等叛，肅州教衆安得璘亦率衆發難，據州城。時西甯獵戶馬文祿率教衆已據嘉峪關，乃受安得璘封爲元帥，糾聚本境教衆暨撒拉、西甯、河州各地教衆共萬餘，四出焚掠，遙與西甯、河州、金積等地相呼應。馬化澂、馬桂元等初亦恃安得璘爲後援而無恐。

五年春，肅州叛衆陷毛目（今鼎新），並分衆擾河西各路。七年夏，署甘州提督楊占鰲率兵進援肅州，時軍糧匱乏，全恃各堡住民攤捐，每日給麵六兩，雜以蕎麥青稞，飢民投募，祇圖一飽，毫無鬥志，故清兵環城百餘營，反爲所敗。繼而成祿所部亦糧絕，擾民不穩。楊占鰲遂轉圖招撫馬文祿，使還，要楊占鰲城下議事，挾之去，遂以肅州教衆就撫。上聞，清兵退高台。迄十年冬，白彥虎率部出關，馬文祿如虎添翼，勢益張。

十一年春，金積救平，河湟大定，左宗棠乃以曹克忠統淮軍往辦甘涼軍務，徐占彪進規肅州。馬文祿分邀關外，繼回三千餘及畢大才等股來援，徐占彪沿黃草壩、塔兒灣、文殊山一綫擊敗之。肅州城外百餘堡次第削平。十二年春，白彥虎衆四千復自扁都口攻毛目，擾肅州，進據塔兒灣。徐占彪擊敗之，白彥虎乃間道出嘉峪關，以擾玉門、安西、敦煌間。是年秋，左宗棠赴肅督勦，時崔偉、畢大才均參與戰役，馳馬城下，諭馬文祿降，馬文祿等遂投大營繳馬械。白

彥虎繼而遠走哈密，肅州亂事雖平，而全城已塗炭不堪矣。

#### 十四 河湟餘波

光緒二十一年春，循化撒拉街子工老教領袖韓努力與新教領袖韓四復以教爭滋亂。時倭氛方熾，甘軍東調，而防營空虛，衆遂撲積石關，圍循化廳，西甯鎮總兵鄧增進戈什灘，固原提督雷正綰亦奉檄赴河州鎮懾。

雷正綰抵河州，令馬永琳往諭撒拉釋兵，馬永琳原係老教花寺領袖馬永瑞族弟，新教領袖馬老九族叔，既奉命，遂乘間操縱新舊教，進而煽動閔殿臣之孫閔伏英糾衆爲亂，以數萬之衆，圍雷正綰部於河州，繼而南擾甯河堡，並東連狄道教衆，出沒金縣、渭源，揚言進取蘭州。時湟中教首韓文秀、馬成林等亦糾衆數萬圍鄧增營，西甯四郊大通、碾伯、丹噶爾等地相繼告變，鄧增死守待援。

是年秋，馬永琳分衆自蓮花堡犯白塔寺川，與自北路進援河州之清兵爭奪哈腦渡，游擊王正坤敗之，喀什噶爾提督董福祥尋由狄道趨三甲集太子寺，直攻八方，撒拉退走，餘衆倉皇乞撫，肇事首領馬永琳、馬悟真、馬如彪等均斬以徇。董福祥乃由河州進兵，西甯解圍。翌年春，復進撫其餘衆於赤金峽、昌馬爾一帶，關內救平。

自馬永琳死，隴右非無若干亂事餘波，惟隴南、隴東、甯靈、河西率以河湟爲核心，河湟無事，大局自可晏然。而有清末葉，河湟之能相安，要不能不歸功於馬安良等之處理有方也。

#### 十五 史之殷鑑

檢討河湟諸役之經過，容可獲得如下數項重要認識：

散處河湟之東干回，其中含有內地化之蒙人後裔，隨教之漢戶，以及藏化之撒拉，故爲回教而非「回族」，二

者不能混爲一談。河湟事變既起，清軍蔣國泰景文陶茂林雷正綰蔣凝學等所部先後不乏稱叛響應者，洮州居民且有招回逐勇之舉，是變者非盡係教衆；反之，隴東鹽茶回教首領王大桂脅於教衆，至死不屈，海蘭察且率老教回兵參與戰役，是教衆亦未盡稱叛。益可知河湟之變爲「民」變，爲「兵」變，而決不能謂之爲「回」變。

河湟事變，實肇端於清政失修，疆吏昏庸，胥役肆擾，清廷不知着重於吏治之整飭，民生之安定，乃斤斤於老教新教之分析，回衆漢戶之區別，自以「分而治之」「相互牽制」爲得計，英明如左文襄亦不能例外，卒致兵連禍結，幾與清室相終始，徒見其失策之所在，而貽西北以循環浩劫。

悟往追來，今後而論西北問題，必先謀交通產業之開發，以求住民共同經濟利益之發展；次圖文化水準之普遍提高，與文化之溝通，以減除生活習慣上之隔閡，惟國族之愈益融洽團結，乃能奠定並鞏固國防建設之基礎。至於處理宗教問題應有之政策，無他，蓋即「信教自由」是也。

## 川青邊境果洛諸部之探討

三十一年春，著者有康青兩省之行，既竟，返經蘭州，復有過程考察果洛之命；其境至僻，其地至險，其民至苦，其俗亦有異於內地。男初生，即蓄錢購腰刀，長備槍馬，出常劫掠，居常拜佛，焚乾牛糞祭天，殺人以畜償命，食以連血生脯爲甘美，衣無裳，人病無救，積薪焚之；或肢解，任飛鳥啄食。牛一頭，即可聘婦，夫死從翁，從伯叔，或從子爲偶，或昆仲合妻，均無不可；固不知民國何年也。參謀本部專門委員顧謙吉先生，曩作探險，幾遭不測。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技正曾世英先生，深入勘查，受阻而返。此行三月，能以觀其大概，浮馬渡河歸來，誠屬幸事！爰稽積稿，略爲介紹。

## 一 部落源流

四川西北，青海東南邊境走廊地帶，有以獷悍著稱於西甯、康定、拉薩間之大部落居之，川省稱之爲「郭羅克」，康省轉稱爲「俄落」，甘青兩省又簡稱爲「果洛」，就安母多語考之，果洛之義不甚明顯，但似不妨解之爲「十萬硬漢」。果洛諸部，盛傳距今約六百年，西藏 阿里地方有地位甚高之薩迦教活佛，取道河源積石間入覲，途中遺下從者四人，其一有妻，產二子，卽爲上果洛「汪青」，下果洛「白馬」二部之祖先；此從者後又與額海女子結婚，誕一子，是爲中果洛「阿羌」部之祖先。阿羌部首長澤仁彭楚當權時，其「上房」分立，號稱「貢馬倉」，繼之「新房」又分立，號稱「康撒」。彭楚子額汪死，彭楚姪安灼教襲爲首長，並改稱其所部阿羌「老房」爲「康干」。康撒、貢馬倉，遂鼎立而稱爲中果洛阿羌三部。松潘志載：果洛諸部於康熙六十年內向，初以中果洛押落首長爲土千戶（實轄四八〇戶），上下果洛車水塘、納卡兩首長各爲土百戶（上果洛轄三三三戶，下果洛轄二一五戶）。

另據康撒檔存兵部號紙四川委牌及漳臘營諭帖原卷，嘉慶二十三年七月，禮部製發嘉字一四一〇號中果洛克土千戶印信於索朗丹巴。道光四年六月，丹巴子年扎俄蚌襲職。光緒二年六月，俄蚌子索浪獨借若頓襲職。光緒十三年八月，若頓子噶讓占得襲職。光緒二十年九月，占得第六增宜馬端珠襲職。端珠長子康撒土官康萬慶襲為中果洛克土千戶，迄今亦已逾二十二年，上中下三果洛原共三十三寨，其後時勢轉移，各有消長，最近諸部帳落概可列表如下：

- 一、上果洛汪青部（共凡一六六〇戶）（一）曲穹宮七〇〇戶（二）澤母宮四四〇〇戶（三）多旺倉一〇〇戶（四）却龍五〇戶（五）宮高五〇戶（六）波高七〇戶（七）唐旺倉四〇戶（八）答旺倉五〇戶（九）柏華倉（木把桑）二〇〇戶
- 二、中果洛阿羌貢馬倉部（共凡三九八〇戶）（一）宗谷爾公一二〇戶（二）德囊倉三五〇戶（三）公華倉一〇〇戶（四）仁馬七帳七〇〇戶（五）安母曲十帳七〇〇戶（六）水邊六帳二〇〇戶（七）讓母曲菊一〇〇戶（八）仁俠母（包括拉羅）一〇〇〇戶（九）蛙色爾倉五一〇戶（一〇）果洛四地方二〇〇戶
- 三、中果洛阿羌康干部（共凡三八七〇戶）（一）宗谷爾玉三〇〇戶（二）克科河五〇戶（三）和爾拉四處五三〇戶（四）曲潘六帳五七〇戶（五）岡兒四處二五〇戶（六）容四處一〇〇〇戶（七）客哥兒四處一八〇戶（八）多綴二〇〇戶（九）豪兒谷二〇〇戶（一〇）米拉二〇戶（一一）木用倉七〇戶（一二）折格三五〇戶
- 四、中果洛阿羌康撒部（共凡一九六〇戶）（一）木用倉一〇〇戶（二）郎哥爾二〇戶（三）安羌五〇〇戶（四）瓦諾達武一〇〇〇戶（五）米拉四五戶（六）叔克向五〇戶（七）熱牙二〇戶（八）瓦許谷爾二五戶（九）折

格一〇〇戶(二〇)果洛四地方一〇〇戶

五、下果洛白馬部(共凡一六三〇戶)(一)達托五〇〇戶(二)斗核桃倉一〇〇戶(三)汪答倉二〇〇戶(四)可囊倉三〇〇戶(五)保羊倉二〇〇戶(六)吉隆倉一五〇戶(七)旺月倉八〇戶(八)德囊倉六〇戶(九)德貢倉四〇戶

總計果洛諸部凡五一單位共一三一〇〇戶。

## 二 經濟概况

果洛諸部散處星宿海東，黃河首曲與金川、鴉襲上游間，至爲錯雜。大體言之：上果洛汪青位於星宿海東；中果洛阿羌位於黃河曲與金川上游；下果洛白馬則偏處鴉襲上游一隅，其地東接三橋柯（阿文倉、齊客馬、麥馬）阿哇，南連色爾巴、甘孜、色達，西鄰雜曲卡、玉樹，北以瑪沁雪山界汪什代克、同德、俄拉（拉卜楞寺塔窪「一」地）境內面積較浙江全省爲大。全境位於北緯三二度至三五度間，高度均在海拔三〇〇〇公尺以上乃至四五〇〇公尺。金川鴉襲上游谷地，每年七月間氣溫有達攝氏五〇度者。惟雜曲卡及瑪沁雪山附近，黃河上游，高處每年一月氣溫亦有降至零度下二一度者。每年平均溫度則在攝氏七度以下，雨量四〇〇至六〇〇公厘。金川、鴉襲上游谷地每年日照有逾二〇〇日者，惟黃河首曲概無過一五〇日。境內多風，夏日午後，冰雹每隨雷電驟至，旁晚始止。境內羣山糾紛，北以瑪沁，南以果洛爲主幹，均由西北走向東南偏東，中夾黃河，略作弧形平行。瑪沁即積石，迤東與西傾山系相望，因黃河東阻於西傾，北偏西折，激流冲刷，遂於藏寺、同德間造成一大峽谷。果洛山系北麓諸水悉入黃河，南坡諸水悉入金川鴉襲，實爲境內黃河、長江兩流域之分水嶺。其東南向衍爲無數丘陵，東北與疊山、岷山，東南與

雪山、邛崃諸山系遙相呼應。果洛山分水嶺以南，金川、鴉龔上游丘陵谷地，多爲黑鈣土、栗鈣土、灰壤所掩覆。果洛山分水嶺以北，黃河首曲高原草地，則概爲鹽鹼土沮洳地。此區土壤中所含碳酸鈣及其他可溶性鹽類多未經淋洗作用，故土質呈鹼性，以是果洛山分水嶺又成爲全境產業經濟之分水嶺。農業僅於金川、鴉龔上游高度三八〇〇公尺以下之谷地平原間以廣耕制行之，年屆初夏，定居各村土房之藏民婦女，常結隊輪耕，村中各戶農田作物，以稞麥、小麥、蕎麥、燕麥、豌豆、馬鈴薯爲大宗。稞麥年產約二〇〇〇石量，不足以自給；黃河首曲沿岸沖積平原野生塊根植物角蕨，亦常爲居民挖食。牧業於境內四二〇〇公尺以下之丘陵草原間普遍盛行，尤以果洛山以北爲甚。羊之產額年約三、〇〇〇、〇〇〇隻，犏牛年產約七〇、〇〇〇頭，馬年產約三〇、〇〇〇匹，其品質不失爲「南番馬」中最優秀之一種。境內森林多於金川、鴉龔上游河谷陰坡中見之，其間以松柏原始林爲主，大都未經樵採。黃河首曲丘陵草原，亦間產大黃等藥材及灌木林。礦產以豪兒谷鹽池之鹽爲較著，此爲西康北部各縣所必需。砂金之採掘亦盛行於金川、鴉龔上游谷地，年產純金約可二〇、〇〇〇兩，蓋果洛山系南坡常露見豐富之石英脈故也。果洛諸部每年必以剩餘皮毛、酥油、羊腸、馬匹、牛隻、食鹽、砂金、藥材等項輸出，以換取茶、布、雜糧、菸類、銅器、火柴、針、線等日用品。其主要貿易市場，在甘肅爲臨潭舊城及夏河，在四川爲松潘及陌昌，在青海爲同德、玉樹。在西康爲甘孜、德格。各地商賈，每多組隊深入諸部以爭取利益，其中以臨潭舊城天盛隆、陌昌、辰豐、雲二號之勢力最爲雄厚。估計全境每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約值國幣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境內通貨，以袁頭硬幣爲主，生銀次之，法鈔則尙無使用之者。

### 三 政治關係

經濟關係外，政治、宗教、血緣諸關係，亦爲果洛諸部之重要對外關係。果洛諸部初隸四川，此可於康撤檔存道光四年六月十五日兵部所頒長五市尺寬三市尺木印花邊「號紙」〔二〕見之，原文節錄如下：

「兵部爲循例等事武選司案呈兵部抄出本部彙題前事，內開：「署理四川總督戴疏稱、成綿龍、茂道屬中果洛克土千戶索朗丹巴病故，遺缺查有伊嫡生長子年扎俄蚌，現年一十八歲承襲父職，土舍頭目，夷衆鄰封均皆悅服，取具宗圖冊結送部」等因具題（中略）奉旨：「依議」欽此，相應給與號紙，令其承領可也，須至號紙者實。右號紙給成綿龍、茂道中果洛克土千戶年扎俄蚌，准此。」

果洛諸部與青海方面初期發生之交涉，亦可於光緒五年十月十四日四川漳臘營參將諭帖詳之，原文另錄如下：

漳臘營命主子〔三〕鄧大人諭帖與你中果洛克土千戶棠浪獨借若頓跟前〔四〕賞來的文書，因爲我命主子奉成都三大憲發來大皇上諭旨說：「你們三果洛克長聚〔五〕衆多人，搶殺玉樹百姓，勒索兵費，強罰羊隻，百姓逃散，告狀，纔惹出天大事情，先打發該管地方上差官出來，（中略）一則追查這些黑人〔六〕所搶西甯地方幾處，離西甯城好遠，走你們果洛克多路，搶人黑人清清白白若干，查明稟個字樣出來，我該管命主子與你們作主，這個重大公伴要緊事情，你土官要緊出力，好好遵奉。」

宣統末，趙爾豐曾扎飭甘孜設治委員寇卓前往果洛諸部編查戶口，尋以光復軍興，未果；此或可視爲西康與果洛發生政治關係之淵源。康于白衣寺之寺主，爲西康紅教德格更慶大寺，其住持曲珠大活佛已傳三世，本寺喇嘛會達千人。白衣寺於果洛諸部，轄休貢，哲答，拉湊，甲貢四大寺，另轄次大寺院二五，中等寺院一二八，小寺一〇二。

二分布川康各地。西康紅教德格更慶大寺之於果洛諸部，初固具有絕大潛力，百五十年前，青海黃教拉加寺於白衣寺附近建立隆格爾寺，甘肅黃教拉卜楞寺亦繼之發展，其勢力於康撒等地，於是情況漸見轉移。

甘肅黃教拉卜楞寺勢力之伸入果洛諸部，另可參考下項光緒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四川漳臘營參將諭帖，原件摘要如下：

漳臘營命主子江大人諭帖，與你中果洛克寨土千戶噶讓占得，跟前賞來的文書，爲前命主子專差在你以外查探得，拉布浪寺（七）狠喇嘛香錯墨富折頓等帶上納耳得番五六千人馬。（中略）又將班佑十部落之轄慢各寨冷房、草場、籬柵概行燒燬，前後或霸佔去，或打散，逼投土千戶七名一百二十五寨，又把上下果洛克共三十三寨，也俱逼投拉布浪，這些大大難心，稟與鎮台命主子老大人，於今年正月間親自到成都，將他甘省拉布浪寺番僧迭次與兵越界焚掠逼佔川番口外部落戶口人丁這些事情一層一層，一把連稟跟「八」三大憲命主子照樣實實在在奏明大皇上請旨勅下陝甘總督，西甯大臣，將滋事拉布浪喇嘛交出，以命上到「九」王法治罪，叫他退還所佔番寨人丁戶口，賠還焚掠各物，並將棒團治死等因，今奉到這個奏明大皇上請諭旨勅辦大文字樣到營，我命主子轉行，你土官好好遵奉。（下略）

上項文件並未阻遏黃教拉卜楞寺勢力之發展。民初，該寺嘉木樣活佛派扎貢巴佈達立齊客馬寺後，即續建果洛格登曲珂林寺於黃河首曲之西南，俗稱之爲康撒寺。民十一間，果洛諸部曾於西甯玉樹大道中之綿草灣地方搶掠英商安利洋行貨物。甘督陸洪濤令西甯鎮守使馬騏出兵進剿，俘阿羌小部女酋魯德智瑪以還。此爲青海受命切實控制黃河上游果洛諸部之開端。民二十四，青海省政府於拉加寺設置同德縣，以果洛阿羌一部屬之。並

於翌年派海南警備旅長喇平福進兵白衣寺，實施築寨設治，由喇兼任縣長。二十七年秋，阿羌部衆抗繳草頭稅，縣治遭受康干、康撒二部圍攻，曲珠活佛調處無效，喇及官佐士兵多人被戮。二日後，拉加寺援軍趕至，乃殺叛衆，爲喇等復仇，是卽所謂白衣寺事件。白衣寺事變後，康干、康撒土官及部衆逃至四川馬塘，求助於駐軍旅長劉耀奎。是年冬，兩土官赴成都，晉見四川省政府主席，復於二十八年春轉渝入覲，繼以拉加寺駐軍已引還，兩土官重返果洛阿羌。惟阿羌、康撒土官之婦阿窘現仍遠住阿哇南之安羌，阿羌、康干土官之婦安布色（阿窘之妹）現仍寄居其兄甘肅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處。阿羌、貢馬倉土官之婦現仍寄居其叔德格土司頭人夏格道登家中，迄均未返土官原駐地。

#### 四 界務問題

近年以來，渝中及有關各省地方人士擬議重勘省界或劃區設治，藉以處理果洛問題者甚衆。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此事牽涉至廣，自有待於詳加研討。果洛諸部既奉行政院在省界未重經勘定前，對任何一省命令均應服從之指令，容當不至不奉行或故違。然如何澈底澄清省際關係以安定後方，實屬尙待努力之當前要務。關於勘界設治等處理果洛問題之具體方案之審定，權在政府，自無庸妄加置議；惟處理此問題，似尙有預爲顧及下列數原則必要。試爲分論之：

一、重爲勘定現行省界，誠爲使問題趨於簡單化之必要步驟；惟此步驟之最大作用，亦僅限於澄清省際關係，而於果洛內部之如何整理無關；故果洛諸部之治理與省界之重勘，似應分頭並舉，同予注意，以收內外兼顧之效。

二、省與省間同爲國家領土，故省界之重勘，自無須拘泥於清代遺規，亦不必遷就於現行實況；要在如何使其

有利於民生之活動，與政令之推行，本諸內政部勘界條例重勘之。

三、邊境施政之目的，要在消化特殊，共趨統一，而其重要手段則為執簡馭繁，因勢利導，初固宜重內容而不重形式。西南諸省改土已久，而土制隱然存在；西北旂縣並存，而行政徒形重疊；蒙古庫利爾台遺制，其精神實與現代化之會議制度無甚差異；西藏寺院考試制度，其辦法尤有勝於內地學校考試制度者；果洛兼具二制之長，是以創為設治之方式，應不限於一如內地之置縣或區而強求削足適履。

四、治理之意義，似不宜限於消極之統治與管制，而應解為積極之整理與經營。果洛諸部之農墾似少發展可能，然於軍馬之增殖，畜產之製造，其前途至有希望。現行烏拉制度，亦儘可改為現代化之驛運制度，並將地方部隊改為護運隊，分段配備，以陌昌為中心，建立玉樹、松潘、臨潭、舊城間之驛運線，俾以輔助戰時中樞與西北及康藏國際驛運，流通物資，並以減低當地進口價格，容亦為果洛諸部人力獸力最適當之運用。

五、人事之難，邊境尤甚，是以從政人員之選派，設治機構之健全，亦應預為密切注意及之，茲不具述。

註：(一)塔窪，義為寺屬住戶，蓋拉卜楞寺原為政教合一之機構。

(二)號紙之作用，與現行之委任

狀相同。

(三)命主子，義即「主官」。

(四)跟前，義即「面前」。

(五)長長，即常常。

(六)黑

人，義即「歹人」。

(七)拉布浪，即「拉卜楞」或譯「納浪」，義為活佛行宮。

(八)一把連稟跟，義

即「一件告知」。

(九)命上到，義即「致命的」。

## 讀校河西新疆地圖集

河西新疆地圖集，國立中央大學理科研究所地理學部編製，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出版，全集地圖共四十二幅，比例尺為五十萬分之一，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內政部發給地字第第三十九號地圖發行許可證。

### 一 區域與界線

「河西」之稱，起於「河西四郡」。今之所謂「河西走廊」地帶，係指甘肅西部敦煌、安西、玉門、肅北、酒泉、金塔、鼎新、高台、臨澤、張掖、民樂、山丹、永昌、武威、民勤、古浪、景泰、永登等十八縣局而言。河西新疆地圖集（自第二八至第三六各幅地圖）除包有河西走廊西部敦煌、安西、玉門、肅北、酒泉、金塔、鼎新、高台、臨澤、張掖、民樂、山丹等十二縣局外，自永昌（北緯 $38^{\circ}17'$ ，東經 $102^{\circ}07'$ ）至蘭州（北緯 $36^{\circ}03'$ ，東經 $103^{\circ}41'$ ）間，河西走廊東部永昌、武威、民勤、古浪、景泰、永登等六縣之地，概行漏列，此無異截去半條走廊；而在鼎新以北，反為增列西蒙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地圖一幅（第三五幅），額旗原不屬於河西走廊範圍之內，以是附麗於河西圖集，又似為走廊右前側添上廊簷。

新疆省境內，原圖集所漏列之地區，幾及全境五分之一，一為西南境中英阿蘇未定界帕米爾地區，一為東南境托古茲達坂東南青新藏邊區（包括阿雅格庫木湖區），一為東北境吉木乃（北緯 $47^{\circ}33'$ ，東經 $85^{\circ}43'$ ）承化（北緯 $47^{\circ}52'$ ，東經 $88^{\circ}07'$ ）布爾根（北緯 $46^{\circ}11'$ ，東經 $90^{\circ}39'$ ）間，承化、布爾津、哈巴河、吉木乃、福海（布倫托海）、青河（青格里河）、富蘊（庫庫托海）、布爾根、和豐（和什托羅蓋）等九縣局，即舊阿爾泰區之

地，一爲西境伊寧（北緯  $43^{\circ}55'$  東經  $81^{\circ}17'$ ）東北之溫泉、裕民，及其東南之鞏哈、鞏留、新源、昭蘇、寧西（河南）、特克斯等八縣局之地（包括伊塔邊境及崆吉斯、特克斯兩河流域），就原圖集第一至第二九及第三七至四二諸幅地圖言之，除伊寧、鎮西一綫，及烏蘇、塔城一綫，少數圖幅涉及天山北路外，其多數圖幅，固顯示趨重於天山南路塔里木地區。

崆吉斯、特克斯兩河流域，即伊犁河上游谷地，此谷地與準噶爾盆地東北邊緣，即舊阿爾泰區山地，均爲組成天山陰坡所謂北疆之重要部份。新疆地圖中之不能無伊犁河谷地及阿爾泰山地，猶似河西地圖之不能無武威（即涼州）地區；另就自然地理言之，河西走廊西部，酒泉以西，即敦煌、安西、玉門、肅北四縣局之地，實可視爲南疆塔里木盆地之東部邊緣，原圖集之資料，既以史坦因南疆實測圖爲主，吾人倘對圖集內容予以嚴格之檢討，於此全集四十二幅中，試去其第三三第三四第三六三幅河西地圖，及第三五幅額旗地圖，與第三七至第四二諸幅北疆地圖，而以餘存之三二幅改稱爲「塔里木盆地實測圖集」，以視東拼西湊，多開天窗，勉稱河西新疆地圖集，容或較爲名符其實。

原圖集所列載之區域，除霍城（霍爾果斯）、塔城及星星峽三處各註記一小段界綫外，餘概未註記任何界綫。霍城（北緯  $44^{\circ}12'$  東經  $80^{\circ}22'$  原圖集作北緯  $44^{\circ}14'$  東經  $80^{\circ}20'$  誤）西北爲尼堪卡，尼堪卡西濱霍爾果斯河，中蘇兩國即以此河流中心線爲國界，自尼堪卡過橋至霍爾果斯河西岸，即入蘇聯境，原圖集第四二幅綏定伊甯地圖，以霍爾果斯河移置於霍城之東，而復於霍城之西憑空另置一國界綫註記，此誠大謬。塔城巴克圖（北緯  $46^{\circ}39'$  東經  $82^{\circ}43'$ ）以北之國界，應自巴克圖山，沿山之分水綫東北再接塔爾巴

台山分水綫，原圖集第四一幅塔城地圖所載巴克圖以北之國界，東北走向木查爾特克，亦誤。新疆、甘肅兩省省界，應在星星峽東南之亂山子（北緯41°42'，東經95°16'），原圖集第二九幅星星峽地圖中原註之“Low rocky ledges”，應即為其對譯。（又原註“Boundary of Hsin Chiang Province”之“Province”亦應為“Province”之誤。）

新疆邊界問題，原甚複雜。和闐邊外拉達克地方，過去係西藏達賴喇嘛第五世之領土，蒲犁南部明鐵蓋山口以外，坎巨提地方，過去係南疆喀什噶爾回部及北印克什米回部之共管區，今均已轉入英方之手，而英印官版地圖且將北印國界北向移至喀喇崑崙以北深入塔里木盆地西南部邊緣之塞圖拉附近。蒲犁西南部呼犍谷東口以外西向直至喀喇邦基一帶之呼犍谷十字走廊，原為我瓦罕帕米爾部落故地，現已轉入阿富汗之手；蒲犁西部堆谷門堵達坂以外，原為我大帕米爾、小帕米爾諸部落故地，現已轉入蘇聯之手；承化以東，奇台以北，富蘊、布爾根與外蒙科布多間舊阿爾泰區之界務，因年來新疆現局之發展，紛更尤多，一九四〇年蘇版地圖，已以承化、東奇台、元、湖北毗鄰科布多地帶（包括布爾根在內，面積埒於浙江省）之新疆轄境，劃為外蒙領土，即為一例；河西邊界，亦不簡單，張掖地區人宗口一帶，邊牆以北六〇華里內之阿拉善、旂、轄境，例為張掖等縣沿邊農戶共有之一樵采之地，民樂邊境扁都口以南之青海、甘肅省界，近正在不斷北移之中。原圖集之內容，既以自然地理資料之譯載為主，對於此類甚見複雜之界綫，暫付闕如，自亦未可厚非，惟大部界綫既未予註記，乃於霍城、塔城、星星峽三處，特註記之，而所註記之界綫反又不甚明確，是不能謂非此項編譯工作中之一遺憾。

新疆晚近添設新治不少，且有一再更名者，原圖集內此類地點名稱之訂正，自屬切要。茲就其已註記於原圖集者檢討之。原圖集第一幅疏附地圖疏附西北「阿爾圖什」(北緯 39°37' 東經 75°49') 現為阿圖什縣縣治，應改作「阿圖什」。此其一；第三幅中哈拉地圖阿克蘇西「阿克恰」(北緯 40°51' 東經 77°53') 現為阿合奇設治局治，應改作「阿合奇」。此其二；第四幅葉爾羌疏勒地圖伽師南「Yupogha」(北緯 39°16' 東經 76°46') 現為岳普湖縣縣治，應譯作「岳普湖」。此其三；第八幅喀喇崑崙崙崙山口地圖「希都拉」(北緯 36°26' 東經 78°04') 英人曾於此築寨，現為塞圖拉設治局治，應改作「塞圖拉」。此其四；第一六幅庫爾勒輪台地圖「焉耆西北」"Kharā" (北緯 42°05' 東經 85°50') 現為和靖縣縣治(轄開都河上游蒙古部落)，應譯作「和靖」。此其五；第一八幅焉耆尉犁地圖焉耆東「烏沙克他」(北緯 42°13' 東經 87°) 現為和碩縣縣治，應改作「和碩」。此其六；第二九幅星峽地圖哈密東北「阿都魯克」(北緯 43°14' 東經 94°36') 現為伊吾設治局局治，應改註「伊吾」。此其七；第四二幅綏定伊甯地圖「霍爾果斯」原稱拱辰，現改稱「霍城」，應照改，此其八；同上幅伊甯西南伊犁河南岸(北緯 43°55' 東經 80°49') 現新設縣治，初名「河南」，尋改「甯西」，應添註之，此其九；又同上幅綏定惠遠東南之伊甯，原稱「甯遠」，土著維吾爾人民則稱伊甯為「固爾扎」，現為伊犁地方首善之區，原圖不以「伊犁」附註於伊甯，而註於綏定，是與一般坊圖同為錯誤，此其十。

河西固多歷史上著名之故壘，原圖集所編譯之此類地名，殊少下考證工夫。原圖集第三〇幅安西敦煌地圖中之「Tunhung-chin-cheng」(北緯 40°09' 東經 94°45') 應譯作「敦煌舊城」，蓋此為龍勒縣故址，此其一。同上幅地圖中之「陽關泉」(北緯 39°59' 東經 94°27') 及其關隘註記，均誤，蓋陽關之位置應在原圖所

註“Ruined town”之處（北緯  $39^{\circ}55'$  東經  $94^{\circ}15'$ ）此其二。第三幅玉門昌馬地圖中之“Shih-ma-cheng”（北緯  $40^{\circ}01'$  東經  $97^{\circ}56'$ ）應譯作「駟馬城」此其三。同上幅地圖中之「付伯臣」（北緯  $39^{\circ}48'$  東經  $96^{\circ}08'$ ）應改譯「石包城」此其四。又同上幅地圖中之“Chih-chin-ze”（北緯  $40^{\circ}06'$  東經  $97^{\circ}29'$ ）應譯作「赤金寺」蓋其地原爲赤斤蒙古部落活動中心，此其五。另同上幅地圖中之“Hao-shao-kou”（北緯  $39^{\circ}58'$  東經  $97^{\circ}49'$ ）此爲「火燒溝」軍塘舊址，應照譯，此其六。第三幅張掖地圖中之“Hei-shui-kou”（北緯  $39^{\circ}01'$  東經  $100^{\circ}31'$ ）此爲西夏時代黑水部落活動中心，應譯作「黑水國」此其七。同上幅地圖中之「南古營」（北緯  $38^{\circ}33'$  東經  $100^{\circ}38'$ ）其地曾爲沮渠蒙遜建牙之所，甘肅省通志館版張掖縣圖作「南古城」應照縣圖改譯，此其八。餘如第三幅布隆吉地圖中之“Po-cheng-tzu”（北緯  $40^{\circ}30'30''$  東經  $96^{\circ}09'$ ）（北緯  $40^{\circ}18'10''$  東經  $96^{\circ}0'10''$ ）均應譯作「破城子」“Fang-pa-ying-tzu”（北緯  $40^{\circ}27'$  東經  $97^{\circ}22'$ ）應譯「黃花營」“營盤堡子」（北緯  $41^{\circ}19'$  東經  $97^{\circ}52'$ ）現稱「花海子」應改譯「花海子」“Hsiao-tan”（北緯  $40^{\circ}33'$  東經  $96^{\circ}17'$ ）原係「小宛驛」舊址；應譯「小宛」“Penechia-chiang”（北緯  $40^{\circ}37'$  東經  $96^{\circ}54'$ ）諒係俗稱板橋莊之對音，其地原爲「橋灣營」之舊址（當三道溝北出馬鬃山之要衝）應譯作橋灣；特此六處，遠不若前列八處之著稱於河西耳。

河西走廊沿邊，烽燧稠密，各有專名，原圖集第三〇幅安西敦煌地圖中“Wei-yan-tun”（北緯  $40^{\circ}30'$  東經  $95^{\circ}55'$ ）應譯「威遠墩」第三幅金塔鼎新地圖中“Chin-hsi-tun”（北緯  $40^{\circ}18'$  東經  $99^{\circ}01'$ ）應譯「鎮湖墩」同幅圖中“Ko-tung-tzu”（北緯  $40^{\circ}09'$  東經  $99^{\circ}01'$ ）係俗稱「高墩子」之對音，應譯作「威虜」

墩，」蓋其地原係威虜營之故址，今營跡湮沒，僅餘此殘墩而已。第三四幅酒泉高台地圖中「Pa-ho-lang」（北緯 39°56' 東經 98°35'）及「Pa-chio-lin」（北緯 39°53' 東經 98°39'）應分譯為「西八角楞」「東八角楞」此類故壘之建築，必位於曠原高地，或崇山之巔，其能見度極大，烽燧之作用，今雖已失，然於內陸旅行，固尙具有指路標之價值也。

### 三 邊卡與城市

原圖集列載之沿邊要卡，應加檢討之處亦多。第一幅疏附地圖中之「圖魯曼爾特山口」（北緯 40°32' 東經 75°23'）烏恰（烏魯克却提）縣圖作「托洛及提」為疏附北出安集延之要衝，同幅地圖中之「穆克卡洛爾」（北緯 39°22' 東經 74°）烏恰縣圖作「木虎」為疏附西出安集延之要衝，應均照縣圖改譯。第二幅蒲犁地圖中之「派依克卡拉爾」（北緯 37°11' 東經 75°18'）蒲犁縣圖作「不依克卡」其地綰中英阿蘇國際交通，西南逾明鐵蓋山口通英印密士格，西逾和什別卡通阿富汗喀布爾，西北逾堆谷門堵達坂通蘇聯邊境阿孜熱哇孜卡，和什別卡原圖作「Khushibel」堆谷門堵原圖作「狄格門蘇」均應分別譯正。和什別卡以西「威克吉爾山口」（北緯 37°07' 東經 74°33'）附近有「Wakjiir-jigau」之註記，應為「呼犍谷」之對譯，其地原為塔克敦巴什帕米爾與互罕帕米爾兩部落之分界，漢呼犍谷之東口，亦應還原改譯為呼犍谷東口，又不衣克卡東北原註「Ghu-jak-Bai-Dashit」一般通用官文書中已定譯為「烏家壩」亦應照此改譯。第六幅烏什地圖中之「Bashaghma-karani」（北緯 41°05' 東經 78°48'）烏什縣圖作「巴什牙滿卡」為烏什西鄰阿合奇邊界，並為蘇聯邊境，二道卡及依不拉引卡南下之要衝，應照縣圖譯為巴什牙滿卡。「Karani」「卡洛爾」「卡拉爾」

均爲維吾爾語邊卡之音譯，固統可譯之爲「卡」。第二八幅玉門關安南壩地圖中之「樹木多」（北緯 39°49' 東經 93°56'）爲敦煌西南至安南壩出碛羗南至長山子出柴達木之通路，敦煌縣圖作「堆莫兔」應照改。（自此東北流之“Sei-mu-tou R.”亦應譯爲「堆莫兔河」。）第二九幅星星峽地圖中「拜泉」（北緯 43°12' 東經 95°05'）地當哈密伊吾東北出大狼頭烏吉台通外蒙烏里雅蘇台之要衝，距外蒙邊界約一六〇華里，哈密區圖作「下莫厓」應照改。第三一幅布隆吉地圖中之“Ming-shui”（北緯 42°01' 東經 96°10'）新綏公路圖作「明水」爲甘新邊境要衝，應譯作「明水」。第三五幅居延海額濟納河地圖中之“Sarkau”（北緯 42°11' 東經 101°16'）地爲額旂及河西與外蒙烏里雅蘇台間走私路綫要衝，現住商民約二〇家，可譯作「柵口」。“Soma-ying-tzu”（北緯 40°33' 東經 100°01'）爲鼎新與額旂雙方會哨處，俗稱「沙門子」，應照譯。第三六幅張掖地圖中之“Pien-tung-kou”（北緯 38°09' 東經 101°02'）爲湟中北出河西之要衝，應譯「扁都口」，其附近「草面莊子」（北緯 38°13' 東經 101°03'）亦應改譯「炒麵莊子」。原圖集對於此類地名之不能有確切之對譯，要係不明邊陲各處原有通用地名使然。

城堡譯名有待更正之處，尤屬不勝枚舉，茲擇要略述如次：原圖集第二七幅哈密鎮西地圖中之“Touk”

（北緯 43°01' 東經 93°39'）應如哈密區圖譯作「石城子」；第二九幅星星峽地圖中之「塔勒納沁」（北緯 42°46' 東經 94°26'）爲哈密遷出三個達坂至上下莫厓之捷徑所必經，應如哈密區圖譯作「沁城」；第三〇幅安西敦煌地圖“Po-chi-po”（北緯 40°23' 東經 95°47'）應如安西縣圖譯作「百齊堡」；第三一幅布隆吉地圖中之「小天堡」（北緯 40°32' 東經 96°30'）應如安西縣圖改作「雙塔堡」，蓋以塔名，小天係雙塔音譯。

之誤，現行地圖間有並列小天堡及雙塔之地名者，此誠大謬；第三四幅酒泉、高台地圖中「十家堡」（北緯 39° 47' 東經 98° 26'）應爲丁家壩之誤，蓋酒泉嘉峪關間，僅有丁家壩而無所謂十家堡也；「雙城子」（北緯 39° 51' 東經 98° 09'）應改爲「西雙井子」，蓋其地僅有雙井而無雙城，又以有別於「東雙井子」（北緯 39° 45' 東經 99° 09' 地屬高台縣原圖作「雙井驛」）故稱其爲西雙井子，過此以西卽爲玉門界；「Hsiang-tai-pao」（北緯 39° 12' 東經 99° 35'）應如高台縣圖譯作「順德堡」；「Yen-chi-pu」（北緯 39° 36' 東經 99° 47'）應作胭脂堡，其西南「Tung-ching-pao」（北緯 39° 25' 東經 99° 51'）應作樂善堡；第三六幅張掖地圖中之「Hsiac-men-pao」（北緯 38° 51' 東經 100° 31'）地爲張掖西南鄉農產中心，應如張掖縣圖譯作「小滿堡」；「Chin-yang-pao」（北緯 39° 05' 東經 16° 008'）爲張掖北出阿拉善、蒙旗之要衝，應如張掖縣圖作「靖安堡」；「Huang-hua-pu」（北緯 38° 27' 東經 100° 50'）英譯「Huang」，當爲「Hsang」之誤，應作「順化堡」；此類地名英譯「Po」、「Pu」、「Pao」頗不一致，然均爲「堡」之對音，殆無疑義。

原圖集所載之市集，新疆較河西爲多。第一幅疏附地圖中之「沃巴爾」（北緯 39° 18' 30" 東經 75° 28' 30"）爲烏恰縣東境人口稠密之市集，就內地之通用語似可音義兼顧改譯爲「窩舖」，惟烏恰縣圖及新疆官文書習作「烏帕」，容以沿用「烏帕」爲宜。第四幅葉爾羌疏勒地圖中之「Apoghujja」（北緯 39° 20' 東經 76° 42'）應如伽師縣圖譯作「阿巴和加」。第五幅葉城地圖中之「Karche」（北緯 38° 02' 東經 77° 22'）位於提士納夫河（原圖作提士約夫河誤）之陰，現爲葉城縣第四區區公所所在地，跨河建有「民生大橋」，葉城縣圖作「新八扎」。第六幅烏什地圖中之「Ak-Yar」（北緯 41° 05' 東經 79° 32'）地當烏什縣東北出溫宿縣之要衝，烏什

縣圖作「阿合牙鎮」應照譯第七幅第二頁和闐地圖中之“*Taitak-jangar*”（北緯 $37^{\circ}12'$ 東經 $79^{\circ}43'$ ）和闐縣圖作「四十里巴扎」、「巴扎」、「八扎」與新疆通用官文書之「八柵」同爲維吾爾語市集或舖之音譯前記「新八扎」義卽「新市」、「四十里巴扎」亦卽「四十里舖」蓋均爲維漢混合語之地名也。第三五幅居延額濟納河地圖中之“*Dala-kap*”（北緯 $41^{\circ}55'$ 東經 $101^{\circ}20'$ ）應作「道樂俄卜」現有商民約四〇家商業較其東北之柵口尤盛，苟謂額旂自有其經濟中心，則此渺小之蒙古包聚居地，勉足當之。

#### 四 鄉村與寺廟

維吾爾語「伯克」義爲「鄉約」各鄉每卽以伯克名之。原圖集第五幅葉城地圖中之“*Shigebeg*”（北緯 $37^{\circ}57'$ 東經 $77^{\circ}29'$ ）“*Odobagh*”（北緯 $37^{\circ}49'$ 東經 $77^{\circ}22'$ ）“*Topbagh*”（北緯 $37^{\circ}50'$ 東經 $77^{\circ}27'$ ）“*Karabagh*”（北緯 $37^{\circ}49'$ 東經 $77^{\circ}31'$ ）及第一一幅于闐地圖中之“*Saibagh*”（北緯 $36^{\circ}51'$ 東經 $81^{\circ}37'$ ）應可參照葉城于闐兩縣官方通用地圖依次分譯爲西谷伯克、鄂圖伯克、托布伯克、黑伯克、沙伯克。

西北各省墾戶聚居之鄉村，每卽以各村聚居墾戶所自來之州或縣或廳之名名其鄉村，原圖集第三〇幅西安敦煌地圖中之“*Chen-fan-hsien*”（北緯 $40^{\circ}08'$ 東經 $94^{\circ}44'$ ）“*Chin-hsien*”（北緯 $40^{\circ}18'$ 東經 $94^{\circ}54'$ ）應爲「鎮蕃縣」、「金縣」之對音，鎮蕃今改民勤，金縣今改榆中，甘肅官方通用之敦煌縣圖則仍稱此一村爲「鎮蕃坊」與「金縣坊」坊係「農坊」之簡稱，其義同農村，似仍以譯如縣圖爲宜。“*Ching-shui-shien*”（北緯 $40^{\circ}12'$ 東經 $94^{\circ}50'$ ）應爲「清水縣」（“*Shien*”當係“*Hsien*”之誤）之對音，應如縣圖譯作「清水坊」。“*Chuang-lang*”（北緯 $40^{\circ}20'$ 東經 $94^{\circ}51'$ ）考其居民原自莊浪理番廳移入，莊浪廳原附於平番縣，平番卽今

之永登，此一地名應如縣圖譯作「莊浪廳」。“Shih-tso”（北緯 40°15' 東經 94°35'）應為“Tih-tao”之誤（「狄道」之對音，狄道今臨洮）可如縣圖譯作「狄道州」。“Chin-chou-hsien”（北緯 40°11' 東經 94°50'）當為「秦州縣」之對音，秦州今天水縣，州縣重譯，諒係原註之誤，應如縣圖改譯為「秦州坊」。

西北各處墾戶之聚居，要視灌溉水利之所在。於是以「渠工」為村名者亦多。原圖集第二一幅吐魯番奇台地圖中之「泉側齊」（北緯 43°46' 東經 89°04'）孚遠縣圖作「長山渠」為奇台，孚遠南出天山松樹塘隘口至吐魯番捷徑所必經，「泉側齊」應為自外版地圖重譯之誤。“Tou-Kung”（北緯 43°57' 東經 89°15'）“Eih-Kung”（北緯 43°58' 東經 89°08'）均應如孚遠縣圖分譯作「頭工」與「二工」第三〇幅安西敦煌地圖中之“Tou-kung-chih”（此緯 40°28' 東經 95°50'）應如安西縣圖譯作「頭工渠」。“Tang-wei-chu”（北緯 40°04' 東經 94°26'）亦應如敦煌縣圖譯作「通裕渠」。

西北墾戶聚居之村以「渠號」名村者，可於鼎新縣見之。鼎新原轄於毛目水利通判，毛目以渠按次編號，臨渠之村，分稱「天地號」、「元黃號」、「宇宙號」、「洪荒號」等等，以洪荒之「荒」字不祥，乃改為「昌」，原圖集第三三幅金塔鼎新地圖中之“Yu-ho”（北緯 40°13' 東經 99°39'）“Hung-ho”（北緯 40°16' 東經 99°40'）“Cheng-tzu'hao”（北緯 40°19' 東經 99°45'）應如鼎新縣圖分別正譯為「元黃號」、「洪昌號」、「盈長號」又“Hung-tso”（北緯 40°22' 東經 99°47'）其位置應為「寒來號」之誤。

西北各地以「溝」名者，亦復不少。原圖集第三一幅布隆吉地圖中之“Tiu Kou”（北緯 41°53' 東經 86°42'）新綏公路圖作「柳溝」以溝流兩岸柳樹繁密故稱。“Chi-tao-kou”（北緯 40°27' 東經 96°54'）“Pa-

tao-kao" (北緯 40°29' 東經 96°47') "Chiu-tao-kou" (北緯 40°33' 東經 96°47') 應分譯「七道溝」 「八道溝」 「九道溝」 此數處與「三道溝」 (北緯 40°27' 東經 97°01') 均為蘇賴河中流之扇形沖積平原，蔚為半徑四〇華里之廣大草原與耕地，村莊櫛比，雞犬相聞，三道溝且已長成為安西、敦煌、玉門三縣中之最大市集行見此唐玉門之故址，今後將益趨繁榮，而為安、敦、玉三縣之經濟中心。第三六幅張掖地圖中之 "Hsi-kuan" (北緯 38°13' 東經 101°53') 應譯作「西番溝」 此處原為羌人插帳之所，現間有哈薩克人遊牧其間，原圖所引英譯 "Kuan" 應為 "Fuan" 之誤。

河西寺廟名稱之轉譯，頗有須為原圖集更正者。第三二幅玉門昌馬地圖中之 "Hung-shan-szu-miao" (北緯 39°59' 東經 97°36') 玉門縣圖作「紅山寺」 英譯 "ssu" 後加 "miao" 自係多餘。第三三幅金塔鼎新地圖中之 "ssu-fan" (北緯 40°26' 東經 99°49') 應作「石佛寺」 第三四幅酒泉高台地圖中之「大西廟」 (北緯 39°57' 東經 99°01') 應改「天泉寺」 其西南 "Yuan-yung-che" (北緯 39°52' 東經 98°54') 應譯「鴛鴦池」 均為金塔名勝。"Lung-wang-miao" (北緯 39°47' 東經 98°21') 應作「龍王廟」 為酒泉名勝之一。龍王廟之普設，亦足以說明灌溉水利問題在河西之如何重要也。

## 五 山川與幹路

原圖集所載重要山阜有待重加檢討者似不在少。第七幅第二頁和闐地圖中之「甲買當」 (北緯 37°02' 東經 79°57') 和闐縣圖作「澆河村」 其南之 "Kara-yantak" 應譯「黑山」 第三二幅玉門昌馬地圖中之 "Ching-tou-shan" (北緯 39°37' 東經 97°51') 應作「青頭山」 現為甘青哈薩克帳落聚居中心。第三三幅金

塔鼎新地圖中之“Yueh-kung-shan”（北緯40°15'東經99°58'）應作「葦坑山」第三四幅酒泉高台地圖中之“Yuan-shar-tzu”（北緯39°13'東經99°32'）應作「元山子」現爲蘭州酒泉間西北公路幹綫所經，英譯原註中之“Shar”應係“shan”之誤。第三六幅張掖地圖中之“Hung-mn”（北緯38°東經101°40'）應作「鳳凰山」“Hung-shan-yao”（北緯38°19'東經101°48'）應作「紅山窰」爲高古城與水泉子要道所必經之山隘。“Kora-Dia”（北緯39°35'東經100°11'）應如臨澤縣圖作「黑山」英譯原註“Kora”應係“Kara”之誤。“Kara-Dia”原係蒙古語所謂黑山。

水系名稱尤爲複雜，原圖集第二四幅七角井鄯善地圖中之「三口泉」（北緯43°44'東經90°37'）木壘河縣圖作「三個泉」第二七幅哈密鎮西地圖中之「烏塗水」（北緯43°42'東經92°01'）哈密區圖作「汚土水」“Begam-bulak”（北緯42°59'東經92°51'）應如哈密區圖譯作「大泉子」“Edira”（北緯43°54'東經93°51'）應如哈密區圖譯作「廟爾溝」爲哈密通伊吾捷徑所必經。第二九幅星星峽地圖中「鴨子廠」（北緯42°16'東經95°25'）哈密區圖作「坡子泉」應如新綏公路圖作「泊子泉」“Chin-erh-chuan”（北緯42°28'東經95°35'）哈密區圖作「鏡兒泉」第三〇幅安西敦煌地圖中之“Yueh-ya-chuan”（北緯40°06'東經94°47'）敦煌縣圖作「月牙泉」舊稱「渥洼池」卽所傳行空天馬寄跡處是也。第三一幅布隆吉地圖中之“Shuang-chuan-tzu”（北緯42°03'東經96°06'）新綏公路圖作「雙泉子」“Yen-chi”（北緯42°01'東經96°28'）新綏公路圖作「鹽池」第三三幅金塔鼎新地圖中之“Pai-kon-chuang”（北緯40°49'東經98°54'）應作「北口泉」爲金塔鼎新通馬鬃山大路所必經。此類駝行戈壁所必需之泉站，惟老於駝行者

最能知之。考究此等地名，亦必須就各種踏勘紀載及交通路線里程圖詳為參證，原圖集編譯工作者似甚缺乏此項可靠資料，故於此類泉站之註記，自有其極度之困難，而殊鮮優越之成就。

沙漠中檉柳、芨芨草等生長之稠密或稀少，亦足以明示該處地下水或潛流之分布情形，所異者，檉柳繁茂處，其地下水必係甘泉，芨芨之下，水中概含多量之鹼質（芨芨原係耐鹼植物），故沙漠中長有檉柳或芨芨處，不僅可知其必有地下水，且亦不難判明該區水土之性質。原圖集第二一幅吐魯番奇台地圖中之“Chi-chi-wa-tzu”（北緯 43°58' 東經 89°12'）應如孚遠縣圖改作「芨芨窩子」第二九幅星星峽地圖中之“Tung-jin-yuan”（北緯 41°50' 東經 95°）亦應即為「紅柳園」之對音。紅柳蓋即檉柳之俗稱，紅柳泉旺盛之處，固當為沙漠交通幹綫中重要聯絡站之所在也。

近十年來西北公路與驛運幹綫之發展，甚為顯著，往昔若干間通馱騎之原形道路，現已為新型重噸位汽車驅馳自如之國際通路，原圖集既近在三十二年出版，自不宜漠視此類新交通幹綫之發展，迷信史坦因實測圖之具有永久價值而仍全部抄襲之。茲就若干重要交通綫之應行更正者檢討表列如下：

- (一) 西北公路酒泉——張掖段 原圖集僅有酒泉——臨水驛——鹽池驛——黑泉驛——高台——  
 臨澤——沙河堡——張掖間之大道註記，西北公路之修築，因此段通過沮如地帶（鹽鹼土混合域）不便行  
 車，乃廢棄之而改取酒泉——總寨（在原圖集酒泉東南註作“Tungtsan”）——清水堡——馬營——元  
 山子（在原圖集馬營東南註作“Yuan-shar-tzu”）——沙河堡一綫（沙河以東再與原有大道合。）
- (二) 甘青公路張掖——扁都口段 原圖集於張掖——六壩（在原圖集張掖南偏東）——東樂——

扁都口（在原圖集東樂南偏東註作“*Pien-tung-kou*”）一綫僅註記小道，此綫南經壘源大道至西寧已完  
成寧張公路，為甘青交通第二幹綫（第一綫係指蘭州——河口——享堂——樂都——西寧綫）

（三）新綏公路肅州二里子河支綫 原圖集於酒泉——金塔——小河口（原圖集誤作「小阿口」）  
將軍營——天倉——沙門子（原圖集註作“*So-ma-ying-tzu*”）一綫僅註記小道，此綫北出狼心山至  
烏蘭川井間，已闢為新綏公路支綫，以溝通酒泉包頭哈密間之汽車運輸。

（四）新綏公路哈密——弓坡泉段 原圖集於哈密——一棵樹（在原圖集哈密東註作“*Karnukchi*”）  
——黃蘆岡——廟兒溝（原圖集註作「烏爾棍」北緯  $42^{\circ}41'$  東經  $94^{\circ}29'$ ）——泊子泉（原圖集註作  
「鴨子廠」）——明水（原圖集註作“*Mingshui*”）——鹽池（原圖集註作“*Yen-Chih*”）——柳溝  
（原圖集註作“*Lin-kou*”）間僅註記小道，此綫東出弓坡泉（俗作「公婆泉」）烏蘭川井，已完成公路，  
即所謂新綏公路西段是也。

（五）南疆公路庫爾勒——婁羌段 原圖集於庫爾勒——尉犁——哈拉庫穆——鐵千里克——婁羌  
間僅註記小道，此綫已完成公路，經常通行汽車。（婁羌東通敦煌安西，西接于闐和闐之公路，亦已完成土方工  
程）

## 六 尾論

在河西新疆地理上，尤其在塔里木盆地地形上，原圖集之編譯繪製，自有其重要之貢獻，惟以所蒐資料  
不甚充分，整理編譯不甚周備，而即以之倉猝應世，此不能謂非憾事。

國境沿邊界綫之明示，應為一般通用地圖上必須具有之註記，自阿爾泰山地西南經帕米爾高原東南至喀喇崑崙山地間之國界，固待厘定，自阿爾泰山地東南經馬鞍山地東至居延海北邊之原有蒙新界綫，在我承認外蒙獨立後，亦亟應重加會勘清劃，予以公布。

中外地名統一互譯之工作，已在官方進行中，邊陲地名之統一互譯，亦有其同等之重要，甚或更見急需，此在中樞有關機關及學術界，似應注意及之。

河西新疆圖集初版之時，大公報曾特為介紹並予以甚高之評價，良以國內坊間缺乏善本地圖使然，本文之作，要亦發於求全責備之意耳。



中華民國卅年六月拾五日

呈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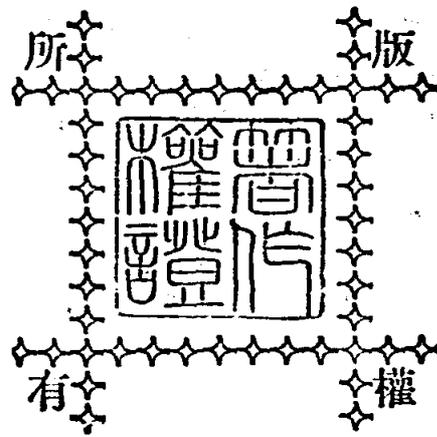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初版

新中華叢書  
西陲史地研究（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吳景敖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中華民國廿年四月廿九日收訖



(13557)

